

國學論叢

第三號

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梁啟超署檢

# 全國教員們學生們注意！

英語已成爲研究現代學術的必要的智識，而英漢字典尤爲研究英語的必不可少之工具。本館爲供給一般教員和學生們的應用，完全根據在他們的需要上面，新近又編輯了一部

## 雙標準英漢字典

也就是教員和學生們的理想中的英漢字典。特色如下：

### ◀ 特色 ▶

取材適當

本書恰合一般教員學生之用。凡是英語教科書及其他學生讀物裏所習見的英文字，在本字典裏面沒有找不到的。

譯義正確

本書譯義正確，決不會使人誤解字義，而走入歧途。

釋義明顯

本書釋義異常明顯，毫無含糊籠統的弊病。

例句豐富

本書舉例極其豐富，每按一字，不但能了解其意義，並且能曉得他的用法。

攜帶便利

本書祇有七英寸長，三英寸又四分之三闊，二英寸厚，極其便。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布面精裝，定價二元五角，郵費七角八分。特價一元八角（陽曆五月底截止）

印務商承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編輯者 吳康 厲志雲 陳建民 陸學煥 校閱者 王岫廬

# 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目錄

插圖

- (一) 王靜安先生壯年小像
  - (二) 王靜安先生最近小像
  - (三) 王靜安先生校千頃堂書目遺墨
  - (四) 王靜安先生跋漢四時嘉至曆遺墨
  - (五) 王靜安先生跋段懋堂手迹遺墨
  - (六) 王靜安先生漢王保卿買地券跋遺墨
  - (七) 王靜安先生書扇篋遺墨
- 序(梁啟超)

王靜安先生遺著

- (一) 韃靼考(重訂本).....一
- 附箭內博士(互) 韃靼考譯文.....七
- (二) 萌古考(重訂本).....二三
- (三) 黑車子室韋考.....三五

目錄

(四) 蒙古札記	三九
(五) 宋代之金石學	四五
(六) 唐宋大曲考	五一
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	八一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 (趙萬里)	一三五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趙萬里)	一四五
王觀堂先生學述 (吳其昌)	一八一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 (吳其昌)	一九九
觀堂學禮記 (劉盼遂)	二二七
附錄	
王觀堂先生挽詞 (并序) (陳寅恪)	二三七



王 安 靜 先 生 壯 年 小 像



王 安 靜 先 生 最 近 小 像

此是別文無元意者以非注之

千頃堂書目卷一

易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永樂十二年命學士胡

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周易則取程傳及朱子本義附宋二

程遺書外書朱子語類文集及於易者與諸家之說羽翼

之書成續行六朝並高麗國子監及

天下學宮所無學

周易直指十卷仁宗在東宮時命楊士奇纂卦爻朱

宋升周易旁注前圖十二卷

龍向大易鉤元三卷

梁寅周易參義十二卷

周南老易傳集說

張洪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

方孝孺大易板解與周禮考次

趙搗謙易學提綱

豐稟初古易略說

豐慶古易筮法

王達易經選注

程汝器周易集傳十卷

胡璉易學會通

劉冕易傳撮要一卷

汪克寬周易程朱傳義音考

此書是周南問對子於分或人辨或和或  
行或不與  
其後周易集解 余年人謂其不取用  
其後周易集解 余年人謂其不取用

永定方易學  
程汝器周易集傳十卷  
胡璉易學會通  
劉冕易傳撮要一卷  
汪克寬周易程朱傳義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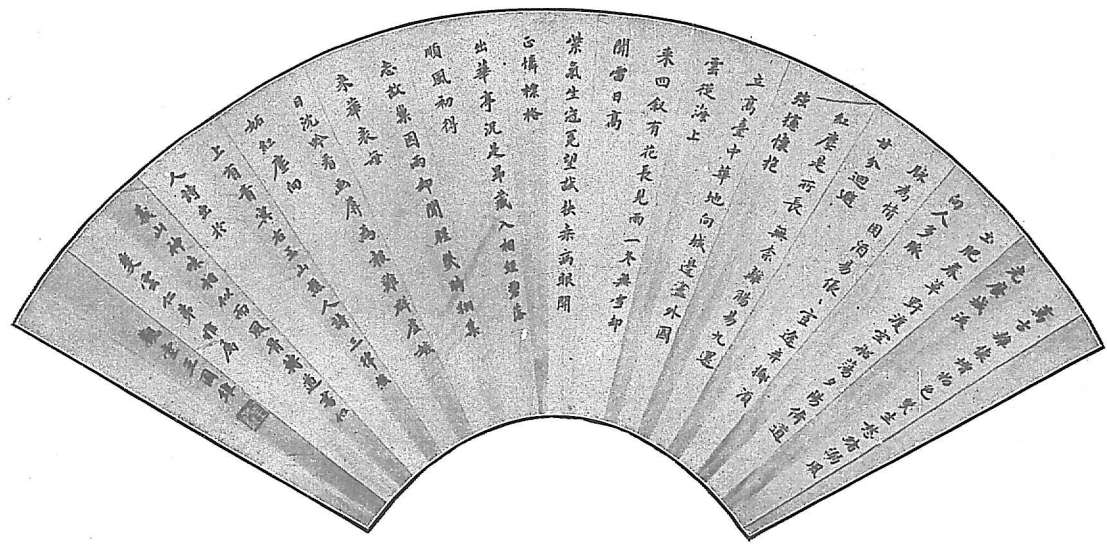
味蔗先生安貧樂  
道以書冊自娛手不  
釋卷殆漢臺終稀  
康之亞欽段玉裁

平生於小學最服膺。池堂先生曰：為新說收一入也。何其子述傳  
世甚孤。位世高。都王氏。誠先生。故懷祖。觀容。手札。計。地。款。馬。正  
龍。其。收。出。層。林。秀。氏。為。是。嘉。諸。名。人。依。嚴。宿。覺。書。此。同。在。一。冊。中。皆  
康。氏。物。耶。味。蔗。先。生。抑。何。雅。父。半。境。之。別。抑。耶。子。向。女。至。後。三。日  
付。文。成。同。年。記。

王靜安先生跋段懋堂手跡遺墨

漢王保卿買地券跋  
漢王保卿買地券近出洛陽具券云從河南河南街郵部男子  
素奴咸買冢門字部什三陌西索田三畝單即舉之別字素文  
選潘安仁西征賦云乃越平樂過街郵林馬泉門稅駕西川又  
水經澠水注云河南縣北有潘亭澠水出其北梓澤中水西有  
一原其上平敞即舊亭之處也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  
也又澠水注云澠水東至千金場東合澠水又東晉惠  
帝造石梁於其上潰口高三丈謂之冢門橋潘岳西征賦曰橋  
馬鬣門即此處也據此券則漢時已有冢門亭其橋亦當是漢  
時為近鄭注橋橋西門之南初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  
日改治石梁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而西征賦作元康二年已  
有冢門且云改治石梁則非惠帝始築剛矣其地據鄭注之說  
當在今洛陽城之東北金墉城之西金谷園故址之南此券出  
土必於是間矣甲子亞陽日記

王靜安先生跋漢王保卿買地券跋



王 靜 安 先 生 書 扇 簞 遺 墨

# 序

梁啓超

海寧王先生之歿，海內學者同聲慟哭，乃至歐洲日本諸學術團體，相率會祭表敬悼，出版界爲專號紀念者亦旣數四。我清華研究院爲先生晚年精力所集注，同學受先生教益最深切，所寶存先生遺稿亦較多。旣哀校專書，將錄諸木，更采其短篇爲世所未覩者，先付排印，附以同人各記所親聞之先生嘉言懿行及對於先生學術思想有所論讚者，凡若干篇，爲本論叢紀念號，志哀思焉。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文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墟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蹟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砒然改觀。若漱治宋元戲曲史，蒐述曲錄，使樂劇成爲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度越其範圍。若精校本經注，於趙全戴外別有發明。若校注蒙古史料，於漠北及西域史實多所懸解。此則續前賢之緒，而卓然能自成一家言。其他單篇著錄於觀堂集林及本專號與夫羅氏哈同氏諸叢刻者，其所討論之問題，雖洪纖繁簡不一，然每對於一問題，蒐集資料，殆無少遺失，其結論未或不鑿心切理，驟視若新異，反覆推較而卒莫之能易。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大大原在也。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於個別問題，爲窄而深的研

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已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節，望者輒疑爲竺舊自封畛，顧其頭腦乃純然爲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爲前人所嘗道者，輒棄去，懼蹈勦說之嫌以自點污。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顯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先生沒齒僅五十有一耳，精力尙彌滿，興味颯發，曾不減少年時，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獻於學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於淵，實全國乃至全世界學術上不可恢復之損失，豈直我清華研究院同學失所宗仰而已。顧我同學受先生之教，少者一年，多者兩年，旦夕捧手，餞聞負劍辟咻之詔，其蒙先生治學精神之濡染者至深且厚，薪盡火傳，述先生之志事，庶續其業而光大之，非我同學之責而誰責也。先生之自殺也，時論紛紛非一。啓超以爲先生蓋情感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人也，於何見之，於其所爲詩詞及諸文學批評中見之，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僞惡濁之流同立於此世，一死焉而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僚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沈乎哉？  
丁卯仲冬梁啓超扶病書。

挽王靜安先生聯

梁啓超

其學以通方知類爲宗，不僅奇字譯鞿，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鷓鴣。

# 韃靼考

王國維

韃靼之名，始見於唐之中葉。闕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韃靼 Oduy Tatar，九姓韃靼 Tokuz Tatar，是爲韃靼初見紀錄之始。案闕特勤碑，立於開元二十年，則韃靼之名古矣。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五有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書，末云：「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韃靼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劉河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云：「紇斡斯專使將軍踏布合頡云，發日，紇斡斯即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恒等五部落。」是爲韃靼見於漢籍之始。時唐武宗會昌二年也。嗣於懿宗咸通九年，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僖宗中和二年，從李克用討黃巢，並有功。至後唐漢周，仍世入貢。故薛歐五代史及歐宋唐書，並記其事。而歐氏於五代史並爲韃靼立傳。宋初太祖太宗朝，尚三次入貢，後爲西夏隔絕，不與中國通；而兩宋紀錄中，尙屢見其名。乃遼史營衛志所記諸部族，百官志所記屬國職名中，皆無韃靼。本紀中雖三見「達旦」字，亦去其偏傍。金史乃並絕其迹。正史中至明史始復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實蒙古傳也。然則遼金三百年中，唐宋間所謂韃靼者，果何往乎？觀宋元人之著書，知當時固有韃靼。其對遼金之關係，決非淺鮮，正史中必不容沒其事，而竟不概見，此讀史者當發之疑問也。以余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鞮，在蒙古之初爲塔塔兒，其漢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爲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

曷言乎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鞮也？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而蕭圖玉傳云：「開泰中，阻卜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於窩魯朶城。」案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地理志：「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則紀傳所載地名既合，年歲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稱達旦，一稱阻卜，是阻卜卽韃靼之證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眞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攻主母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部驢駒兒河，使西捍塔鞮蓋降之。」案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二年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

撫定西邊，以蕭撻儼督其軍專。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九月，蕭撻儼奏討阻卜捷。而蕭撻儼傳則云：「十三年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儼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儼。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於西北荒，撻儼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撻儼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後患，從之。」考三城者，謂鎮州及防維二州，皆在曠阿河西南，與西夏相去絕遠，是統和間太妃西征，非討西夏，而實經營阻卜諸部，乃李信謂之西捍塔剌，是阻卜即撻剌之證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證據，乃在金史。金史夾谷清臣傳：「北阻撻叛，上遣貴清臣，命右丞相襲代之。」又內族襲傳：「襲代清臣，遂屯臨潢。（中略）乃命支軍出哀道，發由西邊。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撻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中略）襄即鳴鼓進發。（中略）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馬，衆皆奔幹里札河，遣完顏安國追蹙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七八。降其部長，遂勒勤九峯山石壁。」今案元朝秘史（四）：「大金因塔塔兒、蔑古真、兀勒圖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逆著活活札河，將蔑古真、兀勒圖襲將來。」案王京者，完顏之將音。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紀並記此事，皆作丞相完顏。活活札河亦即金史之幹里札河。（今烏爾載河）是二書紀事，並相符合，而金史之阻撻，元秘史謂之塔塔兒，正與遼史蕭圖玉傳之阻卜，聖宗紀作達旦者，前後一揆。而塔塔兒一語，爲撻剌之對音，更不待言。故曰唐宋間之撻剌，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撻也。

更從地理上證之，唐時撻剌住地，據闕特勤碑側之突厥文兩記三十姓撻剌，皆在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靨之前。日本箭內博士謂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靨皆在突厥之東，則在其間之三十姓撻剌，當居突厥東北，與金元間之塔塔兒方位全同，其說良是。今假名此部曰東撻剌。然此碑突厥文中，尚有九姓撻剌，此部住地，無可考。然唐書地理志引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鸚鵡泉，又十里，入磧，經鹿耳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獐子井，又西北經密栗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牙帳。」此達旦泊在回鶻牙帳東南數百里，疑以撻剌人所居得名，九姓撻剌所居，蓋當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撻剌。會昌一品集所見達桓，其一與燕

車子連稱者，似與東方之三十姓韃靼相當。其一與安西北庭連稱者，似卽西方之九姓韃靼也。而唐末五代以來，見於史籍者，只有近塞韃靼。此族東起陰山，西踰黃河，領濟納河流域，至北宋中葉，並散居於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韃靼。歐陽公五代史之所傳，王延德使高昌時之所經，李仁甫續通鑑長編之所記，皆是族也。而遼史所記阻卜，其分布區域，乃各與此三部韃靼相當。李信謂遼齊妃領兵屯西鄙，驢駒兒河，西捍塔靼，而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之言曰：「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諸部，望風悉降。」是遼時邊境以北，直至臚胸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擬唐時之東韃靼。又太祖紀云：「天贊二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丙午，遣騎攻阻卜。」蕭圖玉傳云：「阻卜復叛，圍圖玉於可敦城。」蕭惠傳云：「西阻卜叛，都監涅魯古等將兵來援，遇敵於可敦城西南。」又蕭韃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給降，韃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案古回鶻城，卽今外蒙古額爾德尼昭西北之合刺八刺合孫（唐時回鶻牙帳）在鄂爾崑河西岸。可敦城卽鎮州，其地今雖未能考定，要當在鄂爾崑河之東，喀魯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來，則其住地，當在可敦城西南，唐時遼且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擬唐時之西韃靼。又遼史屬國表，聖宗開泰五年書阻卜酋長魁可來降，聖宗紀作黨項魁可來。兵衛志言：「西夏元昊諒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此以阻卜與黨項互舉連言，則阻卜又南與黨項相近，此種阻卜，又可擬唐末五代之南韃靼。故遼時阻卜分布之廣，正與唐宋人所謂韃靼相同。至見於金史之阻韃，若北阻韃則略當唐時之東韃靼，亦卽蒙古人所謂塔塔兒，此亦可由地理上證明之。金史宗浩傳云：「內族襄以爲攻破廣吉刺，則阻韃無東顧憂；」是阻韃在廣吉刺之西。而元朝秘史記翁吉刺住地云：「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其記塔塔兒住地則云：「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在捕魚兒海子與闊連海子中間兀兒失溫地面。」（今鄂爾順河）又云：「察阿安阿勒亦都塔兀惕阿魯孩四種塔塔兒，在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今烏爾渾河與色野爾集河合流處）皆東與在喀爾喀河流域之翁吉刺爲鄰。又載扯克扯兒地面（今蘇克斜魯山）有塔塔兒人距翁吉刺之薛薛禪家不遠，與金史所載阻韃地望無一不合。故遼金二史中阻卜阻韃之爲韃靼，自地理上證之，而有餘矣。





部殺余睹及其父子，函其首以獻。」太宗紀亦言：「部族節度使土古厥捕斬余睹及其諸子。」而不明言其爲河部。是數證者，謂非元人修史時，有意刪去韃靼字不可也。然遼金史料中之韃靼，固自倍蓰於宋史料，又不必與他事並見，史臣以其不可刪，且不勝刪也，乃或者其偏旁作「達旦」字，又創爲改字之法。考韃靼之始見載籍也，其字本作「達怛」，（會昌一品集及册府元龜）後作「達靺」，（薛歐五代史及夢溪筆談）至宋南渡後所撰所刊之書，乃作韃靼。韃字不見於集韻類篇，是北宋中葉，尙無此字，其加革旁，實涉韃字而誤。然遼金史料中，其字當已有作韃靼者。其例也，或作怛達，或作靺韃，極與阻鞞二字相似。當時史料中或有一二處誤作阻鞞，或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誤，遂並史料中之不誤者而盡改之，以避一時之忌諱。其於遼史太祖聖宗紀三處，尙存達旦字者；蓋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開隙，以待後人之考定者也。且遼史所見之達旦三處，不獨省其偏旁，亦異其書法。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册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塞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惟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午，遠萌古國遣使來聘。」獨書聘者，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爲敵國也。而太祖紀書：「神册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書：「統和二十三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蓋元代修史諸臣，已不知韃靼與蒙古之分，誤以遼史料中之韃靼爲蒙古之先，故以敵國書法書之。與道宗紀之書萌古來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條，可見元人修史時，諱言韃靼之隱。金史之中，亦有類是之特筆，如西北西南招討司下之亂軍詳隱，本有十處，今地理志兵志所載，均爲九處。地理志有移典亂而無萌骨亂，兵志反是。其實二者，均常有之。蓋萌古與萌骨之爲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於金人之亂軍爲諱，故於地理志刪之，而於兵志亦刪去移典亂以與地理志之九處相應。然於其首大書曰：西北西南之亂軍十，明移典萌骨二，兀皆所當有，故於二志互見，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節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中無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刪彼而存此者，緣地理志記各部族節度使各詳穩，皆自爲一行，易屬人目。若兵志之文，則蟬聯而下，非通讀全文，難以覺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辭，遼金二史中之阻卜阻鞞亦猶是矣。要之吾儕既發見元人諱言韃靼之隱，則其刪剝事實，改易名目，並不足深怪。而上所陳述

武斷穿鑿之假說，固自有可能性在也。

漢南韃靼（陰山韃靼）之見於載籍也，較北漠東西二韃靼（三十姓韃靼及九姓韃靼）為後。唐會昌初年，回鶻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國近塞。時李德裕為相，鑒所以防禦招撫之者甚備，具見會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記近塞蕃族，僅有沙陀契苾退渾黨項四部，而無韃靼。至咸通九年，韃靼始從朱邪赤心討龐勛。赤心時為蔚州刺史，則爾時韃靼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韃靼之徙陰山左右，當在會昌與咸通之間。然則未徙之時，果居何地？抑稱何名？自歐史以來，頗有異說。余謂陰山韃靼，當即三十姓韃靼或九姓韃靼一部之南下者。蓋當時東西二韃靼，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即會昌一品集中之達怛與黑車子連稱者，余前既定為三十姓韃靼。當唐之季，黑車子一族，實已南徙幽州近塞。（見拙著黑車子室章考）則其鄰部之達怛，同時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韃靼住地，余前以賈耽道里記中之達旦泊擬之。此泊在回鶻牙帳東南，當回鶻入唐之道，回鶻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勢也。日本箭內博士乃據閣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所引汪古氏家傳，及蒙韃備錄，謂陰山韃靼出於沙陀，乃突厥人種，與漠北韃靼之屬蒙古人種者，全非同族。余意此二族，在唐並為韃靼，在遼史並為阻卜，自不能視為異種。但南徙之後，與沙陀黨項諸部雜居，故此部中頗含有他種人。而其與黨項之關係，尤較沙陀為密，故昔人多互稱之。如折氏本黨項大姓，而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之黨項折文通，同卷又稱之為達怛都督折文通。又遼史屬國表有阻卜會長魁可，而聖宗紀作黨項魁可。宋史黨項傳：「景德二年，熟戶旺家族擊夏兵擒軍主一人以獻，又大中祥符二年，夏州路去熟戶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案旺家即白韃靼名族汪古之異譯，而宋史以為黨項部族。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云：「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金源氏斡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而蒙韃備錄則云：「金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札入戍之。」唐古亦即黨項之異譯。蓋韃靼與黨項，自陰山賀蘭山以西，往往雜居，故互受通稱。然若據此而遽謂陰山韃靼，出於黨項，則又謂其出於沙陀者，同為無根之說也。故余對箭內博士之二元論，主張一元論，以唐之韃靼，遂之阻卜名稱之統一，非是無以解釋之故也。

# 韃靼考

日本箭内互著  
王國維譯

## 一 緒言

### 二 陰山之韃靼

### 三 興安嶺西之韃靼

### 四 敵烈與韃靼

### 五 阻卜與韃靼

### 六 黑韃靼與白韃靼

## 七 結言

### 一 緒言

韃靼之見於支那文獻者，亦作達韃達旦韃韃達達打等，皆 Tatar 之對譯也。波斯人作 Tatar，歐洲人例呼爲 Tatar，而本篇題曰韃靼考者，緣韃靼二字，爲支那明以後所慣用，又熟於我國人之眼故也。

韃靼本一部族之名，後漸擴大，而爲支那北方諸民族之總稱，更進而爲亞細亞北方諸民族之總稱。而此廣義之韃靼外，又有狹義之韃靼。故欲據其名稱之見於文獻者，以考定其部族之住地，殊非易易；因之歷史上之研究，頗感不便也。西洋人關於此事之研究，自 De Guignes 以來頗盛；是由十三世紀蒙古人侵入歐洲之際，歐人呼之爲韃靼，因之對此民族之研究，大感興味，即彼等極欲知驚殺彼等之祖先，危殆彼等宗教國家之韃靼人之原住地風俗習慣故也。故遠自柏胡嘉賓 Plano Carpini 之紀行始，關於

韃韃之記錄及研究，不遑枚舉，今不必一一介紹之，但望讀者一閱 Vivien de Saint-Martin 之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894 中韃韃一項。此項記西洋諸家韃韃說之梗概，加以己說詳述韃韃部族之種類及分布，不獨可知韃韃研究之沿革，亦足知此部族之現狀者也。故韃韃問題，經西洋人研究後，似更無議論之餘地，其實不然，特如支那文獻之解釋與批評，西人殆全未着手。今姑將對西洋人韃韃研究之解說與批評，讓諸異日，但以一篇披瀝吾人之所見，乞博雅之教耳。

## 二 陰山之韃韃

韃韃之名，始見於支那文獻中，在唐宋之間。舊唐書僖宗紀舊五代史唐武皇紀新唐書沙陀傳新五代史遼韃韃傳，其取材蓋無大異。新五代史遼韃韃傳，述此民族之起源如左：

遼韃韃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遼韃。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管亡入遼韃。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普通於中國者可見云。

此記事本於宋白。宋白者，宋初文士，在歐陽修前數十年，嘗預修太祖實錄，見宋史本傳。資治通鑑（二五三）唐僖宗紀廣明元年下，胡三省注，引其語曰：

遼韃本東北方之夷，蓋韃韃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爲攻劫，部衆分散，或役屬契丹，或依於渤海，漸流徙於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遼韃。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於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爲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遼韃善待之。及授雁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

案宋白云，「蓋韃韃之部」語本存疑。歐陽修斷爲韃韃之遺種，司馬光則云韃韃之別部，歐陽氏又扶殺宋白以遼韃爲韃韃之舊說，而洪邁左袒之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壽身毒，禿髮語轉而爲吐蕃，遼韃乃韃韃也。」云云。願

以達靺爲靺鞨之音訛，此說固不足取。卽宋白以達靺爲本東北方之夷，此彼一人之誤解歟？抑出於俗說歟？因之其所云，陰山遷徙之事，亦非必可信。然宋歐之說，乃爲後世學者所蹈襲，如黃震古今紀要佚編云：「靺鞨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陰山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靺鞨。」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靺鞨之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靺鞨。」蓋因宋歐諸家，誤以達靺之原住址爲契丹之東北，於附會之中，又加附會者也。獨孟珙蒙鞨備錄云：「靺鞨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此全與五代史記以下之說相反，彼云契丹之東北，此云契丹之西北，彼云與靺鞨女真同種，此云沙陀之一種也。孟珙記事，本於何處，今無可考。顧珙呼蒙古爲黑靺鞨，且知其住漠北草地，則其以契丹之西北，擬靺鞨之始起地，固不足怪也。至言其種族，以爲出於沙陀別種，頗使人疑其當否。蓋沙陀者，西突厥之別部本稱處月，居蒲類海（今巴里坤 Balkul湖）之東，其地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此說亦非無一理。元閣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云：「謹案家傳，系出沙陀雁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元史（一一八）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本之。案汪古秘史作汪古惕，親征錄作王孤，元史他傳作雍古。太祖本紀初云，汪古部主阿剌忽思，後云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則白達達爲汪古之漢名，更不容疑。而蒙鞨備錄古今紀要之白靺鞨，黑靺鞨，事略之白靺鞨，卽白達達，又人人所首肯也。然則汪古部長自稱雁門節度之後，雁門節度卽指唐末有名之沙陀部長李克用也，所謂家傳，雖未必可信，然一觀當時靺鞨與李克用之關係，非無達靺卽沙陀一部族之疑。然則成吉思時代之汪古，既有沙陀後裔之傳說，則謂白達達爲沙陀之後，固自無妨。吾人謂孟珙之說，非無一理，爲是故也。然卽令白靺鞨爲沙陀後裔，其他種之黑靺鞨乃純粹之蒙古種，在種族上與沙陀無何種關係，不待論也。然孟珙之蒙鞨備錄之首，實以蒙古事爲眼目，乃於其首記靺鞨始起地在契丹之西北，卽繼之曰族出於沙陀別種，則可謂大謬。蓋著者不過漫然記述之，未必出於考證及研究之結果也。至汪古住地，與唐末五代之達靺同在陰山附近，俟於後節更述之。

宋太宗時，使高昌國王延德之紀行，詳記陝甘邊外，西至額濟納河邊，有九族靺鞨居之，與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三年六月己亥

遼日國九部來聘之記事相應，實傳宋初至其中葉韃靼之消息。此外如契丹國志、天祚帝紀、耶律余覲傳、大金國志、太宗紀、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之記事，皆示宋末及元代之韃靼，猶散居於陰山及賀蘭山方面。至白達達與賀蘭山方面之韃靼，及其與阻卜之關係，亦俟於後節詳論之。

### 三 與安嶺西之韃靼

蒙古勃與史上有名之一部族，塔塔兒 (Tatar)，相傳爲韃靼完全之對音。其游牧地元朝秘史有明文，得就今地名比定之。漢譯秘史多脫誤，今用耶珂博士之和譯本。其卷一云：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人、俺巴孩、罕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的主因種拿了，送與大金家。

又卷五云：

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戰於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阿勒赤塔塔兒、都塔兀惕、塔塔兒、阿魯孩四種對陣……於是戰勝塔塔兒，追至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并其國虜了。

此捕魚兒海子，今之貝爾泊，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兀兒失溫河今之烏爾順河，均不待言。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之住地，因之明矣。主因族之住地，不詳，亦當在其附近。然據上所引秘史第二節，則塔塔兒於右三族之外，至少尚有四族，今欲以之與拉施特哀丁 Rashid-eddin 之蒙古史相比較，先引多桑 D'Olsson 之 Historie des Mongols I Note 1 所譯出之一節云：

塔塔兒住捕魚兒泊之周圍，分爲六族，即 Toutoucaiontes Itchi，Tchagan，Couyin，T'erate，Bercouï 是也。

更觀貝勒津 Berezen 之 Spornik Lyefopisei I 49-51 中亦云：「塔塔兒之幕庭，在捕魚兒泊」更舉塔塔兒之六族：

Tatar Tuhkulint，T. Anohi，Baye T. (Chagan T.)，T. Kiuin，T. Nereit，T. Bargui。

此中貝勒津之 Anchi 與秘史之阿勒赤塔塔兒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之案赤塔塔兒相當 Iohi 又 Achi 之轉訛也。Counin 與 Kiuin Bereouin 與 Burgui 皆相符合，而與秘史之主囚 Djinn 及阿魯孩 Arkhai 有小異同，未詳孰是。至秘史之備魯兀惕 Biringhut 多桑作 Terate 貝勒津作 Nerai 孰爲是耶？俟於下節論之。次則 Tontoucaionous 與 Turtukaint 二譯略同，然秘史則分爲 Duaghut 與 Aighut 二族，此恐拉施特原書之誤也。又從拉施特，則塔塔兒七族，皆居於貝爾泊附近。據秘史則居貝爾泊附近者，惟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而他五族皆在其南。即塔塔兒部族之地域，北自呼倫泊，南至烏爾潭河色野爾集河之流域是也。

據蒙古定宗時來漠北之西洋人柏朗嘉賓之所傳，此種塔塔兒本呼 Su-Mongal 因有塔塔兒河流其境內，故有此名，殆烏爾順河之古名，或爲塔塔兒乎？此殆彼之誤聞，或俗說也。又據 Bonzley 之注 Su-Mongal 卽波斯史家 Wassaf 所謂 Su-Monghul Abulfeda 所謂 Sy-Mogol 支那人所謂水蒙古水達達也。然漢文記錄中，實無水蒙古字面，至水達達則元史世祖紀以下屢見之。此謂居黑龍江下游之一種東胡民族，與塔塔兒無涉。若成吉思汗於滅客烈蔑兒乞乃蠻三部前所征伐之 Su-Mongal 一名塔塔兒者，乃秘史所謂塔塔兒也。

突厥闕特勤碑之 Yenisei 文中亦有關韃靼之記事。此碑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立於鄂爾昆河東畔之 Tsaïdam 湖側，一面刻漢文，三面刻 Yenisei 文。其記韃靼事者，在東面之 Yenisei 文中。今由白鳥博士之譯文，摘記之如左：

悲泣者，前方日出處勇猛之沙漠之民，(唐家子) Tabgac, Tüpuit, Aper, Aprim, Kirgiz 三姓 (骨利幹) Kurikan 三  
十姓 (韃靼) Tatar, Kyrai, Tutubi 之民來悲泣也。

右則唐家之民敵也。左則 Baz 可汗九姓 (回鶻) Oguz 之民敵也。(點夏斯) Kirgiz (骨利幹) Kurikan 三十姓 (韃靼) Tatar (契丹) Kyrai (白霧) Tutubi 之民皆敵也。

據此短文，知韃靼於唐開元中，既分爲三十姓，而成一大部族。又兩記於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鬻之前，知此所謂韃靼，與成吉思汗時代之塔塔兒住地略同，皆在契丹之西北。蓋唐時黠戛斯居回紇之西北，骨利幹又居其北，契丹白鬻各據潢河之南北故也。然則此關特勤碑實爲關韃靼最古之記錄。而此最古之韃靼，實居安嶺西之地，與居陰山附近者，名同而實異，因之其種族亦異，可不注意也。

次當就遼代之韃靼一言之。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里遠近條，有達打國事。達打當與達達韃靼同爲 *Tatar* 之音異譯。其文曰：

正北至蒙古里國……南至上京四千餘里。又次北至于厥國。又次北西至斡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此蒙古里卽蒙古，當時居額爾古納河邊。于厥亦作于厥里，與烏古，烏古里當時同居喀爾喀河北，自契丹國都臨潢之方位案之，前者云正北，後者云北，（胡燏陷虜記云西北）略當也。惟斡古里不詳，或卽柏朗嘉賓之所謂 *Meerit*，秘史之客烈亦傷。次西北有一國，原書脫其名，今以臆補之，或當云至韃靼國。韃靼子見於胡燏陷虜記，卽秘史之蔑兒乞傷 *Meerit* 也。然則達打爲在契丹之北，少，當于厥之西，則視達打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當無誤也。又契丹國志謂自契丹建國以來，惟此三國爲害，此事雖於遼史無徵；然道宗紀有征梅里急事，又有征茶札刺及其西方諸部之事，則遼史無諸部入寇事，或出史家之疏漏，未足以斷契丹國志之失實也。殊如遼史於太祖聖祖二紀三見達旦字，此謂陰山方面之韃靼，與契丹國志之達打同名異族也。然則遼史於此與安嶺西之韃靼，竟無所傳乎是必不然。吾人主張遼史類見之敵烈與契丹國志之達打相當，且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其理由當更章論之。

#### 四 敵烈與韃靼

敵烈者，與安嶺西之游牧部族。其名始見於遼史，亦作迪烈迭烈迪烈于敵刺敵烈德迪烈得迭烈等，而遼史又合烏古部稱烏



古敵烈部，烏古亦作烏古里羽厥于厥里于骨里烏骨里等，陷虜記作嫺厥律。津田博士嘗作遼代烏古敵烈考，詳究此兩部之名稱住地。其結論謂烏古部居喀爾喀河（遼史之于諾里河）流域，其北方之海刺爾河（遼史之海勒河）及額爾古訥河（遼史之臘胸河）之上流附近，蓋亦此部或其同族之游牧地也。敵烈部以烏爾順河（遼史之安真河）流域，爲其游牧地云云。吾人甚敬服津田氏之說，同時又想到蒙古物與史上翁吉刺惕（元史之弘吉刺）部游牧地之與烏古，塔塔兒部游牧地之與敵烈，殆全相符合，不能不吃一驚也。塔塔兒部之位置，既具前章。翁吉刺惕之游牧地，亦得於秘史元史徵之秘史卷一云：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納（兀惕）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間，遇着翁吉刺氏人德薛禪。

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之位置，雖不詳，然翁吉刺惕之一部名幹勒忽納兀惕者，若與合勒合河之幹兒納兀山爲同一地方，則此二山亦當近喀爾喀河流域。又西曆一二〇二年，成吉思汗與客列亦惕之王罕父子合戰於合勒合勒只惕（今烏珠穆沁左翼地）勝敗未決而退於北方，秘史於記成吉思汗沿合勒合河兩岸退軍後，即云：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篋勒等翁吉刺惕。

則喀爾喀河下流互貝爾泊爲翁吉刺惕（至少其一部）之游牧地無疑。又元史特薛禪傳記翁吉刺惕之原住地曰：初，弘吉刺氏族居於苦烈兒溫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

苦烈兒溫都兒斤者，早（Gan）得爾布爾（Dorbur）額爾古訥（Aigun）三河間之苦烈業爾（Kurey）山也。迭烈木兒（一作迭烈不兒）即太祖紀之禿律別兒，今之得爾布爾河也。里古納今之額爾古訥河也。則翁吉刺惕之游牧地，北自額爾古訥得爾布爾兩河流域，南至喀爾喀河流域，正與津田氏所考遼代烏古之游牧地符合。於是吾人疑烏古之異名烏古里于厥里于厥律，與翁吉刺之異名弘吉刺，魏吉烈得非同名異譯乎？雖烏于等字，其音爲u或ü，而翁弘魏雍等字其音爲ong，khung，yung。

不無小異。然軟音亦時變爲硬音，如 *Mongol* 轉而爲 *Mogol*，更轉而爲 *Mcal* 時，往往有之。則烏古與翁吉刺名實之互相符合，似非偶然也。不獨此也，遼史之敵烈與祕史之塔塔兒，其地同，其名亦復相似。塔塔兒 *Tatar* 與敵烈 *Terei* 敵刺 *Tera* 之比定，較之翁吉刺 *Ongia* 與烏古里 *Uguri* *Uguri* 之比定，更爲困難。然亦非全不可能，若以之與拉施特所謂塔塔兒六部族之一 *Terei* 相比定，則無論何人，不易駁斥之。遼史對敵烈有敵烈德，對迪烈有迪烈得，對迭烈有迭烈德，皆不外 *Terei* 之複數 *Terei* 之音譯，但比定時，稍感不安。拉施特原書果作 *Terei* 否乎？此未易遽定也。此字多桑雖譯 *Tarate*（正云 *Terei*）而貝勒津譯作 *Nerei*，實其相歧之故，以拉施特原書爲波斯文，波斯字 *t* 與 *n* 之異，惟在一點之多少，故轉寫印刷之際，往往互謬。殊如貝勒津本有注云，*Nerei* 一作 *Terei*，是不過二種拼法中多桑取 *Terei* 字，貝勒津用 *Nerei* 字耳。而祕史不作 *Terei*，亦不作 *Nerei*，而作備魯兀揚 *Biruglut*，此亦當由蒙古字 *b* 與 *t* 稍相似，傳寫或遂譯之際，生此譌誤也。金史宗浩傳（九十三）於記宗浩降廣吉刺（祕史之翁吉刺揚）擊走山只崑（祕史之撒勒只兀揚）所屬之石魯渾灘二部，進至呼歇水後，復曰：

於是合底忻（祕史之合答斤）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必列士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士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

此次宗浩進兵之目的，在伐移米河畔之必列士，及至移米河，所破者乃非必列士，而爲迪烈士，則必迪二字，必有一誤也。移米河爲今貝爾泊附近之某河，則必列士迪列士不妨視爲祕史所謂塔塔兒之一部族。吾人以金史之必列士與祕史之備魯兀揚同爲轉寫遂譯之際所生之誤字，而金史之迪列士，卽拉施特之 *Terei* 也。果如是，則拉施特特別本之 *Nerei* 乃 *Terei* 之誤寫，而貝勒津之舍此取彼，不能不謂之誤也。但金史以迪列士爲山只崑屬部，而拉施特以 *Terei* 爲 *Tatar* 之一部族，此又不同。然山只崑塔塔兒皆游牧於貝爾泊附近，故其屬部亦或有變更，以此疑迪列士之非 *Terei*，決非穩當也。拉施特之 *Terei*，既爲祕史之備魯

兀惕，而秘史又明記備魯兀惕之游牧地，在烏爾順河邊；故 *Oron* 之住地，與遼史敵烈敵德之住地，全相符合。此遼代之烏古敵烈，與成吉思汗時代之翁吉剌惕塔塔兒，其名稱及住地之一致，吾人決信其非偶然也。

或引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走於北庭，會七州及十八部之酋長事，謂十八部中兼有王紀刺及烏古里。王紀刺即翁吉刺，故烏古里與翁吉刺決非一種。此決不然，緣此記事，不獨不與予說矛盾，且足助余說成立者也。試一觀遼史之次序，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達刺乖達密里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紮而畢。此中大黃室韋在興安嶺地方，得由室韋之名推測之。敵刺即敵烈。王紀刺即金史之廣吉刺，元史之弘吉刺，秘史之翁吉刺，皆在興安嶺西。次茶赤刺，遼史亦作茶札刺，即秘史之札只刺，在今嫩克魯倫兩河之上游附近。次四部所在未詳。達密里當在鄂爾昆河之塔米兒河畔。密兒紀遼史亦作梅里急，即秘史之篋兒乞惕，在色楞格與鄂爾昆兩河會處。次合主未詳。至烏古里下之阻卜，其根據在賀蘭山地方。唐史遼史作項，即秘史之唐忽惕，若唐兀惕據陝西甘肅之北境。則此十八部排列之次序，自遠及近，自東及西，無疑也。如是，則以興安嶺西之烏古里廟於密里紀阻卜之間，殆編纂或傳寫之誤，而烏古里之部名，當以他部代之。如是王紀刺既爲翁吉刺，則敵刺之爲塔塔兒，殆自明之事實也。雖上文之論據，非無不備之點，吾人猶斷然以遼史之烏古里，比定秘史之翁吉刺，同時以敵烈比定塔塔兒，因之契丹國志之達打，亦不外遼史之敵烈。又國志以達打三國，爲遼開國以來之勁敵，至少於達打見其然，故此書中蒙古里于厥達打三國之記事，殆可認爲有十分之根據者也。

烏古敵烈兩部族，爲遼時北邊強敵，敵之遼史之記事明矣。又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烏納水蓋今洮南縣與潢河間之某河。但所徙者爲兩部族之全部，否乎今無可考。然徙部族之全部於東方遼隔之地，要非易事。吾人寧視所徙者不過一部，而其殘部仍留故地。金天會八年，耶律大石北庭之會中有王紀刺敵刺，即其明證也。

金史所見之烏虎里迪烈底兩部，（太宗紀天會二年）烏古迪烈部，（海陵紀天德二年）烏古迪烈統軍司，（地理志）烏古

迪烈地，(婆盧火傳)皆謂徙於興安嶺東之烏古敵烈，非遼代之舊。然則金時居烏古敵烈二部之故地者，果何部乎？吾人答之曰，廣吉刺及阻轄二部是也。

### 五 阻卜與韃靼

阻卜始見於支那之文獻，自遼史始。本報第一有松井氏阻卜考，謂阻卜之本地，在今甘肅邊外，自賀蘭山東蔓於陰山方面。其散居之區域甚廣，殆互大漠之南北。更自其分布狀態察之，是族殆全與韃靼同。遼時何故呼之爲阻卜，殊不可解。此考之末，又謂阻卜與韃靼種族之異同，與阻卜之名義，皆不可不研究之問題。今但考定阻卜之住地，不及其種族，但提出此疑問而揭之耳。云云。余彙研究遼時內外蒙古諸民族，亦疑阻卜之住地甚爲廣汎，殆與宋人所謂韃靼之住地同。又嘗就此兩民族之關係，及阻卜之名稱，試多少之考察，然比之後來發表松井氏之研究，未能進一步。今更遇此問題，又加研究，得一種臆說，試述之如左：

遼史天祚紀附錄之耶律大石傳有稱白達達之一部族，蒙韃備錄古今紀要之白韃靼，黑韃事略之白韃皆指同一部族，所不待言。而秘史之汪古惕，元史太祖紀稱之曰汪古，又稱之曰白達達，則白達達白韃靼白韃皆謂陰山附近之部族。殊如元時白達達之部長，傳爲唐末居陰山附近沙陀之後裔，則其種族當爲突厥系，而非蒙古系，前章既述之矣。而輟耕錄（一）氏族條中汪古惕作雍古，爲色目三十一種之一，與畏吾兒哈剌魯等突厥種族並列，可證其決非蒙古種族也。又唐末五代始見載籍之韃靼，歷遼宋金三朝，以及於元間，以韃靼字且達達之字面，見於各種記錄，亦前所已指摘也，其詳已見於松井氏阻卜考，不復贅述。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引元時地理學家朱思本之語，頗有可注意者。今特揭之，以供讀者之參考：

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右達達之名，凡三見。第一達達字，謂住賀蘭山方面者。第二達達，謂住陰山方面者。最後之達達兼指住黃河流域之上二種達達也。顧元史中稱蒙古人爲蒙古，未有稱達達者，間或有之，乃採漢人舊記，倉卒未改正耳。且如元代國內到處有蒙古人，到處皆蒙古人之地。宋思本雖漢人，決無以蒙古人所居爲達達地之理。然則所謂達達，不外指唐末以來，久居黃河流域之部族（達靺）也。易言以明之，非謂漠北蒙古種之靺鞨，而謂漠南突厥種之靺鞨也。然則此漠南靺鞨，得悉稱之爲白達達否乎？自宋人之思想言之，漠北靺鞨既稱之爲黑靺鞨，則漠南靺鞨自當稱之爲白靺鞨。然王延德之高昌紀行，及遼史契丹國志等，其於漠南靺鞨，單謂之達旦或靺鞨，絕不稱之爲白達達白靺鞨。惟遼史耶律大石傳一見白達達之名耳。今姑假定白達達爲汪古惕，而視爲居陰山附近突厥種之一部族。黑靺鞨事略所云「東南白靺鞨金勝」實與此假定以有力之根據者也。顧遼宋時，漠北之蒙古人，無漠南之突厥人，共稱靺鞨，乃遼史殆不見靺鞨之名，但頻記阻卜之行動，其分布互於大漠南北，全與宋人所謂靺鞨同，無論何人，必疑靺鞨與阻卜之間，有密接之關係存也。於是吾人由阻卜本地，在賀蘭山方面之事實，推測阻卜爲居此方面之靺鞨之別名。但其名見於金史者作阻鞑，則非漢名而爲土名，可想像得之。而其原名原義不詳，至爲遺憾也。

次當就金代之阻鞑言之。高寶銓嘗以金之阻鞑比定元朝祕史之塔塔兒。松井氏評之曰：「自地理上言之，此說或當，然未可輕斷。」以鄙見觀之，則高氏之說，不可動也。其理由如左：

高氏之說，見於其所著元祕史李注補正。其注成吉思與王罕破塔塔兒一節云：「塔塔兒金史稱阻鞑，事在章宗承安元年，詳內族襄傳。」今錄祕史所載如左：

阿勒壇罕因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着活勒札河，將篋古真薛兀勒圖襲着來，太祖知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納刺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今以之與金史所記阻驍事相參照，自世宗紀大定八年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刺按招諭阻驍；又十二年四月阻驍來貢後，章宗紀宗浩夾谷清臣內族襄完顏安國諸傳詳記金與阻驍戰事之顛末，今總括之如左：

章宗即位後，西北諸部多叛。明昌五年，先遣人視察北邊。次年命左丞相夾谷清臣集沿邊諸部及阻驍之兵於臨潢，使之西征。偶以事與阻驍卻，被其侵掠，於是朝廷召還清臣，以右丞相完顏襄代之。襄以承安元年督諸軍，出與安嶺西別軍進至龍駒河，爲阻驍所破，襄親率兵赴援，乘其不備，大破之。阻驍走幹里札河，襄遣部將完顏安國將兵一萬追之。會大雨，敵兵凍死者十八九，遂降其部長銘崖壁而還。

以上所總括金史之記事，與秘史相參照，則秘史之阿勒壇罕義謂金主，即指章宗；王京丞相乃完顏丞相之對音，即指完顏襄；又活勒札河即幹里札河，亦即今之烏爾戴河皆無容疑。可知金史之阻驍，不外秘史之塔塔兒。高寶銓之比定，可謂有根據者矣。又參照兩史之記事，知成吉思汗王罕之伐塔塔兒，在塔塔兒敗於龍駒河走幹里札河之後，與金將完顏安國合兵博最後之大勝。又知安國傳所謂降其部長者，即斡古真薛兀勒圖，而捕而殺之者，實蒙古之二部長也。

次當就阻驍之鄰部廣吉刺一言之，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正月甲申，大曩濛羣牧使移刺親爲廣吉刺所敗，死之。」據松井氏說，大曩濛乃在今烏珠穆沁右翼王府西北之達布蘇泊，此處最大之鹽湖也。又宗浩傳云：

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驍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驍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手，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驍，章再上從之。

是廣吉刺居阻驍之東若南，亦如松井氏之說；然則廣吉刺之游牧地，當自喀爾喀河流域南至達布蘇泊左右也。

## 六 黑韃韃與白韃韃

宋人分韃靼爲黑白，或爲生熟。大抵以近塞者爲白爲熟，遠者爲黑爲生。然生熟之名，但分類時用之；實際所稱者，黑韃靼及白韃靼也。蒙韃備錄曰：

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撻其面而哭。每見貌不醜惡，其脰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卻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無肥厚，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額骨，眼無上紋，髮鬢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武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頰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此所謂黑韃靼者，謂蒙古。生韃靼者，謂蒙古以北之蠻族。白韃靼不外住陰山附近之突厥種汪古惕也。又所謂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云者，亦見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

字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略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

公主表亦云：「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李。字要合。」別吉與必姬，皆公主之義也。次黃震古今紀要云：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

以白韃靼爲生韃靼之種，可謂大誤。又大金國志（二十二）云：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靼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尙能種稊，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

市，而鐵禁其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

大黑韃事略以蒙古為黑韃，別有白韃在其東南，此明指白韃靼也。白韃靼遼史耶律大石傳作白達達，又部族表作白達旦，元史太祖紀汪古惕之別名作白達達，皆居陰山左右，若貝爾泊塔塔兒七族中之察罕塔塔兒（謂白塔塔兒）此蒙古人人所自稱，非宋人及遼人所謂白韃靼也。

馬哥波羅紀行中述Tenduc地方之事云：

Here also is what we call the country of Gog and Magog; they however call it Ung and Mungul, after the name of two races of people that existed in the Province before the migration of the Tartars. Ung was the title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Mungul, a name sometimes applied to the Tartars.

Tenduc 者，後唐遼金之天德軍，其州名，遼金皆為豐州，州在黃河之最北部與陰山之間，由元史地理志所引朱思本之說明矣。Gog Magog之解，茲不暇及，有塔爾之注解在。惟所謂土人呼之為Ung Mungul者，Ung即汪古，Mungul即蒙古。又謂Ung與Mungul自二部族之名出，可知馬哥波羅時代尙承認蒙古種之蒙古（黑韃靼）與突厥種之汪古（白韃靼）為相對立之名稱也。

然謂蒙古為黑韃靼，汪古為白韃靼，實漢人之所稱，非彼等之所自稱也。蓋陰山附近之韃靼，最熟於漢人之耳目，遂并漠南北之諸部，總稱之曰韃靼。彼等固不問種族上之差別，甚至并黑龍江下流之東胡種族，亦謂之水達達，可知此種名稱，未足為典要也。若蒙人固自稱為蒙古，讀祕史及元史自能了然。黑韃事略於其開卷即云：「黑韃之國號大蒙古」亦其證也。乃漢人之譯祕史，輒以達達代蒙古字。又高麗史（二十二）載蒙古太宗與高麗王詔云：「若妄所殺，備識者，皇帝大國土裏達達每將四向周圍國土都收了。」



此亦不外譯蒙古語爲漢語時，改蒙古爲達達也。黑韃事略云：「斛速益律子，自注云，水韃韃也。」夫斛速益律子 *Duqis* 本蒙古水國之義，而彭大雅注之爲水韃韃，可知韃韃語意之寬泛，又可知蒙古人之以韃韃自稱也。明代亦呼蒙古人爲韃韃，并謂其合罕自稱韃韃可汗，實則蒙古人之記錄，絕無此事，依然自稱蒙古，自稱大元可汗，和田學士既說之矣。要之蒙古人古來自稱蒙古，絕無稱韃韃之事。蒙韃備錄謂：「蒙古斯國亡，韃國起，韃國慕蒙古斯之爲雄國，始採其國號，號蒙古國。」古今紀要大金國志皆襲其語，固自本於俗傳，不足信也。

## 七 結言

上章所說，考證多歧，茲約其要旨如左：

(一) 韃韃之名之見於支那文獻，以唐書五代史爲始。其部族居於陰山地方，故非韃韃之遺種，而沙陀突厥之一派也。至遼宋元時，更散居於賀蘭山方面。

(二) 見於元朝祕史之塔塔兒，其住地在興安嶺之西，呼倫泊以南，烏爾渾色野爾集兩河流域以北也。

(三) 唐玄宗時所建之闕特勤碑中有三十姓 *Tatar* 語，此東西文獻中所見 *Tatar* 一語，莫先於此。此 *Tatar* 之全部或一部，乃祕史塔塔兒之祖先也。

(四) 契丹國志之達打，當亦祕史塔塔兒之祖先，亦闕特勤碑 *Tatar* 之後裔也。

(五) 遼史之敵烈，乃拉施特塔塔兒六部中之 *Tarat*，(金史之迪列土，祕史之備魯兀惕，) 因之視爲契丹國志之達打可也。

(六) 白達達卽汪古惕，乃突厥種沙陀之後裔。故唐宋以來，見於支那文獻之陰山韃韃，及見於遼宋元三朝記錄之賀蘭山韃韃亦可視爲沙陀之後裔也。

(七) 遼時之阻卜分布區域，與韃韃略同。又阻卜之本地，在賀蘭山地方，當與此地之韃韃同爲沙陀之後裔，且當爲韃韃之別名也。

(八) 陰之阻鞮，其名雖出於遼之阻卜，實則秘史塔塔兒之別名也。

(九) 宋人所謂黑韃鞮，乃蒙古種之蒙古。其所謂白韃鞮，則突厥中之汪古惕也。

(十) 蒙古人常自稱蒙古，未嘗稱韃鞮。

由此觀之，號稱韃鞮之最古部族，屬今日所謂蒙古種，此於唐開元年間，已游牧興安嶺西，成三十姓之大部族。彼等之始住彼地，或在唐前，然文獻無徵，今固無以言之。至唐末以來之陰山韃鞮，則屬今所謂突厥種。自種族上言之，蓋與興安嶺西之 ᠮᠤᠩᠭᠤ 全無關係，而其稱名則同，疑彼等取興安嶺方面蒙古部族之名以自稱也。蓋陰山方面之沙陀人習聞漠北 ᠮᠤᠩᠭᠤ 之強盛而冒稱之。但其祖先，當為匈奴或鮮卑，而乃謂之韃鞮之遺種，此明非彼等之自白，而自漢人之誤解與想像出者也。而唐宋人何故不知彼等為沙陀之別部，而視為韃鞮，渤海或女真之一種，僅至元代由汪古部長之家傳，始得明其真相，此吾人不能解之疑問也。姑記之以俟後日之研究。

# 萌古考

王國維

余曩作韃靼考，始證明元之季世，諱言韃靼。故韃靼之名，雖已見於唐代，而未遼金三史中，乃不概見，又或記其實而沒其名。其於蒙古亦然。蒙兀之名，亦見於唐世。遼史雖兩記萌古來聘事，而部族屬國中並無其名。金史兵志雖有萌骨部族節度使，及萌骨亂詳穩，而地理志部族節度使八處，詳穩九處皆無之。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乃就書傳所記蒙古上世事實，彙而考之，署曰遼金時蒙古考。一年以來，頗有增益，既別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補正，因並寫爲此篇，以俟異日論定焉。

舊唐書北狄傳：「室韋，契丹之別類也。（中略）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

唐書北狄傳：「室韋直北曰納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

案新舊二書記室韋事大略相同。知新書實本舊書，惟望建河作室建河，蒙兀作蒙瓦，落俎作落坦爲異耳。望建河所出之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元朝祕史之闊連海子也。今由呼倫泊東出者，惟額爾古訥河。東北流與黑龍江合，又東流與混同江合。混同江之北源爲嫩江，即魏書失韋傳之難水，此傳之那河，元朝祕史之納渥河也。而此那河，在忽汗河前，忽汗河者，今之呼爾喀河。然則此傳之那河，非謂其下流之混同江，而謂其上流之嫩江也。然額爾古訥河與嫩江實不相通，故日本津田博士（左右吉）勿吉渤海諸考，以此傳所記爲出傳聞之誤，其說是也。然則望建河祇是額爾古訥河之古名，不兼黑龍江混同江言之。蒙古室韋，亦祇在額爾古訥河之

下游。然後後來蒙古住地在額爾古納河散嫩河流域者，始可得而說矣。

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嶠陷虜記：「契丹東北至驪劫子，其人鬚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諸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驪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

案此驪劫子，日本箭內博士（巨）韃靼考，以遼史之梅里急，元朝秘史之篋兒乞惕當之。然元初篋兒乞惕，住今色楞格河流域，遠在契丹西北，與此記東北之說不合。又其左右，亦絕無室韋部落，惟唐書之蒙兀室韋，則西有大室韋，北有落俎室韋，東亦與安嶺東之室韋本部相望，與三面皆室韋之說合。又唐書地理志載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俱輪泊四面皆室韋。」蒙兀室韋在出俱輪泊之望建河南，又南與契丹接，故云其國三面皆室韋矣。然則驪劫子殆卽蒙兀室韋之譯轉。後世所以稱蒙古者，曰梅古悉，曰謨葛失，曰毛割石，曰毛揭室，曰毛揭室韋，曰萌古子，曰盲骨子，曰蒙國斯，曰蒙古斯，曰萌子，曰蒙子，皆與此驪劫子之音相關係，似不能以梅里急篋兒乞惕當之也。

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里遠近，正北至蒙古里國。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驢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案契丹國志係採輯諸書而成。此條今未見所本，當出趙志忠陰山雜錄諸書。

遼史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

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也。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冊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漠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此於萌古及遠萌古獨書聘，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爲敵國也。又太祖紀：「神冊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緣元時修史諸臣，不知蒙古與韃靼之別，誤以韃靼爲蒙古之先，故亦以敵國書法書之也。元人修三史時，諱言韃靼及蒙古，余已於韃靼考中詳論之。此二條乃史

臣剔刻未盡者，然亦異其書法。蒙古入貢於遼，當不止此二次也。此區別萌古與遠萌古爲二，知當時實分數部。遼史營衛志有鶴刺唐古部，欽定遼史國語解（三）云：「蒙古語，鶴刺，遠也。」則遠萌古國，其本語當云鶴刺萌古國。然此爲契丹人分別之辭，而非蒙古人所自稱，不待言也。

遼史天祚紀：「保大二年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沙烈。時北部謨葛失，驢馬斃食。辛未，六月，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

同上：「保大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督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驢馬斃，又率部人防衛，封謨葛失爲神于越王。」

同上：「天祚既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

史願亡遼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

東都事略附錄（二）「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騎，又陰結韃靼毛揭室韋三萬騎助之。」

金史太祖紀：「天輔六年（遼保大二年五月）謨葛失遣其子湏泥格失貢方物。」

同上太宗紀：「天會三年三月，幹魯以謨葛失來附，請授印綬。」

案謨葛失、毛割、石毛揭室韋（當作毛揭室韋，見下）上與蒙兀室韋驪劫子，下與萌古子萌骨子蒙國斯（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蒙古諸名相應，亦當指蒙古。惟遼金二史所記謨葛失事，一若人名，非部族名者。其實不然，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宣和五年二月，兀室楊璞到館，謂趙良嗣等曰，西京路疆土，又非原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河西謂夏國，毛揭室謂韃靼也。」毛揭室即毛揭室韋，亦即謨葛失，是謨葛失是部名，非人名之證。其云毛揭室謂韃靼者，

緣中國人不甚分別蒙古韃靼故也。又遼金二史，記謨葛失者人名然者，緣蒙古之祖先，受封入貢於遼金，爲元末所深諱，故變其辭如此。此猶亡遼錄東都事略記保大四年天祚南下事，並有韃靼，而遼史特刪之也。且謨葛失毛割石之爲蒙古，尙有他證。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北盟會編卷九引）載良嗣問金使烏歇等曰：「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縣，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對曰：「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是韃靼蒙古子地分，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卻是那裏去，國書中已載矣。」是天祚北走時所依，乃韃靼蒙古二部。其所率以南下者，亦即此二部之衆。其謂兩國已降拜了本國者，即指天祚六年謨葛失貢方物之事也。然則視謨葛失毛割石毛揭室章爲蒙古之對音，與史事亦合。顯保大二年三月，天祚走入夾山，則謨葛失所居，當距夾山不遠。與前之蒙兀室章，後之蒙古住地不合。然當遼之世，蒙古人已有南部南徙陰山左右，遼西南面招討司所屬有梅古悉部，（營衛志：「梅古悉部，聖宗以唐古戶置。」唐古疑本作萌古，遼史以忌諱改之也。）金西北西南二路之札軍，有萌骨札詳穩，（見金史兵志，而地理志詳穩九處中刪之。）皆謂此蒙古一部之南徙者。馬哥保羅記行記天德軍（金豐州，在今歸化城。）附單云：「此地我輩呼之爲 Cog 及 Mogoe 國，而彼等自稱爲 汪古 Dug 及 萌古 Mungul 國。當韃靼移動（謂蒙古南征）之前，此二族早住此地，故以名之。汪古乃此地土著，萌古亦有時爲韃靼之別稱。」據此記事，則蒙古未興之前，陰山左右早有蒙古人移居，此東西記事之互相符合者也。

松漠記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古國，即唐書所記之蒙兀部。」

同上：「盲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營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案此所記者，蒙古本部事也。蒙古人不火食事，或有之，胡嶠所記韃靼劫子殺人食其肉之說，即由此傳訛。江蓋謂克魯倫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提兵破之。

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爲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下略 原注：「以張匯金府節要洪皓記聞王大觀行程錄，蒙國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萬戶呼沙呼（此四庫館臣校改，大金國志作胡沙虎，當是要錄原文。）北攻蒙古部，（國志作盲骨子）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三月，蒙古復叛金，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星哈都，（大金國志作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圍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漢紀聞達賚長子大伊瑪被囚，遇赦得出，次子昂今爲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

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八月，金元帥兀朮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尙書省事蕭博碩諾（大金國志作蕭保壽奴）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冊其酋鄂倫貝勒（國志作熬羅字極烈）爲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

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絲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割要害而還。」（原注：「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案錄稱歲遺牛羊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絹三十萬匹，絲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數，第云其厚，更俟詳考。」）

舊聞證誤：（卷四）「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原注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大軍十萬衆，水陸並集。」（原注，出王大觀行程錄）案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兀朮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同上：（卷四）「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培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稱

三十萬匹，絲三十萬兩，許從和約。（原闕書名，四庫本注云：「當出王大觀行程錄。」）案本朝歲遣北人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四）「紹興五年冬，蒙國叛金。」

同上：「八年，金伐蒙，爲所敗。」

同上：「十七年，金與蒙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大金國志熙宗紀：「天會十三年冬，皇伯宋王宗盤提兵攻冒骨子，敗之。」

同上：「天眷元年，女真萬戶胡沙虎北攻冒骨子，糧盡而還，爲冒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下皇統六年又出此條。）

同上：「皇統七年，臆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臆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字極烈爲蒙輔國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字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時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據要害，反厚賄之。其主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際，並爲邊患，其來久矣。」

蒙韃備錄：「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人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案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撻人甚朴野，無制度，珙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直齋書錄解題：「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記蒙人（原作「家人」）因字形相近而誤。）跳梁自其全盛時已不能制矣。」

以上十五條，李氏所記，出於王大觀行程錄；趙琪所錄，出於李大諒征蒙記；而劉時舉字文慰，昭又本於李氏。李氏、趙氏對行程錄、蒙記二書，本執存疑之態度。余於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始證明二書皆南宋人偽作，其所記事，無一不與史實相矛盾，語已具彼考中，茲不復贅。

宋史洪皓傳：「紹興十二年八月，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管中國，若邊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耳。」

案此出盤洲文集（卷七十四）忠宣行狀，可和金皇統間，蒙古實有寇金之事，但不至如行程錄、征蒙記之所載耳。

楊王江上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四十三引）「正隆三年下詔小龍虎大王鎮守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金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國信使副徐嘉、張掄宣諭公文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久已寧息，頃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下略）

案此事緣金主亮已決南伐之計，故藉北征蒙、韃爲辭，以拒宋使入境，非真有此事也。

樓鑰北行日錄（卷下）「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宿相州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妙、舊時南畔用兵，盡般兵器在南京，今卻般向北邊去。三月中用牛三千頭般未盡，聞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又云，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

案蒙子即蒙古子之略。繁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張掄問韓汝嘉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是當時亦謂蒙古謂萌子蒙

子也。宋乾道六年，即金大定十年。金史世宗紀是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又宗敘傳：「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敘還。」志寧傳亦云：「十一年代宗敘北征。」雖二傳記事並後於本紀一年，然此數年中，金有事於北方，可知也。金史但言北巡北征，而不言所征者何部，賴樓氏所記知之。若太子自去邊頭議和云云，固齊東野語也。要之金史於金人用兵蒙古事，往往多所忌諱，不明白書之，如此及章宗朝兵事皆是。然則蒙古故事，宋人既增其僞，而元人復汨其真，誠可謂史學之不幸也。

蒙韃備錄云：「金廢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韃來，韃韃去，趕得官家沒去處。爲酋雍宛轉聞之，驚曰：是必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中略）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是以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案此事正史絕無紀載，惟世宗紀書：「大定七年閏七月，甲戌，詔秘書監移剌子敬經略北邊。」又「十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十年之役，既緣蒙古，則七年之役，當亦相同。二役相去適三年，每三歲滅丁之說，殆由此傳譌。然大定十年以後，紀不復書巡邊事，惟唐括安禮傳載：「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觀古遠行邊；」而築壕之議，即起於是年，可知大定之世，北邊未嘗無事也。

金史夾谷清臣傳：「明昌六年，清臣受命出師，行尙書省事於臨潢府。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柁柁深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賅間，北阻驪由是叛去。」

案金史章宗紀於明昌承安間兵事，不書叛者主名，此傳亦然。今以地理考之，合勒河者，元朝祕史之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柁深者，唐書之俱輪泊，祕史之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也。移剌敏等自合勒河北進，則所至者爲柁柁深東畔。此地當金元間爲蒙古合答斤撒勒只兀惕二部所居。聖武親征錄太祖責汪罕書曰：「我時又如青雞海鶴，自赤兒黑山飛越於盃而之澤，弱斑脚鷗以歸，

君此誰，哈答斤散只兀鄂吉刺諸部是也。」案此處有關文。貝勒津譯拉施特集中太祖書曰：「我如鴛鳥，自赤兒古山，飛越捕魚兒淖爾，擒灰色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謂誰，案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藍色之鷹，越古闌淖爾，擒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謂誰，哈答斤撒兒助特翁吉刺特是也。」（據洪侍郎鈞漢譯本）案捕魚兒淖爾即貝爾泊。古闌淖爾即呼倫泊。則哈答斤撒勒只兀惕二部，正在呼倫泊之東。清臣所攻，即此二部。內族宗浩傳所謂連歲擾邊，皆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爲之者，亦於此傳得其證矣。

同上內族宗浩傳：「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莫馬弱攻之。時阻驪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爲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驪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驪。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說合底斤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夾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只崑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驪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刺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糗，報撤，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崑所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酋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拉，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拉言所部必烈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烈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刺部長忒里虎追躡，及至窩里不水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請內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八千置牧以處之。」

案此亦記金人用兵蒙古事也。廣吉刺卽遼史天祚紀之王紀刺，元朝秘史之翁吉刺，元史之弭吉刺也。元世宗吉刺歹翁吉歹二氏，入蒙古七十二種中。（輟耕錄一）而金史百官志：「光吉刺爲白號姓，蒙古爲黑號姓。」則廣吉刺疑本非蒙古同族也。此傳有廣吉刺部長忒里虎，卽秘史蒙文卷四所謂翁吉刺敦迭兒格克，卷六所謂合勒合河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聖武親征錄所謂弭吉刺部長帖木哥者也。婆速火卽廣吉刺之別部。元史特薛禪傳：「特薛禪字思忽兒卽吉刺氏。」婆速火卽李思忽兒之異譯。又婆速火所遣和火者，卽特薛禪之子案陳那顏之弟火忽也。廣吉刺與婆速火本是一族，故宗浩言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也。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皆蒙古奇渥溫氏。秘史（一）「朵奔篋兒干之子不忽合塔吉做了合答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李端察兒做了李兒只斤姓氏。」此合底忻卽合答斤，山只崑卽撒勒只兀惕，皆李端察兒二兄之後。秘史蒙文（四）有合答斤撒勒只兀惕相和的種一語，知二族本自相合。若必烈土迪烈土傳文前後互異，不知必迪二字孰是。如必字不誤，則必烈土當卽秘史之別勒古訥惕。此亦與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同出於朵奔篋兒干，或此族中微，乃爲撒勒只兀惕所役屬耳。傳中地名，如忒里葛山當卽今之特爾根山；呼歇水當卽輝河；移米河當卽伊敏河，一名依奔河；並在呼倫泊東南，與弭吉刺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地望皆合，惟察里不水無考耳。

此傳所記宗浩北伐事，以章宗紀及內族襄傳參校之，在承安三年。考金自明昌以後，北垂多事，紀傳於防邊事，歲不絕書，而不明言所防者何部。錢竹汀金史考異乃疑大金國志所記愛王事爲實有其人，不知愛王事出金人南遷錄，其書乃南人僞撰，宋人已有定論，絕不足據。惟此傳明言連歲擾邊，皆合底忻山只崑二部爲之，然後章宗一朝之邊患，始得其主名。又案董師中傳：「明昌四年，師中上疏曰：「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李瓦貪暴強悍，深爲可慮。」又云：「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李瓦誘脅，傾族隨去。」考必里哥亦云畢勒哥必勒格。遼史天祚記有回鶻王畢勒哥；秘史俺巴孩罕之父想昆必勒格；乃蠻太陽罕之父，稱亦難察必勒格罕；是畢勒哥必勒格，乃美名，或爵名。其名當爲李瓦；李瓦卽此傳之合底忻部長白古帶，亦卽秘史蒙文（卷四）之

合答斤部長巴忽撒羅吉也。李瓦白古帶巴忽，相爲對音，甚爲明白。然則爲明昌承安間之邊患者，合底折其首也。其餘諸部，惟廣吉刺一敗移刺覩之兵，阻鞮則本從金師北伐，後因爭俘獲而叛；故明昌承安間之兵事，非對韃靼而對蒙古也。金史李愈傳：「愈於泰和二年上書，謂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能雪恥。」則當時部族之猖獗，與金師之失利，可知而知。故自明昌之末，先後遣丞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臨潢北京，又遣尙書右丞夾谷衡行院於撫州，出重臣以臨之，築壕塹以備之。而明昌六年，夾谷清臣栲栳深之役；承安元年內族襄斡里札河之役；三年，內族宗浩移米河之役，最爲大舉。以今考之，惟斡里札河一役，係伐韃靼，其前後二役，皆爲蒙古也。此傳所云，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者，確爲史家特筆。蓋元之季年，諱言韃靼，卽蒙古寇金之事，當時亦不樂聞。故紀傳雖偶見廣吉刺合底折山只崑分部之名，而此諸部之總名，訖不一見，但渾言北部而已。當此諸部寇金之時，成吉思汗已崛起三河之源。斡里札河一役，實與金人犄角以覆阻鞮。而此役與移米河一役，諸部受創頗鉅，故泰和元年漠北十一部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翁吉刺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塔塔兒皆與焉。此固對成吉思之同盟，亦對女真之同盟也。闕亦田之役，諸部盡爲成吉思汗所敗，金之邊患，亦以稍息。成吉思亦有事於克烈乃蠻諸部，未遑南伐。逮諸部旣滅，遂一舉而下中都，上距移米河之役，不過十六年，亦可謂興之暴矣。元人以章宗朝邊患，雖非李兒只斤氏，而實其同族，故隱約書之。余頃考韃靼事，知遼金二史中，有待發之覆，因彙舉蒙古上世事實疏通證明之，庶足爲讀史者之一助乎！

# THE NEW WORLD

BY ISAIAH BOWMAN

半角一費郵 元四價定

角八元二價特

止截底月六曆陽

# 戰後新世界

道林紙精印

四開本一册

金字硬布面

六百四十頁

張其昀等譯  
竺可楨等校

本書著者美國鮑曼博士，為地學界老宿，曾參與巴黎和會，被舉為釐定疆界委員長。此書凡二十餘

萬言，於民國十年出版，至十三年復加增補。本書宗旨所以論述世界各國之地位與各種條約之因果關係，大抵以政治地理為中心，以自然地理為背景，又以經濟地理、言語地理、人種地理、宗教地理等之最新事實為其佐證。至其眼光之遠大，思想之新穎，選材之精詳，圖表之豐富，實為現代學術界之偉大成就。法國地學家白菱漢論此書有云：數年以來，此書在政治地理學上有領袖羣倫之氣概，莫能與之抗衡者。國內之欲明瞭最近地理學上新學說及世界最近大勢者，不可不讀。

版出館書印務商

# 黑車子室韋考

王國維

丁卯暮春，從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韋考。謂：「室韋本部，自後魏訖唐，並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並與安嶺西及呼倫泊西南諸部族皆呼之曰室韋，蓋本之室韋本部人之言，而非諸部族之所自稱者。」其說甚精闢。獨不及黑車子室韋及其南徙事，因補著之。考兩唐書室韋傳，並無黑車子部落。唐人及五代人著書，有黑車子而不承以室韋字。故津田博士於遼代爲古歐烈考中釋遼史太祖紀之黑車子室韋爲二部之名。然遼史百官志屬國職名中，有室韋國大王府，有黑車子室韋國大王府，則黑車子室韋五字，自當連讀，博士釋爲二部者，非也。其住地，則會昌一品集（卷六）賜黠戛斯書云：「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斌陷虜記云：「契丹北有黑車子。」語皆廣泛，無以指定其地。考通鑑言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考異云：「從會昌伐叛記實錄新傳」）舊書回紇傳獨云：「依和解室韋，則黑車子殆即和解室韋之異名。舊書室韋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有塞葛支部落，次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案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則和解室韋之地，當在呼倫泊東南。又其東之烏羅護部落，即舊書北狄傳別出之烏羅渾。傳云：「此部南與契丹接。」則那禮部落，當即謂耶律氏始祖泥禮所統之部落也。（泥禮見舊書契丹傳，耶律遼實錄作涅里，陳大任遼史作雅里。）則和解部落當在今興安嶺左右，與嶺西之達怛相近。會昌一品集（卷五）賜回鶻唱沒斯特勒等詔書云：「秋熟，卿及部下諸官，並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案左相即左廂，（回鶻有內宰相，外宰相，而無左右相，故相當讀爲廂。通典西突厥分十箭爲左右廂，鄂爾昆河西畔之回鶻苾伽可汗殘碑，亦有口廂查實力之句，是突厥回鶻，皆分屬部爲左右廂。左右兩廂，唐人亦作兩相，見賈公彥儀禮疏卷十七及卷三十四。）黑車子與達怛並爲回鶻左廂部落，則二部相近明矣。然

至回鶻國破，種人分散之時，此部或他種室韋之一部，亦隨回鶻南至中國塞下。舊書回紇傳：「那頡頏戰勝，全占赤心部下七千帳，因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西北界。」新書易之曰：「那頡頏收赤心部下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據舊書之文，則黑沙榆林並是地名，其地當在振武大同之東北，幽州之西北，而與室韋連言，殊不可解。據新書則黑沙似是部名，蓋即黑車之異譯。蓋此時黑車子室韋當有一部游牧幽州塞外者，故那頡頏因之，否則自振武大同，東趨幽州，與黑車子室韋之原住地，固風馬牛不相及也。會昌一品集（卷二）幽州紀聖功碑銘云：「回鶻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曰那頡頏，特勅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嘓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氣恃力，潛圖厲階，爲嘓沒斯所給誘，以俱轔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公（謂盧龍節度使張仲武）以室韋悍勇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互幽陵。」蓋其時室韋雖爲回鶻役屬，然亦朝貢於唐，故仲武俾其偵邏，而室韋不從，故曰徵役不供。又（卷十五）請發鎮州馬兵狀云：「又幽州奏進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使殺回鶻監使，即還妻兒。」是回鶻侵幽州之衆中，有室韋可知。時此種室韋根據地，去幽州亦不甚遠。舊書云：「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案兩唐書劉沔石雄諸傳，及新書回鶻傳，劉沔遣石雄夜襲烏介營，在振武不在幽州，則烏介東走幽州塞外，又東北走和解室韋，並在被襲之後，舊書記被襲事於東走幽州後甚誤。然烏介於被襲後，曾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又自此走東北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似事實也。和解室韋原住地在興安嶺左右，所謂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是也，而烏介依室韋下營，乃僅東北走四五百里，則是時和解室韋之全部若一部，必已西南徙無疑。逮至契丹之興，則黑車子室韋，更南徙中國近塞。遼史太祖紀云：「唐天復三年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中。」



又太祖二年冬十月，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夫黑車子室韋原住地，本在契丹之北，乃因伐黑車子故，而南與劉仁恭交兵，復與李克用會盟。又吐渾與黑車子道里遠隔，何以叛入室韋，此必因黑車子室韋已南徙幽并近塞，故有此事實也。余作韃靼考及萌古考，見此二部當唐之季世，均有南徙之迹，此黑車子室韋亦然。蓋當回鶻既衰，契丹將興之際，北方民族間受一種之感應，故有移徙之事。其原因雖不可知，而遷徙則爲事實，故備論之。

# 中外名人傳略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近世大發明家小傳

彈指居士編 一册 定價四角  
本書記述現代大發明家之小傳九篇計  
愛迪生 柏爾 居禮夫婦等十人此十人  
者對於近代文明之構成皆有莫大之貢  
獻然其始皆歷盡常人所難忍之艱險  
其百折不撓之精神殊得勝於發明界偉  
人之列可為我國青年立志之寶鑑

英文

近世偉人小傳……二册五角  
泰西五十名人傳……一册五角  
美國偉人軼事……一册二角

## 現代之勝利者

第一册四角 第二册七角  
鄭富灼 鄭光林合編  
右列二書專就現代我國及世界之曾成  
就大事業者分記其言行原文初見於英  
文雜誌茲由編者重加修訂編成小冊以  
餉立志之青年第二册新近出版內容較  
第一册尤為豐富

## 山德孫校長傳

一册 三角五分  
鍾期偉譯 山德孫 (S. W. Sanderson) 是英國昂都  
學校的校長他把一個小小的村塾改造得煥然一新使  
合乎現代的教育潮流文學家韋爾斯 (H. G. Wells)  
曾為他作傳敘述他一生的事業及五十年來英國教  
育思潮的沿革

## 藕初五十自述

一册 一元五角  
程藕初先生以振興紗業名於時知與不知莫不欽仰此  
書乃自敘其生平經驗之所得由家庭時代留學時代進  
而至經商時代甘苦備嘗語皆親切有味開述新大陸文  
明附以評議其鼓勵青年處可作家書讀引人入勝處可  
作遊記讀又附文錢二卷均為經世文登凡所建白富有  
改良社會之苦心非在商言商已也

## 世界十大成功人傳

一册 一角五分  
劉麟生譯 茲編所選十人知愛達生 (T. A. Edison)  
皮博蒂 (C. Peabody) 之輩皆無所避精研苦自勵以  
底於成者有志青年俱宜手一讀以資楷式

## 近世泰西列女傳

三册 六角  
高君珊譯 是書述二百餘年來之泰西名媛凡教育家  
美術家無不各為立傳可資觀感可供借鏡

# 蒙古札記

王國維

塔納

塔納秘史旁注及譯文均云大珠，即今東珠也。東珠之名，起於近世。然中國漢魏時，已知之。魚豢魏略云：「扶餘出大珠，如酸棗。」（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魏志及後漢書東夷傳並襲其文。遼史食貨志：「鐵萬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虎膠魚之皮，牛羊駝馬羴園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纒屬。」且由契丹入宋，宋人甚重之，謂之北珠。然惟宮禁用之，民間買賣有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元豐三年，李承之權三司使，有商人違禁貨北珠，乃爲貴主所售，獄久不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遂命取之。」至徽宗朝，北珠尤多入中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中國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自北中來，權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因恣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汶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鑿冰沒水，而取之人已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嗑。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能擊天鵝。人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嗑得珠。」案近世東省採珠，率以四月往，八月還。此鑿冰採珠，及得之天鵝嗑中之說，恐皆出傳聞之誤。惟北珠自此多輸入中國，則事實也。及宋自海上與金人交通，金亦以北珠相遺。續通鑑長編（四百四十二）：「重和元年閏九月，阿骨打發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真散都，生女真物達三人，賈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故北宋之季，藏珠最富。然宣和錄（北盟會編九十七引）記靖康之變，虜人入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斤，玉六百二十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明珠一百三十個，亦未免誇大其辭。觀大金弔伐錄（一一）：「天會四年正月，宋主致謝書別幅，有珍珠鑿圈夾袋子一副，注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又宋主遣李祝持寶物折充金銀費，

有珍珠束帶一條，注上有北珠二十五顆。北珠獨記顆數，則其珍貴可知；似庫中不應有四十斤之多也。南渡以後，宮禁勢家猶有此物，蓋又新自樞場輸入者。癸辛雜志記韓彥古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北珠，遺范西叔。又記韓平原誅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漫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敝襪也，方悲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是南宋富貴家，亦有此物，不獨宮禁也。金時盡有產珠之地，故官自採捕。金史海陵紀：「天德四年十一月辛丑，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民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又世宗紀：「大定九年七月，罷東北路採珠。」故金之末年，藏珠最多。世戚徒單四喜傳：「正大九年制旨，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此珠之入中國者也。其輸入塞外諸部及西方諸國者，如秘史所載，塔塔兒有塔納禿款只列，（大珠衾）畏吾兒亦都謹以塔納思入貢，太宗時西方之報達國，亦令歲貢塔納思，蓋金時回回商人轉販至彼。然報達之塔納思，恐係西海所產珠之大者，蒙古人漫以東方塔納之名名之耳。蒙古初年，此珠之用尤廣。輟耕錄（卷三十）云：「只孫宴服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故元史列傳中，亦謂只孫服爲珠衣。至元之叔季，此物似已漸少。楊瑀山居新話載伯顏太師利闕闕歹平章家，所藏答納環子。又記：「至元間伯顏太師擅權，典瑞院都事□□建言宜造龍鳳牌以寵異之，三珠以大答納嵌之，飾以紅刺鴉忽雜寶，牌身脫銀，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嵌以白玉，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即以珠物給原主，蓋厥價尚未酬也。」夫以一牌之直至數萬定，除去紅刺鴉忽，其三珠之價，至少當得一二萬定，則其時此珠已不甚多，蓋終元之世，未嘗開採也。

## 燒飯

秘史記成吉思汗王罕與兀蠻將可克薛兀撒刺黑對陳於巴亦答刺黑別勒亦，逮夜，王罕移營去，天明，成吉思汗看王罕立處無人，曰：「他將我做燒飯（蒙文上兀食連）殺斃了。」燒飯之語，頗爲費解。親征錄譯此語曰：「彼輩無乃異志乎？」拉施特哀丁則曰：「我今在火坑中，而王罕棄我。」皆失其解。屠敬山乃以蒙古俗旅行輻掘新窟，不用舊窟，解之，亦非也。燒飯本契丹女真舊俗，亦遼金時通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契丹主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象，朔望節忌辰日，輒置祭，築臺高數丈，以盆焚食，謂之燒

飯。(原注正史載此事於契丹傳，實錄同。)「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等物盡焚之，謂之燒飯。」此俗亦不自遼金始。王沈魏書言烏桓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繫，并取死者所乘馬衣服，皆燒而送之。」(魏志烏桓傳注引)然燒飯之名，則自遼金始，而金人尤視為送死一大事。金史籍王永中傳：「明昌二年正月，孝懿皇后崩，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辛卯，始克行燒飯禮。」而妃嬪親王燒飯，天子往往親與其禮。后妃傳：「世宗元妃李氏，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薨，甲申葬於海王莊，申上如海王莊燒飯。」又夔王允升傳：「貞祐元年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其大臣貴戚死，則遣使爲之燒飯。張萬公傳：「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購葬。」又世戚烏古論元忠傳：「承安二年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碗燒飯，賻物甚厚。」契丹女真，並有此俗，蒙古亦常有之。故成吉思見棄於王罕，乃云將我做燒飯般撒了，猶言視我如駕狗也。秘史(卷二)有「合札魯亦坦魯」一語，旁注云：「地裏燒飯祭祀；」足證蒙古亦有此俗。且其漢譯燒飯一語，直至明初猶行於世也。滿洲初入關時，猶有此俗。吳梅村讀史偶述詩云：「大將祁連起北平，黃腸不慮發邱郎，平生賜物都燬盡，千里名駒衣火光。」後乃以紙製車馬代之。今日送三之俗，卽遼金燒飯之遺也。

### 掃花

秘史蒙文(卷三)有掃花一語，旁譯與文譯並云人事。案掃花，元人亦云撒花，亦云撒和人事，猶云人情也。汪水雲詩「官軍要討撒花銀」，所謂人事銀也。山居新話云：「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撒和亦與人事義近，此自與者方面言之也。至自取者受者言之，亦可云撒花。元典章載中統紀元頒新政詔云：「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於民。」黑韃事略云：「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又云：「撒花，漢語覓也。」明譯人事，兼包與受二者言之，尤爲切當。日本那珂博士譯元秘史改爲給事，則誤矣。

### 安答

秘史記「成吉思汗札木合幼年初做安答時，互易驛石驢頭，及攻克蔑兒乞，又互易帶馬，重新作安答。」是「安答」云者，必以易物爲訂交條件，故親征錄注云：「按答，交物之友。」其語致確也。此亦契丹舊俗。遼史聖宗紀：「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統和元年）「又與麻都骨世勳易衣馬爲好。」（開泰四年）「與夷离畢兵部尙書蕭世寧，定爲友契，以重君臣之好。」（同上）道宗紀：「阻卜酋長余古艱及愛的來朝，詔燕王延禧相結爲友。」（大安二年）與蒙古結安答之俗，完全相似，則蒙古語中安答一語，或卽自契丹語出也。

### 兀孫額不干

明譯秘史於種人名之句讀，頗有差誤。那珂博士日本譯文，是正殊多。然亦有未及改正者，如卷三豁兒赤兀孫額不干闕闕搠思，明譯誤作豁兒赤兀孫額不干句闕闕搠思句，那珂譯本以豁兒赤兀孫額不干爲句，闕闕搠思爲句，實則豁兒赤爲一人，兀孫額不干爲一人，與闕闕搠思共爲三人。觀卷八九十五千戶中有豁兒赤，有許孫，卽兀孫。又太祖敕語中以豁兒赤爲林中萬戶，以兀孫額不干爲別乞，名位各異，斷不能視爲一人。那珂氏誤從明譯句讀，以豁兒赤兀孫爲一人，乃不得不以九十五千戶中之許孫當元史之哈散納，屠敬山 河學士皆從之，於是豁兒赤事跡，亦抵牾不可解矣。

### 趙官

秘史續集（一）謂宋主爲趙官，其名稱殊不可解。余按趙官者，趙擴之音譌，乃直斥寧宗御名也。金人輒直呼宋帝之名，如呼欽宗爲趙桓，高宗爲趙構，並見紀載，其呼寧宗亦然。金史僕散揆傳云：「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場。」又云：「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又云：「如使趙擴奉表稱臣，（中略）亦可罷兵。」內族宗浩傳云：「宋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書來。」是金人每謂寧宗爲趙擴，蒙古人亦以金人所呼者呼之耳。

### 常仁卿

劉郁西使記憲宗已未，常德仁卿，從皇弟旭烈西征事。常德之名，罕見紀載。惟王禪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有題常仁甫運使西覲紀行五言律二首云：「九萬鵬搏翼，孤忠鶴使軺。功名元有數，風雪不知遙。抵北踰鯨極，維南望斗杓。胡生搖健筆，且莫詫東遊。」（自注：「五代史有胡麟陷虜記」）三策條民便，逾年致節旄。夢驚羊胛日，險歷幻人刀。碧盃堅昆異，黃金甲第高。白頭書卷裏，留滯敢辭勞。」西覲紀行，卽謂西使記也。

商務印書館  
精印  
碑帖

【秦漢碑】

- 明拓嶧山碑 四角
- 漢西嶽華山廟碑 九角
- 漢禮器碑 一元二角
- \*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三元
- \* 宋拓夏承碑 三元
- \* 宋拓漢婁壽碑 三元
- \* 舊拓漢楊伯起碑 二元五角
- \* 初拓曹景完碑 三元
- \*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三元
- 漢碑隸體舉要 一角五分
- 【魏碑】 三元
- 初拓龔龍顏碑 五角
- \* 宋拓張猛龍碑 三元
- \* 明初拓張猛龍碑 三元
- 初拓李超墓誌 二角五分
- 初拓高湛墓誌 二角五分

【隋唐碑】

- \* 初拓元公姬氏墓誌 三角五分
-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三元
- \* 宋拓皇甫君碑 二元
- 宋拓孔祭酒碑 三元五角
- \* 宋拓精印九成宮 四角
- 拓道場碑塔下舍利記 一元五角
- 【元碑】 一元
-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元八角
- 趙文太平興國禪寺碑 八角

【叢帖】

- 淳化閣帖 附碑十册 八元
- \* 晉唐帖十一種 二元八角
- 晉唐楷帖 六角
- 【晉帖】 六角
- \* 索靖書出師頌 一元
- \* 宋拓王右軍書 三元五角
- \* 宋拓蘭亭玉泉本 一元五角
- \* 宋拓蘭亭宣城本 一元
- \* 宋拓蘭亭王沈本 一元二角
- \* 相臨 一元
- \* 相臨 一元
- \* 相臨 一元
- \* 相臨 一元

【唐宋元明帖】

- 蘇東坡書蘭亭序 八分
- \* 舊拓薛刻書譜 三元六角
- 顏魯公書告身 一角
- 蘇東坡書赤壁賦 八分
- 蘇東坡書西廡詩 八分
- 蘇東坡書洞房春色賦 八分
- 蘇東坡書中山松蘿賦 八分
-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八分
- 米海岳書天馬賦 八分
- 趙文松叔夜絕交書 八分
-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角二分
- 趙文敏書急就稿附釋 一角二分
- 趙文敏書無逸文 八分
- \* 智永真草千字文 二元五角
- 祝枝山書兩魚賦 一角
- \* 精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元六角
- \*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元
- \*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元
- \*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元
-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元

宋印石均餘本版羅到為者號符\*加上名書



## 宋代之金石學（北京歷史學會講演稿）

王國維

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其在哲學，始則有劉敞歐陽修等，脫漢唐舊注之桎梏，以新意說經；後乃有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邵雍（雍）朱熹（熹）諸大家，蔚爲有宋一代之哲學。其在科學，則有沈括李誠等於歷數物理工藝，均有發明。在史學，則有司馬光洪邁袁樞等，各有龐大之著述。在繪畫，則董源以降，始變唐人畫工之畫，而爲士大夫之畫。在詩歌，則兼尚技術之美，與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徑迥殊。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致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今當就宋人對此學之功績，一一述之。

### （一）蒐集

宋初內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詔以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太樂所，參校劑量，凡十又一器。至徽宗卽位，始大事蒐集。蔡條鐵圍山叢談（四）云：「太上皇帝卽位，憲章古始，及大觀初，乃徵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獨政和間爲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固間鉅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尙古等閣，咸以貯古玉璽印，諸鼎彝法書，圖畫，咸在。」此說徽宗一朝蒐集古器事，最爲詳盡。然亦有夸誕失實處，如謂宣和博古圖之名，取諸宣和殿；又謂其成書在大觀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實不然，翟希年翰史謂：「政和癸巳秋，獲兕敦於長安，而博古圖中已著錄此敦。趙明誠金石錄謂：「重和戊戌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而博古圖已著

錄其五。又謂：「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尤奇。」而博古圖已著錄其五。然則此書之成，自在宣和五年之後。而圖中所載古器，僅五百餘，則政和六千餘器，宣和萬餘器之說，殆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印墨石刻計之。然第如博古圖之所錄，已爲古今大觀矣。其尤奇者，南渡以後，宣和殿器，並爲金人葦之而北；而紹興內府藏器，亦未嘗不富。博古圖著錄之器，見於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者，尙得十之一二。蓋金人不重視此種物，而宋之君臣，方以重值懸購古器，故北宋內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於權場。如劉敞舊藏張仲黨，劉炎於權場得之。畢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種於盱眙權場，其中八種，皆宣和殿舊物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十五年，以畢良史知盱眙軍。」而三朝北盟會編謂良史以買賣書畫古器得幸於思陵；則良史之知盱眙，當由高宗使之訪求權場古器耳。當南渡之初，國勢未定，而高宗孜孜蒐蒐古器如此；則宣和藏器之富，固自不足怪也。

然宋人蒐集古器之風，實自私家開之。劉敞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鑒，聞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呂大臨考古圖，無名氏續考古圖，王復齋鍾鼎款識以及集古金石二錄跋尾，往往於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數十。雖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數之多，則反過之。觀於周密雲煙過眼錄所記南方諸家藏器，知此風至宋末猶存矣。又觀徽宗撰宣和博古圖實用劉敞先秦古器圖，李公麟考古圖體例，則徽宗之大蒐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響實不少也。

宋人蒐集古器，於銅器外，兼收石刻。如岐陽石鼓文及秦告巫咸文，徽宗並致之宣和殿。又秦告大沈久湫文，在南京蔡挺家。告亞駝文在洛陽劉忱家。齊謝朓海陵王墓誌，在沈括家。至石刻之貴重者，雖殘石亦收之；如漢石經殘石，黃伯思謂張儵陶家有十版，張氏塔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其餘碑碣，則收藏者尙少。而蒐集拓本之風，則自歐陽修後，若曾鞏，若趙明誠，若洪适，若王厚之，咸爲一代風氣。而金石之外，若瓦當，若木簡，無不在當時好古家網羅之內，此宋人蒐集之大功也。

## （二）傳拓及著錄

宋人於金石學，不徒以蒐集爲能事，其最有功於此學者，則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爲傳拓與著錄二種。拓墨之法，始於六朝，始用



之區，而宋無名氏續考古圖，則謂之兕觥。案此器極大，而蓋作牛首形，又銘辭多云作某某寶尊彝，其爲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甚爲明白，自以宋無名氏所名爲是。又古戈戟之援，皆橫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瑤田，始於通鑑錄中詳論之。然宋黃伯思作銅戈辨，已爲此說。則宋人於古器物形制之學，實遠勝於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爲近世所不及也。至宋人說古器銘中所見姓名事實，則頗多穿鑿可笑。如見甲字，而卽以爲孔甲，見丁字，而卽以爲祖丁，其說極支離難信。然宋人亦自知之，趙氏金石錄跋中結語云：「右中結區銘與後兩器，皆藏李伯時（卽李公麟）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爲晉侯賜子產器，後得此區，又以爲晉襄公母嬴結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於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託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爲奇乎？此好古之蔽也。」後洪邁評博古圖，陳振孫評劉原父呂大臨黃伯思等議論略同。可知宋人未嘗不知其誤，亦不必盡蹈其失。至於考訂石刻，則歐趙黃洪諸家，多翔實審慎，絕無此蔽，既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

更就應用一方面言之，則宋初郊廟禮器，皆用藉崇義三禮圖之說。藉圖雖本漢人舊圖，然三代禮器，自漢已失其制。及宋時古器大出，於是陸農師（佃）作禮象十五卷，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彝器，與藉圖大異。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皆別鑄新器，一以古禮器爲式，後或鑄以賜大臣，訖於近世，猶有存者。元明以後，各省文廟禮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實自宋人始。又仁宗景祐間，李照修雅樂，所鑄鐘皆圓，與古製頗異，會官幣中，獲寶鈔鐘，其形如鈴而不圓，於是倣之，作新鐘一縣十六枚。而高若訥奉詔詳定新樂，亦據漢錢尺寸造隋書律歷志所載十五種尺上之。可見宋人金石之學，並運用於實際，非徒空言考訂而已。

#### （四）後論

由是觀之，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原其進步所以如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

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面賞鑒的，一面研究的也。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於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學復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面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學，爲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

# 國學小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尙書論略

陳柱著 一册二角

尙書爲中國文化史上最有價值而亦極不易讀之古書今作者本精備考據及西洋治學方法著爲此書關於尙書之種種困難問題得此可以解決

## 論尙書要略

錢程著 一册五角

此書一名「孔子研究」關於孔子之事蹟日常生活人格之概觀學說及其弟子等分章敘述加以批評或考證導讀者以研究論語之途徑使無玩索非易之苦

## 經今古文學

周子尚著 一册二角

此書敘述經今古文學之歷史異同及其與他學之關係雖若疏略然已括其梗概未附經今文學重要書籍示初學者以捷徑

## 經子解題

呂思勉著 五角五分

此書特點有三(一)切實舉出經說之書及其讀之先後與注論大要者不同(二)從前書籍解題多僅論全書大概此多分篇論列(三)所舉治學方法之作皆最後最確之說且皆持平之論全書所舉經子計十九種羣經及先秦諸子之異著已略具於是

## 詩經研究

謝先覺著 一册四角

書分五章(一)詩經概論(二)詩經與當時社會之情勢(三)詩經的歷史上考證(四)詩經的道德觀(五)詩經的文藝觀於三百篇作概括精闢的研究

## 詩經之女性研究

一册三角

謝賢晉著 本書係於詩經中搜舉關於古代婦女問題的資料詳加解釋批評在意義方面以詩的本義爲歸宿在藝術方面以普通而眞學的平民主義爲歸宿凡誤解及不自然的附會穿鑿行詞創定爲研究文學及考察古代風俗者之助

## 楚詞新論

謝先覺著 一册二角

共分六章(一)緒論(二)屈原歷史的研究(三)楚詞的篇目(四)楚詞的解釋(五)屈原的思想及其影響(六)楚詞評論家之評論考證確切推論新穎

## 中國八大詩人

胡國琛編 一册三角

本書所舉八大詩人爲屈靈均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白香山蘇東坡陸放翁王漁洋諸人之性情品格及其詩學之源流派別書中言之甚詳而於放翁漁洋二人尤別有創見能接近人論詩之格

## 樂府十古碎考

陸侃如著 一册四角

樂府爲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極重要之材料但歷來甚少專門研究之作即如郭茂倩之樂府詩集雖其完備而缺點尙多此書目的即在補足郭氏之缺點爲研究樂府者另圖一條新的途徑

##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謝先覺著 一册三角

這書敘述元代兩大平民文學家羅貫中與馬致遠羅代表小說界馬代表劇曲界分作兩論於二人之人格時代著作考據精詳

# 唐宋大曲考

王國維

大曲之名，始見於蔡文姬女訓曰：「琴曲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七）而詳於宋書樂志。志於清商三調平調清調瑟調下，列大曲十六，一曰東門行，二曰折楊柳行，三曰詭歌羅敷行，四曰西門行，五曰折楊柳行，六曰煌煌京洛行，七曰詭歌阿管，（一曰飛鶴行）八曰步出夏門行，九曰詭歌何管行，十曰野田黃雀行，十一曰滿歌行，十二曰步出夏門行，（一曰隴西行）十三曰權歌行，十四曰雁門太守行，十五曰白頭吟，（與權歌同調）十六曰明月。其所以名爲大曲者，則有說焉。郭茂倩曰：「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趨，有亂，有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詭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今考之宋書所載，如詭歌羅敷行注曰：「三解前有詭詞；」曲後有趨，則詭與趨均在此三解外矣。如詭歌阿管四解，詭歌何管行五解，後皆有趨，而注云：「曲前有詭，」則詭在曲外矣。又如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注云：「朝遊上爲詭，蹙迫下爲趨，」則詭與趨均在曲內。白頭吟五解，後復有亂，由是觀之，以曲之前後，有趨，有亂，故曰大曲。魏書樂志云：「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亦當類此。唐人以伊州涼州遍數多者爲大曲。宋王灼云：「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碧雞漫志卷三）沈括亦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鉦，鼙，哨，催，攔，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謂之摘遍。今之大曲，皆是裁用，非大遍也。」（夢溪筆談卷五）然則大曲之名，自沈約至於兩宋，雖淵源不同，其義固未嘗有異也。

唐時雅樂俗樂，均有大曲。唐六典注云：「大樂署掌教雅樂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樂大曲六十日，大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雅樂大曲，史無明文，唯儀鳳二年太常寺少卿韋萬石奏云：「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

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唐會要卷三十二及舊唐書音樂志）則雅樂固有大小曲矣。清樂大曲，當與宋書樂志所載者略同。而譙集大曲，則常同於魏志之大曲。今其目之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者，凡四十有六，曰踏金蓮，曰綠腰，曰涼州，曰薄媚，曰賀聖樂，曰伊州，曰甘州，曰泛龍舟，曰采桑，曰千秋樂，曰霓裳，曰玉樹後庭花，曰伴侶，曰雨霖鈴，曰柘枝，曰胡僧破，曰平翻，曰相瞻，曰呂太后，曰突厥三臺，曰大寶，曰一斗鹽，曰羊頭神，曰大姊，曰舞大姊，曰急月記，曰斷弓絃，曰碧霄吟，曰穿心盤，曰羅步底，曰回波樂，曰千秋樂，曰龜茲樂，曰醉渾脫，曰映山雞，曰吳破，曰四會子，曰安公子，曰舞春風，曰迎春風，曰看江波，曰塞雁子，曰又中春，曰甌中秋，曰迎仙客，曰同心結，皆燕樂大曲也。其詞之存於今者，有涼州歌散序三遍，排遍二遍，伊州歌排遍五遍，入破五遍。（內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九）餘如綠腰，甘州，泛龍舟，采桑，千秋樂，雨霖鈴，柘枝，突厥三臺，回波樂，均存一遍或二遍而已。

然唐之大曲，固有未盡於令欽所記者。舊唐書音樂志謂：「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善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又貞元中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凡二十五遍。（唐會要卷三十三）以宋人之名名之，謂之非大曲不可也。又如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五遍，入破六遍，大和五遍，陸州歌三遍，排遍四遍，其遍數之多，與伊州梁州無異，則亦唐之大曲也。

至兩宋大曲，宋史樂志載之甚詳。志云：「宋初置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案四十六曲，乃四十大曲之誤，說見後。）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聖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鐘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劍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鐘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綠腰，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綠腰，彩雲歸。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秋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花。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以上所載曲數，止於四十。又正平調下獨云「無大曲」，則前四十曲爲大曲無疑。樂志原文出



於文獻通考，通考正作四十大曲，六大兩字字形相近，故致訛也。陳旸樂書謂：「聖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樂書卷一百八十八）吳自牧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夢梁錄卷二十）元人猶有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之說，（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皆其確證也。至夢一梁錄又有舞四十大曲。（卷三十）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詞類有五大曲十六卷。張炎詞源有五十四大曲。而周密齊東野語謂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一類凡百餘解。（齊東野語卷十）然教坊所肄，止於四十。茲先考宋志大曲之存於今者，然後及他書耳。

### 正宮調

梁州亦作涼州。洪邁云：「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容齋隨筆卷十四）程大昌云：「涼州後遂訛爲梁州。」（演繁露卷七）新唐書禮樂志云：「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至宋猶存，王灼云：「涼州排遍，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碧雞漫志卷三）

晏幾道小山詞有梁州令二疊五十字。歐陽修六一詞有涼州令二疊一百五字，當晏詞之四疊而字句稍異。晁無咎琴趣外篇有涼州令疊韻一百字，則分作四疊，均不著宮調。王灼云：「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口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碧雞漫志卷三）則令詞亦自大曲出也。茲錄晁詞以備參考。

### 梁州令疊韻

田野間來慣，睡起初驚曉燕。樵青走掛小簾鉤，南園昨夜，細雨紅芳偏。平蕪一帶煙花淺。過盡南歸雁。俱遠。憑闌送日空腸斷。好景難常占。過眼韶華如箭。莫教越鵲送韶華，多情楊柳，爲把長條絆。清尊滿酌誰爲伴。花下提壺勸。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琴趣外篇卷一）

（附）金董解元西廂有正宮梁州纏令，元曲正宮中有小梁州，字句略同。宋宋上交近事會元云：「正宮中別有小涼州，亦曰碎宮。」

涼州」(近事會元卷四)則宋初已有此曲，或即大曲遺聲也。

正宮梁州纒令

玉漏迢迢二鼓過。月上庭柯。碧天空闊鏡銅磨。啞地聽櫺門兒響，見巫娥。

對郎羞纒無奈。靠人先要假磨。寶髻擁青螺。臉蓮香，傳說不得媚多。(董西廂卷三)

元曲南呂宮有梁州第七，必係借用他宮梁州大曲之一遍。第七者，即所謂排遍第七也。如左：

梁州第七

我雖是見宰相，如文王施禮，一頭地，雖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著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恨，陪伴我閒遊。偏宜向，梨花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鬪。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元馬致遠漢宮秋雜劇)

周密武林舊事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有四僧梁州，三索梁州，詩曲梁州，頭錢梁州，食店梁州，法事便頭梁州，四哮梁州，七本。

瀛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哭骰子瀛府，醉縣君瀛府，傾骨頭瀛府，賭錢望瀛府，四本。陶宗儀輟耕錄載宋金院本名目，有列良瀛府一本。齊天樂 宋詞正宮有齊天樂，或大曲之一遍也。如左：

齊天樂

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晚秋。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寶閒裁翦。雲窗靜掩。嘆重拂羅裯，頓疎花筍。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筍，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殘照

斂。(周邦彥清真集卷下)

中呂宮

萬年歡 宋詞有萬年歡，不著宮調。元趙孟頫有萬年歡二首，均注中呂宮，其詞平仄通叶，或大曲之一遍也。茲錄晁無咎詞以備參考。  
萬年歡

十里環溪，記當年並遊，依舊風景。綵舫紅妝，重泛九秋清鏡。莫嘆歌臺蔓草，喜相逢歡情猶勝。蘋洲畔，橫玉驚鷺，半天雲正愁凝。中  
秋醉魂未醒。又佳辰授衣，良會堪更。蚤歲功名，豪氣尙凌汝穎。能致黃金一井。也莫負鷗夷高興。別有個瀟灑田園，醉鄉天地同永。

（晁無咎琴趣外篇卷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喝貼萬年歡，託合萬年歡二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賀貼萬年歡一本。

劍器 劍器，陳陽樂書作劍氣。宋詞有劍氣近，元南曲有劍器令，或借大曲制之也。

劍氣近

夜來雨。願倩得東風吹住。海棠正妖嬈處。且留取。惜庭戶。試聽鶯啼燕語。分明共人愁緒。怕春去。嘉樹。翠陰初轉午。重簾未捲，乍睡  
起，寂寞看風絮。偷彈清淚寄煙波，見江頭故人，爲言憔悴如許。彩箋無數。去卻寒暄，到了渾無定據。斷腸落日千山暮。袁去華宣卿  
詞）

劍器令

咱每論風標。看過了多多少少。這玉容都強別箇，果然一見魂消。（見沈璟南九宮譜引古傳奇劉盼盼）

南宋雜劇有病爺老劍器，霸王劍器二本。

道調宮

梁州 參考正宮梁州。

薄媚 本唐大曲。宋董穎有道宮薄媚大曲十遍。趙以夫有薄媚摘遍一遍，其詞如左：

唐宋大曲考

道宮薄媚（西子詞）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卻興悲。不爲回頭，舊谷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印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旣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燬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施。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隳，寒雨瀟瀟，有血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冤憤剗肝脾。

第一擷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翦水，斜鬢鬆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綉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窈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欲雙娥，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是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雖令效死。奉嚴旨。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淨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眺。芳心漸搖，逸邇吳都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祟。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殷傾妲己。吳王卻嫌，肯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柔。綵鸞翻妬伊。得取次于飛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 第三哀遍

華宴夕。燈搖醉粉，蘭香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閨苑蓬壺景，盡移此地。花繞仙步，爲隨管吹。寶轡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窺虛實。叶  
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尙畏忠義。斯人旣戮，又且嚴兵卷土赴黃池。觀釁種蠱，方云可矣。

### 第五哀遍

機有神，征妓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歛兵遺。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運敗，柔荑嚮泣，不忍相拋棄。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唳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雨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鏢紅委，鶯存風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尙望論功，榮歸故里。降令曰，吳亡救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娥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始蘇，荒蕪鹿戲。

### 第七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彗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疑思。雲鬢煙鬢，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同仙騎洞府歸去，靡樞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避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會槿樂府雅詞卷上）

薄媚摘遍

桂香消，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田園。獨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休抱茱萸吟嘔。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闌。吾生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月又滿。（見趙以夫虛齋樂府，比其字句，蓋摘入破第二遍爲之。）

南宋官本雜劇有簡帖薄媚，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九妝薄媚，本事現薄媚，打調薄媚，拜褥薄媚，鄭生遇龍女薄媚八本。

大聖樂 [宋詞有大聖樂，唯周密一闕，自注云「單煞」，或卽大曲之煞衰也。其詞如左：

大聖樂

嬌綠迷雲，倦紅颺曉，嫩晴芳樹。漸午陰、簾影移香，燕語夢回，千點碧桃吹雨。冷落錦宮人歸後，記前度、蘭橈停翠浦。凭闌久，謾凝佇，風颺慵聽金縷。留春問誰最苦。奈花自無言，鶯自語。對畫樓殘照，東風吹遠，天涯何許。怕折露條愁輕別，更煙暝、長亭暗杜宇。垂楊晚，但羅袖、暗沾飛絮。（類洲漁笛譜卷一）

南宋官本雜劇有塑金剛大聖樂，單打大聖樂，柳毅大聖樂三本。

南呂宮

瀛府 參考上文。

薄媚 參考上文。

仙呂宮

梁州 參考上文。

保金枝 南宋官本雜劇有極倍保金枝一本。

延壽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黃傑進延壽樂，義養娘延壽樂二本。宋金院本名目有搭綵延壽樂一本。

黃鐘宮

梁州 參考上文。

中和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封賢中和樂一本。

劍器 參考上文。

越調

伊州 本唐大曲。宋有伊州曲，殆卽大曲之一二逼也。

伊州曲

金雞障下胡雛戲。樂極禍來，漁陽兵起。鸞輿幸蜀，玉環縊死。馬嵬坡下塵滓，夜對行宮皓月，恨最恨春風桃李。洪都方士，念君縈繫妃子。蓬萊殿裏，覓尋太真，宮中睡起。遙謝君意，淚流瓊臉，梨花帶雨，髮髻寬鬆初試。寄細合共金釵，私言徒爾。在天願爲比翼同飛，在地願爲連理雙枝。天長與地久，唯此恨無已。（陳元觀歲時廣記卷二十七）

曾季狸艇齋詩話：「洪玉交詩，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則此曲凡十二疊也。

金董解元西廂有大石調伊州袞，必大曲之袞逼，借入大石調者也。其詞如左：

伊州袞

張生見了，五魂悄無主。道不會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箇應無。膽狂心醉，作使得不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住處。忒昏沈，忒籠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摹古。少年做事，大抵多失心籠。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背後有人來，你尋思怎照顧。（董西廂卷一）

元曲小石調有伊州遍，亦其一遍也。如左：

伊州遍

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悽惶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心無箇歸著。恨馮魁趁恩奪愛，狗伴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  
任地喫就開。禁不過。更那堪晚來，暮雲深鎖。故人杳杳，長江風送，聽胡笳歷歷聲韻聒。一輪皓月朗，幾處鳴榔，時復唱和魚歌。轉無那。  
沙汀寥岸，一點漁燈，相照寂寞。古渡停棹。雙生無語珠淚落。呼僕隸，指撥水手，在意扶拖。（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載元白樸散套）  
南宋官本雜劇有領伊州，鐵指甲伊州，鬧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五本。

宋金院本名目有背廟伊州，酒樓伊州二。

石州 宋詞有石州引，如左：

石州引

薄雨催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時，恰而今時節。  
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

月。（賀鑄東山寓聲樂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趕殿石州三本。

大石調

清平樂 唐宋均有清平樂詞，字數句法相同，似與大曲無涉，不錄。

大明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土地大明樂，打球大明樂，三爺老大明樂三本。

雙調



降聖樂 曲文無考。

新水調 唐有水調歌，宋詞有水調歌頭，又曾有水調歌頭七遍，如左：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東坡樂府卷上）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繁球圖雞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鷄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生。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游冶出東城。隄上鶯花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煙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椰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雲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啞聲裏，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回家，鎮長酩酊長醒。屋上鳴鳩空闌，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牽縈。似游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憑。唯見新恩繡幕，連枝並葉，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豪輕。

排遍第四

唐宋大曲考

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弄，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聽問粉頸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皇敝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喚起，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擲揄羞面，妝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蜂首，但驚喧，白隣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圍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帶花遍

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綬，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攬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涵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

宋詞有新水令，殆就新水調中製令也。如左：

新水令

冒風連騎出金城，聞孤猿韻切，懷念親眷。爲笑徐都尉，徒誇彩繪，寫出盈盈嬌面。振旅關關，視訝園苑神仙，越公深羨。驟萬馬，侵凌轉盼，感先鋒，容放鏡，收鸞鑑一半。歸前陣慘怛，切同陪元帥恣歡戀。二歲偶爾將軍沈醉連綿，私令婢捧菱花都市尋徧。新宮聽說遊郎宴。因命賦悲歡孰敢，做人甚難，梅妝復照，傅粉重見。（宋陳元規歲時廣記卷十二載宋人詠樂昌公主詞。案此詞歲時廣記作新水令，然宋型尙覺寮雜記卷下云：「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則令亦即大曲也。）

元曲有新水令，亦是雙調，或大曲遺聲也。

雙調新水令

五方旗招展日邊霞。吟清清半張雙。鞭倦鼻銜慵踏。回首京華。一步步放不下。（元白朴梧桐雨雜劇）

南宋官本雜劇，有桶擔新水，雙哮新水，燒花新水三本。

採蓮 宋詞有採蓮令。又採蓮大曲延遍以下八遍，如左：

採蓮令

月華收，雲澹霜天曙。西征客此時情苦。翠娥執手送臨歧，軋軋開朱戶。千嬌面盈盈佇立，無言有淚，斷腸爭忍回顧。一葉蘭舟，便恁急漿凌波去。貪行色豈知離緒。萬般方寸，但飲恨脈脈同誰語。更回首重城不見，寒江天外，隱隱兩三煙樹。（柳永樂章集卷中）

採蓮（壽鄉詞）

延遍

霞霄上，有壽鄉，廣袤無際。東極滄海，縹緲虛無，蓬萊弱水。風生屋浪，鼓楫揚舲，不許凡人得至。甚幽遠，試右望金樞外。西母樓開，玉關瑤池，萬頃琉璃，雙成倩巧，方朔談諧，來往徜徉，霓裳飄飄寶砌。更希奇。

擷遍

南隣丹幄宮，赤伏顯符記。朱陵曜綺繡，箕翼炯，瑞光騰起。每歲秋分老人見，表皇家襲慶迎祺。天子當膺，無疆萬歲。北窺元冥，斗杓擁佳氣。長拱極終古無移。論南北東西，相直何啻千萬里。信難計。

入破

璇穹層雲上覆，光景如梭逝。唯此過隙綏征轡。垂象森列，昭回碧落，卓然躔度，炳曜更騰輝。永永清光燁燁。綿四野金碧爲地，蕊珠宮，

瓊玖室，俱高時。千種奇葩，松椿可比。暗香幽馥，歲歲長春，陽鳥何曾西委。

衰邁

徧此境，人樂康，挾難老術，悟長生理。盡阿祇僧劫，亦松王令，安期彭錢，盛矣尙爲嬰稚。鶴算龜齡，絳老休誇甲子。齡背翁，黃髮垂鬢，更童顏，長鼓腹，同游戲。真是華胥，行有歌，坐有樂，獻笑都是神仙，時見羣翁啓齒。

實催

露華霞液，雲漿椒醕，恣玉帶金盃。交酬成雅會。拚沈醉。中山千日，未爲長久，今此陶陶，一飲動經萬祀。陳果嶽皆是奇異。似瓜如斗壺，備三千歲一熟珍珠。旬座中，瑩如玉，爽口流涎，三儉不枉，西真指議。

衰

有珍饌，時時饋，滑甘豐膩。紫芝煖煌，嫩菊秀媚。貯瑪瑙琥珀精器。延年益壽莫饑。人間烹飪徒費。休說龍肝鳳髓。動妙樂仙音鼎沸。玉簫清，瑤瑟美，龍笛脆。雜遝飛鸞花煙上，趁拍紅牙，餘韻悠揚，竟海變桑田未止。

歌拍

其間有洞天侶，思遊塵世。珠葆搖曳。華表真人，清江使者，相從密議。此老遊嬉，我輩應須隨侍。正舉步忽思同類。十八公，方簪壑，宜邀致。夙駕星言，人爭圖繪。竭來鄞山雨水。因此崇成，四明里第。

敘衰

吾皇喜光寵無二。玉帶金魚榮貴。或者疑之。豈識聖明，曾主斯鄉，管相與繡絳膠漆，何可相離。今日風雲合契。此實天意。吾皇聖壽無極。享燕葵千載相逢，我翁亦昌熾。永作昇平上瑞。（史浩鄞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唐輔探蓮，雙哮探蓮，病和探蓮三本。

小石調

胡渭州 曲文無考。惟姜夔醉吟商小品云：「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漢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絃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琵琶中

之醉吟商胡渭州，不知視大曲之胡渭州如何，要足窺其一二也。其詞如左：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南宋官本雜劇，有趕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銀器胡渭州，看燈胡渭州四本。

嘉慶樂

歌指調

伊州 參考上文。

君臣相遇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裴航相遇樂一本。

慶雲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進筆慶雲樂一本。

林鐘商

賀皇恩

南宋官本雜劇，有扯籃兒賀皇恩，催妝賀皇恩二本。

泛清波 宋詞中尚有摘遍一遍，如左：

泛清波摘遍

催花雨小，著柳風柔，都是去年時候好。露紅煙綠，儘有狂情鬪春早。長安道。秋千影裏，絲管聲中，誰放艷陽輕過了。倦客登臨，暗惜花

光陰恨多少。楚天渺。歸思正如亂雲，短夢未成芳草。空把吳霜鬢華，自悲清曉。帝城杳。雙鳳舊約全虛，孤鴻後期難到。且趁朝花夜

唐宋大曲考

月，翠樽顛倒。（晏幾道小山詞）

南宋官本雜劇，有能知他泛清波，三釣魚泛清波二本。

胡渭州

中呂調

綠腰 亦作六么。宋詞有六么令，如左：

六么令

澹煙殘照，搖曳溪花碧。溪邊淺桃深杏，迤邐染春色。昨夜扁舟泊處，枕底當灘宿。波聲漁笛。驚回好夢，夢裏欲歸歸不得。展轉翻成無寐，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媚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爲深情密愛，不忍輕離拆。好天良夕。鴛韓寂靜，算得也應暗相憶。（柳永樂章集卷

下）

又吳文英有夢行雲一闋，自注云：「卽六么花十八。」則爲大曲之一遍，無疑也。其詞如左：

夢行雲

簾紋皺縠。朝炊熟。眠未足。青奴細膩，未拚珍珠斛。素蓮幽怨，風前影，搔頭斜墜玉。畫闌枕水，垂楊梳雨，青絲亂，如乍沐。嬌笙微韻，晚蟬亂秋曲。翠陰明月，勝花夜，那堪春去速。（吳文英夢窗丁稿）

元曲有六么序，金董西廂有六么實催，六么遍，皆在仙呂宮。必係大曲原聲，借入他宮者也。其詞如左：

（六么序）兀的不消人魂魄，轉人眼光。說神仙，那的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瓊瑤丁當。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強。則除是鐵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元關漢卿玉鏡臺雜劇）

（六么實催）情懷轉難存濟，勞心如醉。也不吟詩課賦，只恁昏昏睡。纔合眼忽聞人語，啞地門開，卻見薄情種，與夫人來這裏。

著他方言語，把人調戲，不道俺也，識你這般圈圓，慢長吁氣空垂淚，念向日春宵月夜，回廊下，恁時初見你。

（六么遍）向花陰底潛身立。漸審聽多時，方見伊端的。腰兒稔膩。裙衣翡翠。料來春困把湖山倚。偏疑沈香亭北太真妃。好多嬌媚諸餘美。遂對月微吟，各有相憐意。幽情未已。忽睹侍婢，諸伊歸去朱門閉。堪悲。只怨阿母阻佳期。（董西廂卷三）

南宋官本雜劇，有爭曲六么，扯擱六么，教聲六么，鞭帽六么，衣籠六么，厨子六么，孤奪旦六么，王子高六么，崔護六么，骰子六么，照道六么，鴛鴦六么，大晏六么，驢精六么，女生向外六么，慕道六么，三偌慕道六么，雙擱哮六么，趕厥夾六么，羹湯六么，二十本。

### 南呂調

綠腰 參考上文。

罷金鉦 南宋官本雜劇，有牛五郎罷金鉦一本。

### 仙呂調

綠腰 參考上文。

綵雲歸 宋詞有綵雲歸，入中呂調，或亦大曲之一遍，移入他調者也。如左：

### 綵雲歸

荷皇向晚艤輕航。卸雲帆水驛漁鄉。當暮天霽色如晴畫，江練靜皎月飛光。那堪聽遠村羌管，引離人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堪傷。朝歡暮散，被多情賦與淒涼。別來最苦襟袖，依約尚有餘香。算得伊鴛衾鳳枕，夜永爭不思量。牽情處，唯有臨歧一句難忘。

（柳永樂章集卷中）

南宋官本雜劇，有夢巫山彩雲歸，青陽觀碑彩雲歸二本。

### 黃鐘羽

唐宋大曲考

千春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禾打千春樂一本。

般涉調

長壽仙 宋詞有長壽仙促拍，促拍疑六曲中之催拍也。董西廂有般涉調長壽仙袞，則大曲之袞逼也。

長壽仙促拍（大母生辰）

舜德日輝光，正初冬盛期，東朝喜。誕生時，向彤閣清淨均化，有自然和氣。長生久視，金殿熙熙宴瑤池。 棹衣俱侍玳筵啓，花如錦，耀朝輝。太平際，天子天下養，共瞻誠意。南山度祝，億萬同歲。（曹叅松隱詞卷一，又有一闕，字數不同。）

長壽仙袞

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母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 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春的髡囚，怎敢把爺遼拗。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兒故來相惱。（董西廂卷二）

趙孟頫有道宮仙長壽詞，恐亦大曲之一逼移入他宮者也。

長壽仙（道宮聖節）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煙。翠光覆禁苑。正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萬國會朝，喜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社如山如川。應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與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

（趙孟頫松雪齋詞）

南宋官本雜劇，有打勤長壽仙，借賣旦長壽仙，分頭子長壽仙三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諱老長壽仙，扶麪長壽仙二本。

滿宮花 五代詞有之，宋無考，文獻通考作滿宮春。

正平調



無大曲

以上十八調四十大曲中，唯薄媚十遍，新水調七遍，採蓮八遍，尙具體段；餘唯梁州第七，大聖樂單煞，伊州袞，伊州遍，水調歌頭，泛清波摘遍，六么花十八，六么序，六么實催，六么遍，長壽仙袞，可確證爲大曲之遺。他詞之與大曲同名者，亦或由大曲出。蓋大曲本教坊傳習，曾慥樂府雅詞序所謂九重傳出者，其傳於民間者，或止一二遍。故文人倚聲，恆出於此。王灼謂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自首至尾一一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則在當時且然，今日之殘佚，固不足怪。陳暘云：「今之大曲，以譜字記其聲，析慢既多，尾徧又促，不可以辭配焉。」（樂書卷一百五十六）是大曲固不盡有辭。今譜字既亡，而辭之可徵者，亦僅止於此，則雖寸璣片羽，可以旁證大曲者，安得不收拾而存之也。

然宋時大曲，實不止此，故有五十大大曲五十四大曲之目。而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且多至百餘解。（此解字或以曲言，非古樂府所謂解也。）宋史樂志謂太宗洞曉音律，凡制大曲十八，正宮平茸破陣樂，南呂宮平晉普天樂，中呂宮大宋朝歡樂，黃鐘宮宇宙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鐘商大惠帝恩寬，歇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調文興禮樂歡，仙呂調齊天長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中呂調一斛夜明珠，黃鐘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以上十八大曲，蓋無一傳者。

樂志又載：「雲韶部，所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慶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泛清波，六曰商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仲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線歸。」按上十三曲中，十曲與教坊部所奏同，唯普天慶壽大定樂喜新春三曲，爲教坊所無，均無可考。又龜茲部亦有三十六大曲，則並其曲名而亡之矣。

此外宋大曲之可考者如左：

熙州 商調大曲。(清真集)洪邁云：「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容齋隨筆卷十四)熙州亦作

氏州。周邦彥片玉詞有氏州第一，毛晉所藏清真集作熙州摘遍，蓋熙州之第一遍也。

氏州第一 (商調)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雁，天角孤雲縹緲。宮柳蕭疎甚，尙挂微微殘照。景物關情，川途換目，頓來催老。  
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最覺繁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舊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清真集卷下)

又張先有熙州慢詞如左：

熙州慢

武林鄉占第一湖山，詠畫爭巧。鷺石飛來，倚翠樓煙靄，清猿啼曉。況值禁垣，師師惠政，流入歡謠。朝莫萬景，寒潮弄月，亂峯回照。天  
使尋春不早。併行樂，免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肉聲長調。瀟湘故人未歸，但目送遊雲孤鳥際天杪。離情盡寄芳草。(鮑廷博張  
先子野詞補遺上)

南宋官本雜劇有遊鼓兒熙州，幣駝熙州，二郎熙州三本。

降黃龍 黃鐘宮大曲。(董西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較耕錄皆同。張炎云：「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又曰：「大曲降黃  
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詞源卷下)董西廂及元  
曲均有降黃龍袞如左：

董西廂

那相國夫人，探看了張君瑞，便假若鐵石心腸應粉碎。子母每行不到窗兒西壁。只聽得書舍裏一聲仆地。是時三口兒，轉身卻往

書幃內。驚見張生掉在牀腳底。赤條條的不能收拾身起。口鼻內悄然沒氣。（董西廂卷三）

南宋官本雜劇，有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柳玘上官降黃龍，入寺降黃龍，偷標降黃龍五本。宋金院本名目有擲屢降黃龍一本。

柘枝 本唐大曲，至宋猶存。沈括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夢溪筆談卷五）鄧峯真隱漫錄所載柘枝舞，首吹柘枝令，次吹射雕遍，連歌頭，次吹采眉遍，次吹撲蝴蝶遍，次吹畫眉遍，除柘枝令及歌頭外，均有聲無辭。宋詞有撲蝴蝶，或即其中一遍也。畫眉遍或即畫眉序。方成培云：「曾見米元暉自書所作畫眉序詞真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香研居士詞塵卷四）米詞未見，今錄南曲畫眉序，亦足供參考也。

### 歌頭

□人奉聖□□朝□□□□□主□□□□□留伊。得荷雲戲。幸遇文明堯階上太平時□□□□何不能歲□征舞柘枝。

### 柘枝令

回頭下望塵寰處。喧畫堂簫鼓。整雲鬢搖曳青綃，愛一曲柘枝舞。好趁華封盛祝，笑共指南山煙霧。蟠桃仙酒醉昇平，望鳳樓歸路。

（鄧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大曲）

### 撲蝴蝶遍

分敘箱髻，洞府難分手。離腸短闕，啼痕冰舞袖。馬嘶霜滑，橋橫路轉，人依古柳。曉色漸分星斗。怎分割。心兒一似傾入離愁萬千斗。

垂鞭佇立，傷心遺病酒。十年夢裏嬋娟，二月花中葢。春風爲誰依舊。（宋呂濱老聖求詞）

### 畫眉序

與民歡慶，賁元宵廣排筵會。簪纓珠履，貴戚三千。座列著公子王孫，簇擁處嬌娥粉面。太平無爭人樂業，黎民盡歌歡宴。（明徐叔回

八義記

惜奴嬌 洪邁夷堅志：「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如左：

其一

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視瞿塘千載，滌滌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閒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欲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閒時，只恁畫堂高枕。（枕字失韻，疑誤）。

瑤臺景第二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雲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定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

蓬萊景第三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涉。有珍珠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修心，欲觀游，亦非大段容易。下俯浮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合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

勸人第四

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宦瞬息耳。泛水輕瀉，霎那間難久立。畫燭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個良方第一。

王母宮食蟠桃第五

方結實盤螿，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餌服一粒。令我延壽萬歲。堪笑東方，便啓私心盜餌。使宮中仙

伴遞，互相尤殫。無奈變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

#### 玉清宮第六

紫雲絳綺，高擁瑤砌。□光中無限部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與，高上真仙盡退。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

#### 扶桑宮第七

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鑿子瑤池。朱闌外乘風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掛。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卻乘鸞車鳳翼。

#### 太清宮第八

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官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徧侍。奉勅宣言，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尚依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

#### 歸第九

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燈。千萬頻修己，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愛耳。雖改易之愁何畏。（夷堅乙志十三）

案宋詞有惜奴嬌，見晁補之琴趣外篇諸集。此篇衍爲大曲，而並無散序排遍入破之名，疑不知大曲者，依倣爲之也。

霓裳 霓裳，唐人謂之法曲，不云大曲。所以謂之法曲者，以其隸於法曲部而不隸於教坊故。然由其體製觀之，固與大曲無異也。唐之霓裳，散序六遍，中序以下十二遍。而宋王平牘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作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六遍，正擷入破，虛擡袞，實擡袞，歇拍，殺袞。（碧雞漫志卷三）再加以散序六遍，中序前三遍，當得二十遍，與唐之十八遍異，唯萎瓌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

八闕，（白石道人歌曲卷三）與齊東野語所記樂府混成集中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每遍二段，則三十六段，卽十八遍也。）猶是闕元遺曲，今唯存中序第一耳。

霓裳中序第一

亭皋正望極。亂落江蓮歸未得。多病卻無氣力。況紈扇漸疎，羅衣初索。流光過隙。歎杳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簾淡月，彷彿照顏色。幽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沈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流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臥酒壚側。

（白石道人歌曲卷三）

傾盃 唐書禮樂志：「元宋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一曲多至數十曲，似亦唐大曲也。宋詞仙呂宮，大石調，林鐘商，黃鐘羽，散水調，均有傾杯樂；林鐘商又有古傾杯。（柳永樂章集）句讀字數均不同，宮調既殊，自非一曲中各遍。唯陳元觀歲時廣記所載傾杯序，共四登，觀其體製，極似大曲，且用以敘事，尤與當時大曲爲近也。

傾盃序（詠王勃事）

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嘗隨舊遊江渚。偶爾停舟寓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閒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回歸路。遇老叟坐於磯石，貌純古。因語。□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晌方悟。子有清才，幸對滕王高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慮。迢迢仗清風去。到筵中，下筆華麗如神助。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坐覺生怒。報云落霞並飛孤鷺，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閻公棗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鳳佩玉，鏘鏘罷歌舞。棟雲飛過南浦。暮簾捲向西山雨。閒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名，在於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歲時廣記卷三十五）

法曲 宋詞小石調有法曲獻仙音，又有法曲第二。柳永樂章集二詞同在一卷中，知非一調。又字句雖略同，而用二名，知又非一遍也。殆亦霓裳之類。

（法曲獻仙音）追想秦樓心事，當年便約，于飛比翼。每恨臨歧處，正攜手，翻成雲雨離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頓輕擲。慣憐惜。饒心性，鎮厭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早是乍清減，別後忍教愁寂。記得盟言，少孜煎，剩好將息。遇佳景臨風對月，事須時恁相憶。

（法曲第二）青翼傳情，香徑偷期，自覺當初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歡笑。怎生人間好事到頭少。慢悔懊。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得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消耗。以此繁牽，等伊來自家向道。泊相見喜歡存問，又還忘了。

南宋官本雜劇有琵琶法曲、孤和法曲、藏瓶兒法曲、車兒法曲四本。

望瀛 道調宮法曲。（宋史樂志）葛立方云：「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韻語陽秋）則亦大曲之類也。

宋金院本名目，有望瀛法曲一本。

清和樂 書錄解題云：「家晏集五卷，末有清和樂十八章。」（卷二十一）宋陳亞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鑿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一）遍數至多，亦大曲也。

此外宋詞之以序偏中腔名者，如哨遍爲啼序，當亦爲大曲中之一遍。徵招調中腔，鈿帶長中腔亦然。而徵招鈿帶長，或亦大曲名也。

大曲各疊，名之曰遍。遍者，變也。古樂一成爲變。周禮大司樂：「樂有六變八變九變。」鄭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賈疏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是也。」舞亦有變。馬端臨曰：「舞者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禦，一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成謂之變。」（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五）如唐之聖壽舞，十六變而畢。（同上）並杜佑通曲卷一百四十六）而他舞如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元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舊唐書樂志）或云變，或云遍，知此二字，因音同而互用也。大曲皆舞曲，樂變而舞亦變，故以遍名各疊，非偶然也。

大曲各遍之名，唐時有散序，中序，（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一霓裳羽衣舞歌）排遍，入破徹。（樂府詩集卷七十九）中序一名拍

序，即排遍。微卽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沈括謂大遍有序引歌，甌嗗嗗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王灼謂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實，實催，袞，袞，袞，拍煞，袞。沈氏所列各名，與現存大曲不合，其義亦多不可解。集韻：「甌，悉合切。」又「鞞，息合切。」二字音同。沈氏之所謂甌，卽王氏所謂鞞，義均未詳。嗗以肴酒得名。葉夢得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嗗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石林燕語卷五）程大昌云：「乾道丙戌內宴，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析盞間，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罷酒。（罷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辨。（中略）予按李涪刊誤，罷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罷合作碎，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李正又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宋書樂志，罷，屈破也。碎，音蒼憤反。碎，吹聲也。今既呼樂，伶飲，則於碎嗗，有聲，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碎爲罷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中略）名賢詩話間，適門載王仁裕詩：「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嗗。後押朝鳥夜免催，則嗗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總交趾事跡，嗗酒逐歌，總本朝人，其言嗗酒，卽國初猶用唐語也。」（演繁露卷十一）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謂之綏酒，亦音同之誤。嗗之名遍，常由此。嗗義未詳。宋史樂志：「政和三年五月，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嗗笛逐鼓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嗗當如嗗笛之嗗，然義不可知。宋詞般涉調有嗗遍，大曲無聞。催擷袞破，則現存大曲皆有之。中腔踏歌，武林舊事述：「聖節儀，第二盞賜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盞歌板唱踏歌。」（卷一）夢梁錄所載次序稍異：「第一盞進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至再坐第八盞，歌板色長唱踏歌，中間間以百戲雜劇大曲等。」（卷三）愚意嗗嗗中腔踏歌，未必爲大曲之一遍，沈氏殆誤以大宴時所奏各樂均爲大曲耳。惟王灼所言，皆與現存大曲合，然擷後尙有延遍，虛催後尙有袞遍。宋無名氏草堂詩餘注：「今樂府諸大曲，凡數十解，於擷前則有排遍，擷後則有延遍。」（草堂詩餘卷四東坡水龍吟注）然史浩探蓮延遍，在擷遍前，則次序固無定矣。實催之前，尙有袞遍。董穎薄媚，史浩探蓮，皆然。張炎所謂前袞是也。實催後之袞遍，則炎所謂中袞，並煞袞爲三。灼記王平寬裳，亦有三袞，則虛催下必漏袞遍二字。至其名義，亦不可詳。排遍或以非一遍，故謂之排。擷字，字書罕見，唯陳鵠耆舊續聞云：「取銅沙鑿於石上擷擊。」（卷四）則或取擷擷之義。周密癸亥雜識後集載，德壽宮舞譜五花兒



舞，有踢撿擷繫擗梓諸名，則亦舞中之一節。因以名其遍者入破，則曲之繁聲處也。（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虛催實催，均指催拍言，故董穎薄媚實催作催拍。袁義亦未詳。劉克莊後村別調賀新郎詞云：「笑煞街坊拍袞；」則袞則當就拍言之。排遍又謂之歌頭。水調歌頭，卽新水調之排遍也。而大曲之遍數中，有注花十八花十六者，王灼云：「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碧雞漫志卷三）張炎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或不併花拍計之。曾布水調歌頭中有帶花遍，蓋亦用花拍也。顧大曲雖多至數十遍，亦只分三段，散序爲一段，排遍擷正擷爲一段，入破以下至煞袞爲一段。宋仁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自排遍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以後侵亂矣，至此鄭衛也。」（王鞏隨手雜錄）此其證也。

至大曲之淵源若何大曲之名，雖見於沈約宋書，然趙宋大曲，實出於唐大曲。而唐大曲，以伊州涼州諸曲爲始，實皆自邊地來也。程大昌曰：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或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待漢魏清商之樂，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舞，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演繁露卷七）程氏此說，實誤解唐會要，而不知西涼非清樂，涼州又非西涼也。隋書音樂志：「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是清樂自清樂，西涼自西涼也。西涼自爲樂部總名，而涼州則爲曲名。西涼樂始於呂光，而涼州則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則西涼自西涼，涼州亦兩不相涉也。釋氏之言，全無是處。若胡渭州伊州，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同上）則唐之大曲，其始固出自邊地，唯遍數甚多，與清樂中之大曲同，故名以大曲耳。實與沈約書中之大曲無涉也。此外唐大曲如柘枝，（新唐書西域傳曰，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時。）突厥三臺，龜茲樂醉渾脫，（宋史樂志文獻通考有醉胡勝脫，疑卽于闐之對音。）尤明示其所自出，餘亦恐借胡樂節奏爲之。姜夔大樂議云：「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

（此說誤也。大食小食亦作大石小石。唐書地理志：「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闕境之胡蘆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大石小石當由此二城得名。殷涉隋志作殷贍，又與大石小石均爲調名。而伊州石州甘州，則曲名，不得混合爲一也。）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卽降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衰者，皆胡曲耳。」（宋史樂志）此足以知大曲之所自出矣。

大曲皆舞曲也。洪适盤洲集有薄媚舞，降黃龍舞，史浩鄧峯真隱漫錄有採蓮舞諸名。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惟一二獨逸，但以手袖爲容，跣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鶯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登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鼙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變態百出。」（樂書卷一百八十五）歐陽永叔所謂入破舞腰紅亂旋者是也。然宋時舞曲，不止大曲，凡轉踏之類皆是。轉踏據樂府雅詞所載，祇調笑，九張機二種。然王灼謂世有般涉調拂霓裳，石曼卿取作傳踏。而鄧峯真隱漫錄中之太清舞花舞漁父舞，太清舞用太清歌，花舞用蝶戀花，漁父舞用漁家傲，均登數曲而成，而無排遍入破之名，此亦轉踏之類。洪适之漁家傲，則有破子，其字數句法與本詞無異。毛滂東堂詞之調笑破子亦然。以其合數曲而成一曲，故曾慥置之於大曲之後。（今雅詞雖載在大曲前，然據慥序則當在後。）史浩徑編於大曲中，其實與大曲無涉。若侯鯖錄之商調蝶戀花，則又諸宮調傳奇（如今之彈詞）之類，並非舞曲矣。

宋志教坊四十六曲，旣得證其爲四十大曲之誤，於是大曲之名較然可數，然後知武林舊事輟耕錄所載之宋金雜劇院本，其爲大曲者，十得二三焉。又知此種雜劇，與會布之水調歌頭，董穎之薄媚，不甚相遠也。顧大曲動作，均有節度，與戲劇之自由動作，不能相容。而宋時戲劇散見於小說者頗多，皆隨時隨地，漫作諧諷，均與歌曲無涉。然則二者如何合併，又其合併在於何時，此今日所當研究者也。

宋之大曲雜劇，用於春秋聖節三大宴。陳旸樂書云：「諫時皇帝四舉樽，樂工道詞以述德美，詞畢，再拜，乃合奏大曲，五舉爵，琵琶

工升殿，獨奏大曲，曲上，引小兒舞伎，閒以雜劇。」（樂書卷一百九十九）是奏大曲與進雜劇，自爲二事。宋史樂志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及宋人文集中樂語次序，大略相同。故二者合併，必在以大曲詠故事之後。而以大曲詠故事，見諸紀載者，以王子高六么爲始，此曲實始於元豐以前。（朱彥萍洲可談卷一）曾布水調歌頭，與葛守誠四十大曲皆北宋之作也。然其盛行，當在南渡後。洪适盤洲集中之句降黃龍舞，句南呂薄媚舞，其曲詞雖不傳，然就句除詞觀之，不獨詠故事，而抑且搬演之矣。其句詞如左：

句降黃龍舞

伏以玳席接歡，杯澆東西之玉。錦茵喚舞，釵橫十二之金。咸駐目於垂螺，將應聲而曳繭。豈無本事，願吐妍辭。

答

盼流席上，發水調於歌唇。色授裾邊，屬河東之才子。未滿飛鷄之願，已成別鶴之悲。折荷柄而愁縷無窮，翦鮫綃而淚珠難買。因成絕唱，少相清歡。

遣

情隨杯酒滴郎心。不忍重開翡翠衾。封卻軟綃看錦水，水痕不似淚痕深。歌罷舞停，相將好去。

句南呂薄媚舞

羽觴葦布，洽主禮於良辰。翠袖弓彎，奏女妖之豔唱。游絲可倩，本事願聞。

答

踏軟塵之陌，傾一見於月窟。會采蘋之洲，迷千嬌於楚夢。且蛾眉有伐性之戒，而狐媚無傷人之心。既吐豔於幽園，能齊芳於節婦。果六尺之軀，不庇其伉儷。非三寸之舌，可脫於艱難。尙播遺聲，得塵高會。

遣

獸質人心水雪膚。名齊節婦古來無。纖羅不脫西州路，爭得人知是豔狐。歌舞既闌，相將好去。（盤洲集卷七十八）

史浩之劍器舞，亦演故事而敘述甚詳，雖非大曲全遍，亦足以資參考也。

劍舞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竹竿子勾念畢，樂部吹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

熒熒巨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塔掀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寶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遺豺狼滅。

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二人分立兩邊，別兩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果，竹竿子念：

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既振，天命有歸。景勢雖盛於過腫，度德難勝於隆準。鴻門設會，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賈勇，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顰，廻旋宛轉。雙鸞奏技，四座騰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榻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榻上，竹竿子念：

伏以雲鬟聳蒼壁，霧縠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握青蛇而的皪。花影下游龍自躍，錦榻上踏鳳來儀。軼態橫生，瑰姿謫起。傾此入神之技，誠爲駭目之觀。巴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雅態，以洽濃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衍之勢。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徹，竹竿子念：

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醉一觴。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翠帝騰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含晴光。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念了，二舞者出隊。（鄧峯真隱漫錄卷四十六）

大曲與雜劇二者之漸相接近，於此可見。又一曲之中演二故事，東京夢華錄所謂雜劇入場，一場兩段也。惟大曲一定之動作，終不足以表戲劇自由之動作。唯極簡易之劇，始能以大曲演之。故元初純正之戲曲出，不能不改革之也。

# 東 方 雜 誌

第 二 十 五 卷 第 一 號 目 要

國際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	育 幹
德奧合邦問題	育 幹
又一華僑慘殺案	育 幹
第六屆全美大會開幕	育 幹
法美非戰條約	幼 雄
我們需要和平	愈 之
中國最近之政制問題	樓 桐 孫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	高 一 涵
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	武 培 幹
英國勞動黨與自由黨政見之比較	俞 頌 華
東方與西方	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的概觀 中國人口問題 中國地復與歐洲之地位 中國地利問題
新創化論	張 東 蓀
回教入中國史略	陳 垣
種族平等之科學的論證	范 錡
文學觀念與含義之變遷	郭 紹 虞
新語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 日本海鄉之鬧元宵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爾 文學與年齡
林語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 科學的奇跡
班四姑娘(小說)	米 星 如
餓(小說)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第 二 十 五 卷 第 二 號 目 要

國際

日本議會突被解散與總選舉	育 幹
前之形勢	育 幹
英國近來的對華政策	育 幹
印度憲法自主運動的激昂	育 幹
亞爾薩斯勞倫的自治運動	頌 華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	高 一 涵
與委員會制	高 一 涵
第四次國際裁兵預備會議之經過及其前途之預測(日內瓦通信)	補 拙
三民主義與合作主義	壽 勉 成
東方與西方	張伯倫的對華外交演說 日本之滿蒙經濟政策 日帝國主義的新工具 訓政時期的新土耳其
洪範疏證	張 伯 倫 堀 江 露 一 密 勒 氏 陶 百 川
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	劉 節
毒瓦斯	華 林 一
新語	兩個老教授得了和平獎金 蘇俄戲劇與蘇俄劇場 美人之賭博之國 放浪不羈的東埔塞國王 十字謎之心理
林語	動物實在會笑 海底的寂靜世界
夢的憧憬(小說)	適 夷
餓(小說)	俄國賽米諾夫著(續) 傅東華譯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 東南大學叢書

## 中國文學史綱

顧實著 第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中國文學定義不明作品復極繁瑣是適用科學方法將文學境界劃清內敘歷史法傳記法而參以公平合理之批評將中國古今文學之變遷及其關於文學之背景與社會時勢個人特性將來應當如何革新以合世界人類藝術之美化等固不提綱挈領敘述

### 中國文字學

顧實著 一元二角

書分三章(一)文字之由來(二)文字之變遷(三)文字之標通用科學的方法為系統之研究千年來幾多小學家衝突反對之說已概括無遺

### 諸子通誼

陳鐘凡著 五角

全書計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二篇原始流別中卷五篇原道原名訂法述墨明儒下卷三篇正名論性開列討論諸子學術之源流蘇變純駁隆污為研究國學者所必讀之書

### 漢藝文志講疏

顧實著 八角

漢書藝文志為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清儒金榜謂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其價值可見歷代學者為本書考證注釋者甚衆顧先生更有所發揮別創著為此編不僅為讀漢藝文志者所必備亦可供治目錄學者之參考

### 修學指導

鄭崇海編 一冊 三角五分

編者根據教育原理參以所見今日學生修學情形著為是書於科學社會學科藝術數學國文英文各項修學方法論列精詳並附考試預備指導及考試指導等篇學者悉心揣摩自收事半功倍之效

### 古書讀校法

陳鐘凡著 一冊 五角

讀校古書良非易易是編備具方法論次周詳即於古書之體制分類以及讀古書之旨趣亦詳加討論足為治國學者之嚮導後附治國學書目約五百種舉其版本別其次最尤便學者購求

# 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

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先生生於浙江海寧州城內雙仁巷之私第。

先生諱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王氏先世籍開封。遠祖稟，宋靖康中，以總管守太原，城陷死，贈安化郡王。孫沆，隨高宗南渡，賜第饗官，遂爲海寧人焉。先生高祖建臣，國學生，馳封朝議大夫。曾祖溶，國學生。本生曾祖瀚，國學生。祖嗣鐸，國學生。本生祖嗣旦，國學生。父乃譽，字與言，號尊齋。值亦楊之亂，棄儒而賈，於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辭。著游月錄十卷，娛廬詩集二卷。母凌孺人，同邑三里橋凌岫雲先生之六女。凌孺人生子女各一，先生其仲也。

四年戊寅二歲。

五年己卯三歲。

六年庚辰四歲。

九月十四日凌孺人病卒。時先生甫離襁褓，姊蘊玉亦僅年九歲，賴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提攜撫養，至於成立。

七年辛巳五歲。

八年壬午六歲。

九年癸未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傅於鄰塾潘紫貴（綬昌）先生處。

十年甲申八歲。

十一年乙酉九歲。

是歲尊齋公娶同邑葉硯耕先生女爲繼室，時尊齋公年已三十八歲矣。

十二年丙戌十歲。

是歲移家西門內周家兜新屋。

十三年丁亥十一歲，

正月二十六日大父嗣鐸公病卒。

是月更從邑人庠生陳壽田先生讀。

案先生三十自序云：「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爲兒時所不喜外，其餘之書，晚自塾歸，每泛覽焉。」云云，當是是時事。是歲尊齋公自江蘇溧陽縣署遊幕歸，居喪不出，夜課先生讀，並自攻金石書畫。

四月弟國華（字健安，後字哲安）生。

十四年戊子十二歲。

十五年己丑十三歲。

十六年庚寅十四歲。

十七年辛卯十五歲。

十八年壬辰十六歲。

六月入州學。

朱逢辰 海寧州采芹錄（下）云：「光緒十八年壬辰歲試，爲陳宗師（彝）題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間雨集，



夜歸讀古人書生，」第二十一名王國維（靜庵）」

是歲始讀前四史，兼治駢散文。

自序云：「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爲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散文，用力不專，略形似而已。」……

十九年癸巳十七歲。

二月赴杭垣，應科試不售。

陳守謙祭文云：「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

十一月，姊適同邑庠生陳達（汝聰）

二十年甲午十八歲。

是歲中日開塾，先生始知世有新學。

自序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貲供遊學，居恆快快。」……

二十一年己未十九歲。

二十二年丙申，二十歲。

十月二十四日，夫人莫氏來歸。夫人爲同邑春富廡鎮莫寅先生孫女，世業商。

二十三年丁酉，二十一歲。

三月爲同邑陳枚（汝楨）權家塾。

八月赴杭垣應鄉試，又不售，歸就館於同邑沈冕甫（冠英）家。

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二歲。

是時錢塘汪穉卿舍人（康年）創時務報於上海，邀上虞許默齋孝廉司書記，借先生爲之代。先生於正月抵滬就事，所得資甚微。時上虞羅叔言先生（振玉）方創農學社，遂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乃以私貲設東方學社於新馬路之梅福里。聘日本藤田劍峯（豐八）博士爲教授。五月朔，學社開學，先生請於館主，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聽講之外，絕少自修之暇。時同學僅六人，羅先生偶於其同舍生扇頭，讀先生詠史絕句有「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之句，乃大異之。月末甄別，先生與嘉興沈听伯（絃）山陰樊少泉（炳清）皆在不及格之列，羅先生爲言於藤田博士，仍許入學。六月，病足歸里，數月而愈。秋後至滬，時務報已停版，羅先生仍使先生治社中庶務，而免其各費，至是乃得專力於學。（參自序及羅先生撰傳。）

編年詩 雜詩二首（四月見外集卷二）

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三歲。

時學社以人多地隘，乃移製造局前之桂墅里。羅先生任先生爲學監，同學多與之不洽，遂罷職，而致月廩如在職時。

是歲先生始從日人田岡佐代治君讀歐文。

自序：「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文集中，有引汗德（Kant）叔本華（Schopenhauer）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隔膜，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而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及英文。其時擔任數學者，卽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嘗不自笑也。」……

十月長子潛明（字伯深）生。

是時（戊戌己亥間）龜甲獸骨文字出土於河南安陽縣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水三面環之，卽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者也。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售之福山王文敏公（懿榮），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詳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

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文中）

編年詩 嘉興道中一首 紅豆詞四首 題梅花畫簃一首 題友人三十小象一首 雜感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二十六年庚子，二十四歲。

學社因兵事提前畢業，秋開學社遂停。先生畢業後，即返里。後又赴滬，仍主羅先生家。羅先生請譯農報，先生自謂譯才不如沈君昕伯，乃讓沈任之。

是歲先生仍努力治歐文。

自序：「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余之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為度，不能者稍置之」……

是歲，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Sir Anand Mohan 1862—）訪古於我和闐，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等以歸。

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五歲。

羅先生時主武昌農學校。春，招先生與樊君少泉往任譯授。秋，羅先生謝校事。會北亂稍定，羅先生助以貲，使留學日本。先生從藤田博士之介，入東京物理學校肄業。又因博士之勸，擬專修理科。乃以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參羅傳及自序。）

二十八年壬寅，二十六歲。

二月次子高明（字仲開生）。

先生在校頗以幾何學為苦。夏間病腳氣，羅先生勸之返國。返國後，仍主羅先生家。時盛宣懷為南洋公學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之謙吉里。羅先生被任為校長，先生即為校之執事。暇更從藤田博士習英文，兼為羅先生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撰述乃益富。而

先生之治哲學，即自此始。

自序云：「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亦即藤田君也。」……

是歲丹徒劉鐵雲（鷗）選印其所藏殷虛甲骨文文字千餘片行世。助之校印者，爲羅先生。而先生之得見甲骨文文字當自此始。

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云，「庚子王文敏公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鐵雲鷗。鐵雲復命估人蒐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緒壬寅，劉氏選千餘片影印傳世，所謂鐵雲藏龜是也。」

二十九年癸卯二十七歲。

羅先生是歲有粵東之行。會通州師範學校欲聘心理學論理學教員，羅先生薦先生往。主其事者欲與訂三年契約，先生商之於羅先生，乃定一年期。

時先生已遍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哲學諸西書，且以日文譯本參閱，收效遂益宏。是年春又讀汗德之純理批評，繼又改習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

自序云：「次歲春，始讀翻爾彭（Fairbank）之社會學，器文（Jevons）之名學，海甫定（Helmoltz）之心理學之半，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於是暫較心理學，而讀巴爾善（Paulsen）之哲學概論，特爾彭（Windelband）之哲學史。當時之讀此等書，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無異。幸而已讀日文，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學概論與哲學史，至次年始得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

案據靜安文集自序讀汗德叔本華之書均爲本年事，則上所云讀哲學概論等，乃壬寅年事。自序或失之誤記耳。

靜安文集自序：「余之研究哲學，始於壬癸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幾半而輟。嗣是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極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即汗德之說，亦得因之而上窺焉。」……

編年文 汗德像贊（八月見教育世界雜誌）

編年詩 書古書中故紙一首 端居三首 嘲杜鵑二首 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一首 遊通州湖心亭一首 六月二十七日宿破石一首 秋夜即事一首 拚飛一首 重遊狼山寺一首 塵勞一首 來日二首 登狼山支雲塔一首（以上均見外集卷二）

三十年甲辰二十八歲。

是歲秋，羅先生被任爲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延先生自通往蘇，主講心理論、社會諸學。時藤田博士亦在蘇，先生暇時仍從博士問學，兼攻叔氏書。時出其緒餘，爲文於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靜安文集自序：「去夏（即今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於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

編年文 就論理學上之二元論 教育偶感四則 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 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 紅樓夢評論 釋理 叔本華與尼采（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及靜安文集。案余所見教育世界雜誌自七十號甲辰正月起至八十六號九月止。八十七號以下或有先生文字，俟後增補。）

編年詩 病中即事一首 莫春一首 馮生一首 曉步一首 蠶一首 平生一首 秀州一首 偶成一首 九日遊留園一首 天寒一首 欲覓一首 出門一首 過石門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九歲。

三月，三子貞明（字叔固）生。

是歲仍在蘇講學，於汗德哲學復爲第二次之研究。且願於今後數年，專力治之。

自序：「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有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爲通汗德哲學之關鍵。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

八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之刊於教育世界雜誌及所爲詩，重刊之，署曰靜安文集。

案靜安文集中各文，均爲先生治泰西哲學教育學時所作，與其他遺著性質大殊，故未入遺書中刊行，現擬別出印之。至所附古今體詩，今別署曰觀堂丙午以前詩入外集中印行矣。

是歲先生於治哲學之暇，兼以填詞自遣。先生於詞，獨闢意境，由北宋而反之唐五代，深惡近代詞人堆砌纖小之習。先生嘗謂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由此故。

樊志厚人問詞甲稿序：「讀君所自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案此序與乙稿序，均爲先生自撰，而假名於樊君者。先生於自序中，亦謂：「近年嗜好已移於文學，而填詞亦於是時告成功。」又云：「雖所作不及百闕，然自南宋以來，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者。」此言也，或以爲自視過高，然細讀先生之詞，有清真之蘇密，而去其纖逸，有稼軒後村之闕麗，而去其率直。其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間，惟萬年少納閣容若差可比擬，餘子碌碌，實不足以當先生一二詞也。

冬，返里，友人同邑張君涓漁（光第）來訪。出其所藏馬湘蘭蘭石小幅，唐寅芍藥畫卷，相與把玩。未幾，別去，遂不復相見。（據先生

所撰查他山文集序）

案張君吾邑光宜間收藏家也。所藏書畫金石墨本及鄉先哲遺著至富。後張君卒，其遺書爲估人挾至京師散去。吾邑文獻爲之俄空，先生每念及張君，輒爲之慨然。

繙年文 書叔本華遺傳說後 論近年之學術界 論新學語之輸入 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論平凡之教育主義（以上見靜安文集當爲前年或是年所作，俟訪得是年教育世界雜誌後，再行勘正。）

繙年詩 留園玉蘭花一首 坐致一首 五月二十三夜出閩門驅車至兌渡橋一首 將理歸裝得馬湘蘭畫幅喜而賦此二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二年丙午三十歲。

羅先生奉學部奏調，春，謝蘇校事，攜家北上，先生與之偕，抵京，卽主其家。

三月，集此二年間所填詞刊之，署曰人間詞甲稿。蓋先生詞中「人間」二字數見，遂以名之。

七月，蕞齋公病卒於家，得年六十歲。先生在京聞耗，亟奔喪歸里。十月，葬蕞齋公於城北徐步橋之東原。冬十月，邑人推先生爲學務總董，先生卻之不就。（據先生所撰紀言）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爲第三次之研究。

繙年文 原命 屈子文學之精神 文學小言十七則 去毒篇 教育小言十則 紀言（以上見教育世界雜誌，但不知是否爲是年所作，容後勘正。）

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一歲。

春，羅先生薦先生於蒙古榮文恪公（慶），三月北上，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

六月，莫夫人嬰病危，先生於十六日抵里門，二十六日莫夫人卒。（年三十四歲）七月，又北上。

十月，弟國華娶婦，先生未返里。

十二月二十日，繼母葉孀人病卒於家。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爲第四次之研究。至是乃倦於哲學而轉治文學。因草三十自序一文，於教育世界雜誌刊之，歷述此數年間爲學之經過，及其厭於哲學之故。

自序云：「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者，其爲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者，日少則二三時，多至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友朋談論，則涉獵雜書。惟此二三時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也。……」

又云：「至今年於汗德哲學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恃者也。此則當日志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者也。……」

又云：「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又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又云：「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爲哲學家不能，爲哲學史家則又不願，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

十月中，又彙集此一年間所填詞爲人間詞乙稿，入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案先生時新喪耦，故其詞益蒼涼激越，過此以往，又轉治宋元明通俗文學，其致力於詞者，亦僅此數載耳。



是歲英人斯坦因爵士第二次訪古於我敦煌塞上及新疆羅布泊附近，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十枚以歸。斯氏及法國伯希和教授又於敦煌千佛洞道觀壁中先後購去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及古梵文波斯文回鶻文等書各數千卷以歸。伯氏所得，攜之過京，羅先生與吳縣蔣伯斧（斧），武進董綬經（康），及先生均往假觀，并擇其尤者錄之，先生之識伯氏自此始。

案此二事，均於先生後此所撰中國二三十年新發見之學問，及羅先生所撰莫高窟石室秘錄中詳之，茲不贅。

編年文 教育小言十三則 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人間嗜好之研究 論小學校唱歌之材料 自序 教育小言十則 曹蕙氏湯生英譯中庸後（此文後又刊入學衡雜誌，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

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二歲。

去冬歲暮，始得葉孺人病沒之耗，亟奔喪歸里，於正月初二日到家。時三子貞明尚幼，此二年來屢遭大故，戚族咸勸先生續娶以支門戶。先生未決，岳母莫太夫人亦以此說進，婚事遂定。是月二十九日，繼室潘夫人來歸。夫人爲同邑潘鹿鳴（祖彝）茂才女，世業儒。

三月，遷眷抵京，賃宅於宣武門內新簾子胡同。

六月，據花間尊前諸集及歷代詩餘全唐詩等書，輯唐五代二十家詞成。

八月，草曲錄初稿成。

三十自序云：「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志乎是也。」

案先生以宋之官本雜劇，金之院本，元明之雜劇傳奇，其名不見於史志，其源流變遷，又不盡可尋，而士大夫談藝，輒鄙之若遺，

焦里堂黃文暘之書，當時已若存若亡，因思有以董理之。董理之方，其道凡二。一則由元明而上溯宋金以求其闡變演化之迹，於是有戲曲考源宋大曲考及曲調源流考之作。一則就各家書目所載及有傳本者，錄其名目，並作者爵里爲一編，以便稽考。於是有曲錄之輯，而曲錄一書，尤爲重要，故是時初稿即已寫成。

癸卯年文 跋詞林萬選（七月，見別集初編）初稿本曲錄序（八月之望）曲品傳奇曲跋（冬月，以上見別集補遺）跋

王周士詞（見別集初編）古代名家畫冊跋（十月，見集外文）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三歲。

閏二月，以鮑刻蛻巖詞校所藏舊抄本，並爲之跋。

三月，過錄樊榭老人手抄宋元四家詞，陳克赤城詞卽其一也。是月又校南唐二主詞爲校記，並輯補遺。

五月，見閩縣葉中齋閩詞鈔中所載劉後邸詞三十首，爲汲古閣本後邸別調所未載，乃自閩縣陳氏（壽祺）所錄天一閣本後邸大全集中鈔出，因重錄一本。時羅先生爲番禺沈太侔（宗疇）校刻晨風閣叢書，因以先生所輯之後邸詞，及所校南唐二主詞次第刊之。

是月修訂曲錄，定爲六卷。而戲曲考源之成，亦在此時，均入晨風閣叢書中刊之。

是月，長女明珠生。

秋八月，伯希和教授敦煌所出古寫卷子本至。羅先生等乃有敦煌石室遺書之輯，計慧超往五天竺傳沙州圖經等十餘種，武進黃綬經刊之，助之校理者，亦以先生之力爲多。

冬十月，宋大曲考及優語錄曲調源流表寫成。曲調源流表，今不可得見。宋大曲考優語錄戲曲考源及同時所作錄曲餘談四種，均寄鄧秋枚（實）於海上，入國粹學報刊之。

案先生以元之雜劇，其源卽出於唐宋大曲，因於各史樂志及宋人詞集鈎稽之，尙可得其一二，於是有宋大曲考之作。先生又以優人諺語，大都出於演劇之際，而戲劇之源與變遷之跡，均可由此推尋，於是有優語錄之輯。曲源源流表，則考各宮調曲調之源於樂府及詩餘者，列表爲之。而後此之宋元戲曲史，其材料亦大都於此時搜輯成之矣。

十一月，藤田博士寄英倫地學協會雜誌至，中有斯坦因氏游歷中亞細亞演說，記載煌煌得書，並考西域水道至詳。先生譯其文入煌石室遺書附錄中刊之。

是歲羅先生介先生與膠州柯鳳蓀（紹憲）學士，及江陰繆藝風（荃孫）京卿相見，遂定交。柯學士治元史，又善詩；繆先生精目錄學，時任京師圖書館總監。

案是時貴池劉聚卿（世珩）仁和吳耘存（昌綬）亦常與先生往返論學。二君好聚書，時有資異聞於先生，先生之草曲錄，二君亦與有力焉。

是歲，學部考試留學生，先生爲閱試卷。時羅先生任京師大學農科監督，因薦先生爲文科教授，總監劉廷琛卻之，遂罷議。

先生之官京曹也，每日晡出署，或往羅先生處假書，或往廠肆游覽。此數年間，收得善本書凡十餘種，如宣德本周憲王雜劇，正德本唐六典，嘉靖本雍熙樂府（此爲光緒戊申年所得），萬曆本花草粹編，及盛明雜劇元曲選等，今彙刻之盛明雜劇初集，卽假自先生者也。

編年文 跋曲品（正月） 跋蛻巖詞（閏二月） 跋赤城詞（三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校補南唐二主詞跋（三月，見別集後編） 跋鷗夢詞（四月，見別集初編） 曲錄序（五月，見別集補遺） 跋吳起敵秦掛帥印雜劇（五月） 跋雍熙樂府（十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二年庚戌三十四歲。

正月，長女明珠薨。

二月，將臧刻元曲選全書細讀一過，並以雍熙樂府勘之，不能徧也。

八月，考定舊抄本續墨客揮犀，非彭乘所撰，并條舉其所自出各書，計出夢溪筆談者四十九則，出冷齋夜話者十七則，餘與張文虎所考者同。

九月，撰人間詞話成。

案先生之論詞，獨標出意境二字，此旨於前此所撰文學小言及人間詞甲乙稿序中已言之。至是始暢發其旨，得六十四則，成詞話一卷。

十一月，草清真先生遺事一卷成。古劇脚色考，亦屬草於此時。明年春，羅先生創辦國學叢刊，卽以此二書刊入之。

十二月，四子紀明（字季耿）生。

是歲先生兼充名詞館協修。

續年文 跋元曲選（二月，見別集初編） 續墨客揮犀跋（八月，此文原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入永觀堂海內外雜文）

（附）鷓鴣天除夕和吳伯宛舍人（此詞入茗華詞）

三年辛亥三十五歲。

先是先生曾假武進董氏所藏元翻乾道本夢溪筆談校梓海本。是年正月，始得馬元調本，以董本證之，均合。復以商本校於馬本上，原刻誤字及分段歧誤者，均附正之。宋本異同，並記眉上，至上燈節校畢。

是月二十六日，假荊州田氏藏宋嘉定贛州刻本容齋隨筆續筆記掃葉山房重刻馬元調本，凡四日而工畢。繆藝風復取宋本重勘，亦校得數十字。宋本乃田氏自日本購歸，僅至二筆。二月，又假羅氏唐風樓所藏明活字仿宋本校三筆四筆及五筆，至初八日校畢。

後又臨繆氏校內閣大庫藏宋刻本，僅四卷前五卷，亦非前本也。

二月，以日本享保甲辰近衛公爵家熙所校大唐六典校所藏正德本。家熙本所引各書，輒復檢原書重加改正。中患目疾，時作時輟，至三月二十九日校畢。

春日撰隋唐兵符圖錄附說成。

案先生之治古器物學自此始。後丁巳年重訂此文，爲隋虎符跋、僞周二虎符跋、入海內外雜文中刊之。

八月，見宏治乙卯華容令徐瑤刻本夢溪筆談，亦從乾道本出，行款不同而平闕仍舊，乃稗海本祖本，即移校於馬元調本上。

是月，武昌民軍告警，羅先生與先生約留京師。九月，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函請羅先生至京都避地，初尚猶豫，繼以國事日非，乃於十月中攜眷東渡，先生亦攜眷與之偕。抵日，寓京都田中村，與羅先生同居。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刻，至是遂輟刊。

編年文 國學叢刻序（正月，見別集補遺）。太公家教跋（六月，此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寫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大唐六典跋（見庚申之間讀書記。）

（附）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跋 巖下放言跋 誠齋揮犀錄跋 清異錄跋 片玉詞跋 桂翁詞跋 花間集跋 尊前集

跋 草堂詩餘跋 宋舊宮人詩詞跋（此與海內外雜文所收者不同）董西廂跋 鄭光祖王榮登樓雜劇跋 元人隔江鬪

智雜劇跋 雍熙樂府跋 盛明雜劇跋

案上列十五跋，均收入庚辛之間讀書記，不知爲何年所作，姑附於此，俟考。

壬子三十六歲。

是時羅先生家，人多地仄，先生乃移居鄰屋，輒以書翰與羅先生往返論學。時羅先生藏書寄存京都大學，先生日往整理，因與彼邦諸文學教授相稔，而藤田博士，又先生舊友也。

先生東渡後，始棄前所治諸學，而專習經史小學。日有常課，學力乃駸駸日進。而簡牘檢畧考，卽屬草於此時。

羅先生撰傳云：「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途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爲戴氏震、程氏易、錢氏大昕、汪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附之。公雖加瀏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凝饋往歲子所贈諸家之書。……」  
二月作頤和園詞。羅先生見而激賞之，爲手寫付石印。其後又改訂數處，而以夏秋間所作送狩野博士遊歐洲及蜀道難二首附錄於頤和園詞後，署名壬子三詩。

案先生之詩，初與放翁體格略近。先生題友人小象詩有云：「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蓋自道也。至是，乃好唐音。先生嘗謂余所作，惟頤和園詞蜀道難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差可自喜。先生又嘗評柯鳳蓀學士蓼園詩鈔云：「義山而後，學杜者惟後山，二千年後乃得蓼園。」推崇可謂備至。又於沈乙齋先生詩，亦必手自鈔錄，而尤愛誦其秋懷及陶然亭二詩，無事時，輒諷咏不已。此二老外，其他則少所許可矣。

九月朔日，簡牘檢畧考始寫定，蓋至此已四易稿矣。此文日本鈴木博士（虎雄）譯爲日文，登諸是年藝文雜誌者，乃未改定之本。本年夏間，復增補若干則，遂得寫定。歲暮聞法國沙曉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簡牘，因復寫一本寄之。

十月，將歷年研究所得宋元戲曲諸史料，以三月之力，寫爲十六章，署曰宋元戲曲史。自是以後，遂不復談斯藝矣。

十二月，羅先生編印其歷年所蒐得甲骨文字爲殷虛書契八卷成。

編年文 跋雙溪詩餘（夏日，入別集初編。）此君軒記（九月，爲川江國次郎作。）墨妙亭記（九月，爲久野元吉作。）二

田畫廡記（十月，爲隅田吉衛作，上三文均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宋元戲曲史序（冬日）

編年詩 頤和園詞一首 讀史二首 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一首 蜀道難一首 觀紅葉一首 歲除即事（以上均入壬

癸集及觀堂集林綴林。

癸丑三十七歲。

是歲圍點三禮，細讀一過，並時作疏記。自二月初九日起，至三月十八日，讀周禮注疏畢。先生自跋注疏本後云：「此時注意於疏，而於經注反覺茫然。」自四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九日，讀儀禮注疏畢，日盡一卷，中二日盡二卷，幸無間讀。又自八月十一日起至十月十二日，讀禮記注疏畢，並跋其後云：「沖遠此疏，除大典制尙存魏晉六朝古說外，可取殊少，其敷衍經旨處，乃類高頭講章，令人生厭，不及賈氏二禮疏遠甚，若去其蕪穢，存其菁英，亦經義得失之林也。」

先生讀三禮時，又圍讀段茂堂說文解字注一過。自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三月十二日畢第三篇。時因作明堂寢廟通考，中斷四十餘日。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下旬，又畢第七卷及第十五卷。七卷以下，瀏覽一過，不復圍校，蓋當時又治他業故也。

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與家人游真如堂，循東麓，下至安樂寺，時櫻花初放。

三月三日上巳，京都大學諸教授及羅先生等，各以所藏右軍蘭亭帖佳本展覽，先生亦與焉，且以詩記其事。

八月，羅先生出所藏齊魯封泥墨本，倩先生排比之，成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九月，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成。

冬，草布帛通考。後更名曰釋幣，凡二卷，於古今布帛之制及尺度之長短，考證至詳。

十一月，次女東明生。

是歲，日人一宮主盛京時報社，邀先生作劄記刊日報中，月致束脩三十元，且有時不至，遂解約。東山雜記兩幅軒隨筆即作於是時。冬日，法人沙腕教授寄其所撰斯坦因所得之漢晉木簡文字考釋未印成本至。其中頗有不愜意處，羅先生與先生乃發憤重行分類考訂，其小學方技書及簡牘遺文均羅先生任之；其關於屯戍諸節，則由先生任之，蓋以先生熟於兩漢史事故也。

編年文 明堂寢廟考（三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五月）。唐寫本兔園策府殘卷跋（七月）。

齊魯封泥集存序（八月，以上三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譯本琵琶記序（夏日，見集外文）。雜劇十段錦跋（八

月，見別集補遺）。書齊魯封泥集存後（此文作於印成之後，故不及刊入本書中）。書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陽

陵虎符跋（上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秦郡考 漢郡考（此二文，初刊入雪堂叢刻，總名秦漢郡考，後入觀堂集

林）。唐三藏取經詩話跋（見別集補遺。此文乃本年所作，見先生手書癸丑文錄中，別集及詩話卷末均作乙卯春，非是。）

編年詩 詠史五首 昔游六首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一首 上巳日京都蘭亭會詩一首（初與上年所作詩合刊爲壬癸集，入

雪堂叢刻，後收入觀堂集林。）

甲寅三十八歲。

正月，屯茂叢殘考釋，草稿已具。合羅先生所撰考釋，次第校錄，至四月寫畢。羅先生即據先生手寫本付石印，署名流沙墜簡。先生復爲序以考本簡出土之地，文長數萬字，實爲近代研究西陲古地理第一篇文字。

二月，始得讀斯坦因紀行之書，乃知沙氏書中每簡首所加符號，皆記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東，自敦一敦二至敦三十四，思復加入考釋中，而寫定已過半，乃爲圖一表，一列烽燧之次及其所出諸簡附於書後，并舉其要於後序中。

三月，復考釋和闐尼雅河下流所出各簡，爲補遺一卷，印於流沙墜簡後。

是年春，羅先生又擬編印國學叢刻，月出一冊，請先生任編纂。於是先生海外著述，悉於此叢刊中刊之。

五月，撰宋代金文著錄表成。

宋代金文著錄表自序。「……今錯綜諸書，列爲一表，器以類聚，名從主人，其有異同，分條於下。諸書所錄古器之有文字者，皆具於是。惟博古所闕錢鏡，嘯堂所集古印，較近世所出，厥數至尠，姑闕焉，以供省覽之便云爾。」……



五月，草國朝金文著錄表，至七月成書，凡六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自序：「……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有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爲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復質之參事，略加檢定。」……

六月，讀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於齊罇於彝均有考釋，並爲文跋其後。

跋云：「此書萃各名士之說爲之，而可采者殊無一二。其中周孟伯說，尤爲紕繆。張文襄說翼戴二字，差強人意，然非說金文，乃說證法耳。」

九月，爲羅先生校寫歷代符牌圖錄蓋里遺珍四朝鈔幣圖錄等書，序目或所附考釋付石印。

十二月，羅先生撰殷契書契考釋成。其中顏采先生之說，先生爲之校寫，並爲序跋各一以弁之。

編年文 流沙墜簡序（正月） 又後序（三月） 國學叢刻序（五月）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五月）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八月） 殷虛書契考釋序（十二月） 又後序（十二月，以上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邸聞考（見海內外雜文，今入別集後編。）

乙卯三十九歲。

正月三日至十二日，寫殷虛書契一二兩卷釋文竟。

二月初旬，攜眷返國掃墓。是月下旬，羅先生亦返國，相約爲魯衛之游。先生以病目不果行，乃留滬。

三月，偕長子潛明與羅先生同返海東，即主羅先生家。眷屬則仍留海寧。

羅先生在滬，介先生與嘉興沈乙寶尙書相見，談藝至洽，遂定交。

爾雅草木蟲魚爲獸釋例自序：「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然余於此學，殊無所得。惟竊怪自來治古音者，詳於聲韻，而忽於雙聲。夫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不足以律古音，猶二百六部，乃隋唐間之韻，不足以律古韻。乃近世言韻者，十數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唇舌上二音，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陸氏釋文，上溯諸徐邈李軌呂忱孫炎以求魏晉間之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爲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得而擬議也。然後類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爲一書，古音之學，至是乃始完具。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以此願質之。方伯莞然曰：「君爲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爲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余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聲韻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詁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後詁訓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誘字也。」余因舉首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俱從濕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常讀吾音，故成國曰，以吾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僥而中也。是歲復赴日本，長夏無事，稍就陸氏釋文以反切之第一字部分諸字，及五六卷而中輟。」

案此爲先生初謁沈先生時所請業者。丙辰返滬後，又以書詢沈先生古字母之學。沈先生復書云：「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韻考已得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爲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爲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云云。此書與先生撰爾雅草木

蟲魚鳥獸釋例，及攻究古字母學有關，故附見之於此。

七月，補正流沙墜簡考釋凡三十餘處，重陽日讀漢書功臣侯表至續相如使西域事，因訂正前所釋屯戍叢殘考釋稟給類第一簡之誤，至爲愉快。

是歲春，先生撰洛誥箋一篇，印入國學叢刻。日人林泰輔博士讀而善之，惟於先生據甲骨文以釋王賓殺麇之說，頗不謂然，作讀國學叢刻一篇，指其瑕壘，刊於東亞研究雜誌中。先生以書詳答之，博士復就先生之書，有所遠覆，先生乃有第二書之答，此十月十二月間事也。後先生以此事關於殷周禮制至鉅，有非可以疑文虛說，及一二人私見定者，故於翌年四月將往返各書臺之爲禮禮推一卷列入學術雜誌中，以待海內賢達論定焉。

十二月十九日，日人富岡鐵齋（百鍊）磯野秋椿（惟秋）及內藤湖南狩野子溫諸先生，假座開山春雲樓各出所藏蘇東坡墨跡或書籍陳列，以供衆覽，蓋是日爲東坡誕辰，先生及羅先生均與焉。

先生之赴海東也，羅先生既爲別賃居，仍致月餼而助之。至是時，海東百物騰貴，日常費用，漸覺不裕。而羅先生以歷年印書，所費甚鉅，先生甚不願有累於羅先生，欲先返國。會吾鄉鄒景叔（安）大令爲海上西人哈同君致書邀先生任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乃決於次年返國，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刻，至是遂輟刊。

編年文 洛誥箋（正月） 鬼方昆夷蠹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二月初脫稿，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不期敦銘考釋（三月，見雪堂叢刻，今收入古金文考釋五種中。） 三代地理小記（四月，見雪堂叢刻。後又別出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說秦都邑考等六篇，入觀堂集林，鬼方昆夷蠹狁字音之變一則，移入鬼方蠹狁考中，有他三則，今錄入別集補遺。） 古胡服考（七月，初名袴褶服考，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古禮器略說（九月，見雪堂叢刻，後別出說罍說觥說彝說俎上下六篇，入觀堂集林。） 元刊雜劇三十種鈔錄（九月初吉，見別集後編。） 答林泰輔博士論洛誥書（十月，見裸禮推及觀堂集林。） 生竊死

齋考（十一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十二月，見禛禮推及觀堂集林）

宣和博古圖跋（見海

內外雜文，丙寅冬又增訂入觀堂集林）

浙江考 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

後漢會稽郡東部侯官考（上三篇均見海內外

雜文及觀堂集林）

編年詩 游仙二首（季冬見觀堂集林）

丙辰，四十歲。

元旦，羅先生出所藏郭河陽寒山行旅黃子久江山幽興王叔明柳橋漁唱圖卷，相與賞玩。

正月初二日，收拾行裝，偕長子潛明登車赴神戶，狩野子溫（直喜）博士及羅先生等均來送行。初三日，乘筑前丸赴滬。於舟中作

一書致羅先生，論石鼓款字，并舉說文一字兩聲者共得三字。初七日抵滬，寓樊少泉君家，後即遷住英界大通路吳興里。即就哈氏

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主其事者，分藝術學術二種出版物，鄒君任藝術編輯，學術方面，則先生任之。

案先生在京師四載餘，此四年中，先生自云，生活最爲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爲一生冠。客中無書籍，金石墨本等

取諸羅氏大雲書庫。至滬後，則借書甚難，海上藏書，推華陽王雪澄方伯（秉恩）爲巨擘，然王氏篤老，又未便多煩。故臨行時，

於海東書肆，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等書，羅先生又貽以復本書若干種。先生亦以所藏詞曲諸善本書報之，蓋兼以答此數

年之厚惠也。

正月，錄說文籀文撰史籀篇疏證成。繼草周書顧命禮徵，至二月始寫成。

周書顧命禮徵自序：「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卽位之事。其時當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之後，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爲天子

登遐，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聖繼聖，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册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紀之爲顧命一篇。古

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顧年代久遠，其禮絕無他經可證。書今文家說是篇者，略見於白虎通及吳

志虞翻傳注所引翻別傳，而殊無理致。古文学家如馬融鄭玄，雖禮學大師，其注是篇，亦多遺失。虞翻所奏鄭注尚書遺失三事，是篇居其二。翻所難固無當，然鄭以册命之禮，行於殯所，祭訖之事，謂爲對神，其失遠在仲翔所舉二事之上。作僞孔傳者，亦從其說。有一周代鍾典，習聞而弗章者，二千有餘年矣，今以彝器册命之制與禮經之例銓釋之。其中儀文節目，遂犁然可解。世之君子，弗以易古注爲責，則幸矣。」

二月十八日，眷屬自海寧來滬。

是月，將歷年所補釋沈沙墜簡各條寫定爲補正一卷。繼又撰史籀篇疏證序錄，於史篇之時代與史籀之爲人名與否，均有致疑。正月中，繆藝風先生與先生談及，江有誥音學書、沈乙、繆先生處有之。因於沈先生處假歸讀之，乃咸豐壬子重刊本。其所刊者爲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正譜、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隸書糾繆、凡九種。先生卽以其敝錄及諧聲表、入聲表、唐韻四聲正先後刊入學術雜誌。未幾，卽得兩原刊本於滬上書肆，先生自留其一，以其他寄贈羅先生。先生往聞王雪澄、方伯訪此書數十年不能得，今一旦遘得二本，亦奇緣也。

自正月至二月底作日記，中無間斷，至三月初中輟。

四月初二日臨沈乙廕先生，校吳縣曹氏舊藏殘宋本水經注卷三十九之半及卷四十。沈先生校宋本於嘉靖黃省曾本上，先生則移錄於趙氏水經注釋內，蓋時尙未蓄朱王孫箋本也。

是月，撰毛公鼎考釋成。

毛公鼎考釋自序：「……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

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亦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疎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爲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強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云也。」

案此序可見先生爲學之方法及其態度，故備錄之。

自三月起，草魏石經考，由漢石經之經數石數，以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又詳釋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及洪氏隸釋所載各殘石文字。中以撰樂詩考略間斷若干時，至八月中始具稿。然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爲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爲漢魏博士考，已具大略。念前人究此者，有胡秉虔之西京博士考，張金吾之西漢五經博士考，客中乏書，未之見也。八月於坊肆始得張金吾書，其書採取雖博，而苦無鑒裁。繼又假得胡氏書於續藝海珠塵中，其書至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至是，乃寫定己所考定者，得書三卷。上卷考博士之沿革，中下兩卷刺取諸書博士之名彙考之，並訂正張胡書中誤處，爲跋錄於後。

九月撰周書顧命後考成。

周書顧命後考自序：「丙辰春二月，余草周書顧命考一篇，據禮經通例，及彝器所載册命制度，以大保承介圭由阼階階，爲攝成王；以乃受同珥一節，爲康王受獻事；以大保受同降盥一節，爲大保自酢事，以正鄭注，（尙書正義引）及孔傳之誤。自謂得此解，則顧命一篇文字，與其儀制，怡然理順矣。若如鄭注，則受册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所以對神，君臣吉服拜起尸柩之側，獻酢同

事分於二人之手，凡此數者，無一與禮意相合。鄭君禮學大師，豈宜不見及此。嗣讀通典（卷七十）魏尚書所奏王侯在喪襲爵議引鄭君又一說，則與正義所引鄭注大異，而與余說正合。通典此議，當出魏臺訪議，或六朝人所集禮論禮論鈔諸書。其後又載王肅駁議，足與鄭說相發明，而自宋王深寧及近世江良庭王鳳喈孫伯淵諸家尚書鄭注者，全不及此。故取而鈐釋之，不獨爲古人表微，亦深喜余前說之非無根據也。重陽前一日。」

是月於書肆，得明本孔子家語，審之乃嘉靖復宋本，因以汲古閣本勘之。至卷三以下，無甚懸絕。卷一則汲古本注文，較嘉靖本爲多。先生云：「注文蓋出明人增加，不盡出王肅也。」

十月，撰漢代古文考成。

案漢代古文考凡九篇，其論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近時學者尙有疑其說者，後先生又開發其旨於桐鄉徐氏印譜序中。

十一月撰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成。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處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普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爲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若盡爲部分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言，釋詁之權輿，始也；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權輿之引伸可也；謂權輿，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感是言，乃思爲爾雅聲類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蓋但以啞牙齒舌唇分類，則

合於爾雅之義例，而同義之字，聲音之關係，讀之苦不甚顯，若以字母分之，聲音之關係，顯矣，然古之字母有幾，又某字當屬何母，非由魏晉六朝之反切，以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及諸經傳之異文，篆文古文之形聲無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爲若干母，或用休寧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說，以部分爾雅，則又破爾雅之義例。蓋古字之假借轉注，恆出入於同音諸母中。又疑泥來日明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爾雅既類而釋之，今欲類之，而反分之，顛倒執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既以釋例名，遂併其例之無關音聲者，亦並釋之。……

是時鄒景叔大令所編之藝術叢編，苦乏材料，而羅先生所著書之未印行者，尙不在少，因寄先生於叢編中刊之。計是年所印成者，有殷墟書契後編二卷，古器物範圍錄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墟古器物圖錄二卷，古明器圖錄三卷，等五種。

冬日，得孫仲容（貽讓）比部契文學例稿本於滬肆。因寄羅先生，印於吉石齋叢書中。先生云：「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纂路權輿，不得不推此矣。」

十二月，爲羅先生所招，乘輪赴日，寓羅先生家，即在海東度歲。

編年文 學術叢刊序（代作，正月，見廣倉學窘叢書第一冊。）周書顧命考（二月初名周書顧命禮徵）史籍篇疏證序錄三

月，上二篇見廣倉學窘叢書及觀堂集林。）流沙墜簡考釋補正序（二月）大元馬政記跋（三月，上二篇見別集後編。）釋

史（三月，先生初爲書作冊詩尹氏說，後成此文，見觀堂集林。）毛公鼎考釋並序（四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及古金文考釋。）

秘書監志跋（五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釋樂次 周大武樂章考 說勺舞象舞 說周頌 說商頌上 說商頌下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上七篇均三月至五月作，即廣倉學窘叢書中之樂詩考略，後重訂入觀堂集林。）魏石經考（八月，見

廣倉學窘叢書，其首卷後重訂入觀堂集林。）周書顧命後考（九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及觀堂集林。）書積溪胡氏西京博士

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隋志跋（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疆村校詞圖



序（秋日，爲朱祖謀侍郎作，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戰國時秦用簡文六國用古文說 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所謂古文說 說文所謂古文說 說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說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科斗文字說（十月，上九篇，即廣倉學署叢書之漢代古文考，後均入觀堂集林。）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十一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倉頡篇殘簡跋（□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周開國年表（見別集補遺。） 續年詩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首 再酬巽齋老人一首（均見觀堂集林） 題沈乙齋方伯所藏趙千里雪麓早行圖三首（見外集卷三）

丁巳四十一歲。

正月，羅先生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見贈，以校嘉靖本一卷，知寬永本佳處，實出諸本上。是月下旬，由日返滬後，即草擬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至三月中始脫稿。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自序：「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爲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籍之版，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核，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虎次郎）。參事復博蒐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并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尙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鉅。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乘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乘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而卜辭之季之即冥，（釋參事說）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從甲在口中，及通觀諸卜辭，而知田即上甲徵，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田同，即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

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己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理順冰釋。而世本史記之爲實錄，且得於今日證之。又卜辭人名中，有「啓」字，疑卽帝嚳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土之略。此二事雖未能遽定，然容有可證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卜辭者，殆鮮。乃爲此考以質諸博士及參事，并使世人知殷契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案此稿成後，卽以寄羅先生，羅先生驚爲絕作，且爲證成上甲二字之釋。後先生於英人明義士所募殷契卜辭第二十九葉第一百十八葉，兩見函字，然則上甲兩字於卜辭中，亦非鮮見矣。

閏二月下旬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成。

續考自序：「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所據者，鐵雲藏龜及殷虛書契前後編諸書耳。陰月，得見英倫哈同氏藏壽室所藏殷虛文字拓本凡八百紙，又陰月上虞羅叔言參事以養荷來海上，行裝中有新拓之書契文字約千紙，余盡得見之。

二家拓本中，足以補證余前說者頗多，乃復寫爲一編，以質世之治古文及古史者。」

是月，假羅先王所藏吾鄉吳氏拜經樓舊藏嘉靖海寧縣志校光緒中重刻本一過。始知重刻本，乃出陸慶修改本，故視嘉靖原刊有詳略也。

時先生撰殷先公先王考，頗取資於世本，因據史記案隱所引，補世本佚文及宋衷注爲孫馮翼輯本所未備者，共得十餘則。

三月，撰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成。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自序：「汲冢竹書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二卷，乃後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路史諸書成之，非汲冢原書。然以世無別本，故三百年來，學人治之甚勤，而臨海洪氏頤煊，棲霞郝氏懿行，閩縣林氏春溥三校本，尤爲雅馴。最後嘉定朱氏右曾，復專輯古書所引紀年，爲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顧其書傳世頗希，余前在上虞羅氏大雲書庫假讀之，獨羣然有當於心。丁

已二月，余復作殷先公先王考畢，思治此書，乃取今本紀年一條其出處，注於書眉。既又假得朱氏輯本，病其尙未詳備，又所出諸書異同，亦未盡列，至其去取，亦不能無得失。乃取宋書爲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補正之，凡增刪改正若干事。至於余讀此書有所考證，當別爲札記，將繼是而寫定焉。」

四月，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成。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爲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紛糾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既其他書，則此書爲無用；年月又多杜撰，則有說爲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又此疏證者，亦不作可也。然余懼後世復有陳逢衡輩爲是紛紛也，故理而寫之，俾與古本輯校並行焉。」

五月，輯英倫哈同氏所藏龜甲獸骨文字成，並寫釋文一卷附於書後。

六月，撰唐韻別考成。

是月，同邑管振之（元耀）爲先生鈔得周耕厓（廣業）寧志餘聞及周松窩（春）海昌勝覽二書至。

案先生是年，既校嘉靖蔡（完）志原本於重刻本上，又於四明盧氏抱經樓散出書中，遘得康熙許（三禮）志，今又鈔得二周氏之書，而戰氏（效曾）州志，錢氏（泰吉）備志亦同時假至。於是吾鄉舊志，爲先生所未見者，僅趙氏（維寰）之寧志，備考談氏（搗木）之海昌外志及金氏（鰲）之海寧縣志而已。時邑人方擬創修邑志，僉以主撰須請先生任之。先生以事繁無暇他及卻之。原先生以錢氏備志，搜輯最備，而體例亦最善，後之作，即纂修近百年間事蹟，以續備志可矣，似不必多所更張。此意與修志諸公相左。今州志稿已印成，惟藝文志尙詳該，其他各門，均未能廢人意，亦由是故也。

七月，撰殷周制度論成。

案此篇雖寥寥不過十數葉，實爲近世經史二學第一篇大文字。蓋先生據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祀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卽起於周之初葉，周以前無有也。復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具體之解說，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爲先生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

八月，撰韻學餘說成。

案先生於本年春致膠州柯鳳孫學士書，有云：「近年講求古韻，始歎此學至王石羅江督三已極完密，惟某則謂戴孔兩君，所謂陽聲皆有平，無上去入，此說段君六書音韻已徵發之，因欲將古韻與說文偏旁，及唐韻平仄證明此事，然倉卒不易成書。又久思繼錢竹汀陳蘭浦諸老之業，爲古雙聲古字母之學，然爲人事所間，亦未能着手」云云。至是先生始申段君之說，爲五聲說一文。其言曰：「古音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韻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類之平聲，性質絕異，故此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此說本諸音理，徵諸周秦漢初人之用韻，求諸文字之形聲，無不吻合。」先生并舉三大證以明之，是其說幾於論定矣。至先生於古字母之研究，雖迄未成書，然其方法已於壬戌冬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書中，詳言之矣。今彙錄如左：

「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同時休寧戴氏，亦作轉語二十章，而其書不傳，其流亦微。惟番禺陳氏，作切韻考，始據廣韻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統，其所得與等韻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尙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闕點也。此問題不待說明，所當說者，材料與方法耳。今舉其要，約有五端。一，經傳異文，如尙書古今文春秋三傳實同名異，往往遇之，漢儒注中，某讀爲某，亦其類也。二，漢人音讀，古注中某讀如某，某讀若某，是也。三，音訓，如仁人義宜之類，釋名一書，所用以相釋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雙聲字，如玄黃，鶯發，栗烈之類，皆同母

字也。五反切，孫炎以下，至於徐邈李軌之音，見古書注及經典釋文者，是也。苟以此數者參互相求，但顧材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材，仿顧氏唐韻正之例，勒爲一書，庶幾古字母部目，或覩其全，不讓古韻之學專美歟。」

是月，撰兩周金石文韻讀成。

兩周金石文韻讀自序：「……余比年讀三百篇，竊歎言韻至王江二氏，殆毫髮無遺憾。惟音分陰陽二類，當從戴孔，而陽類有平無上去入，當從段氏。前哲所言，固已包舉靡遺，因不復有所論述。惟前哲言韻皆以詩三百五篇爲主，余更蒐周世韻語，見於金石文字者，得數十篇。中有杞鄆許邦徐楚諸國之文，出商魯二頌及十五國風之外。其時亦上起宗周，下迄戰國，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韻，與三百篇無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譜而讀之。雖金石文字用韻無多，不足以見古韻之全，然足證近世古韻學之精密，自其可徵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

是月，三女松明生。

十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得五十七篇，凡二卷，署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先生初號禮堂，其號觀堂也，或自此始。

十一月，據唐語林以校封氏見記，補第七卷北方白虹，西風則兩二則，並訂正誤奪若干字。

是月，校錄日本古寫本及敦煌唐寫本尚書孔傳於別紙，并據以校薛氏（季宣）書古文訓，知薛本與真本隸古定向書文字，實有大殊。

十二月初九初十兩日，以影宋李孟傳本方言，（盛意園舊藏）校抱經堂本，始知盧氏所謂李本，實與今所見之李本異，或盧所引者，非李氏原刊也。二十日，又覆校一過。是月又以釋玄應慧琳兩一切經音義所引方言細勘之，因訂正今本謬奪十餘處。

是月，以敦煌唐寫本及宜都楊氏影日本古寫本尚書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殘卷校影日本高山寺所藏古寫本。是月，於書肆得張船山舊藏明嘉靖黃勉之刊楚詞章句。除夕日，以校汲古閣本，至夜二鼓，僅畢三卷有奇。

是歲，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富岡君協助教，自北方來遊上海，與先生談藝至快，博士離滬時，先生作古風贈行。

編年文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月） 又續考（閏二月，以上見廣倉學窘叢書及觀堂集林。）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序（三月）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序（四月，以上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唐韻別考（六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後改訂入

觀堂集林。） 韻學餘說（八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後改訂入觀堂集林，其他四篇，爲集林所未收者，今均入別集後編。） 兩漢金石

文韻讀序（八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漢書藝文志舉例後序（八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宋史忠義傳王

稟補傳（八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後重訂入觀堂集林，更名爲補家譜忠壯公傳。） 江氏音學跋（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

林。） 漢黃腸木刻字跋 商三句兵跋 劉平國治□谷關誦跋 毋邱儉九都山紀功刻石跋 楚公鐘跋 鑄公簠跋 書春

秋公羊傳解詁後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新莽四虎符跋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前尺跋 唐尺考（後改訂爲日本奈良正

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以上均秋日作，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書毛詩故訓傳後（秋日，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秋日，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補遺。） 裴岑紀功刻石跋（秋日，見海內外雜文。此誤漢永和爲永平，後刪

去不存。） 明刻楚辭章句跋（十二月，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遊仙一首 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一首（見觀堂集林）

戊午四十二歲。

春，羅先生攜眷返國，抵滬，與先生相見，蓋相別已一載矣。

三月，假羅先生藏宋本一切經音義校孫星衍校刊本。

四月，在滬爲長子潛明授室，子婦即羅先生次女。婚事畢，羅先生即赴津營宅。

是月，假日本富岡君攜藏明復宋陳道人本釋名，校畢氏疏證本。先生云：「吾鄉查翼甫太守，藏元刊本，不知校陳本異同何如也。」

是月，以日本小島知足手寫顏本急就篇，校王應麟補注本。又以葉石林宋仲溫本校靈鶴閣刊鈕匪石校定皇象碑本。六月十五日復以孫伯淵所稱索靖本，及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本校之。七月十三日，又校以趙文敏章草本。由是傳世急就篇異本，校得已踈半矣。

五月，撰唐寫本唐韻校記及輯唐韻佚文成。

唐寫本唐韻校記自序：「唐寫本唐韻，存卷四卷五兩卷，卷四之首及中間又有闕葉。（闕一送至八未之前半，又闕十九代之後半，至二十五願之前半。）歲吳縣蔣伯斧部郎（麟）家。部郎纂跋此書，謂此書雖名唐韻，實陸法言切韻原本。去歲余作唐韻別考，舉十證以明此書是孫愐韻，非法言韻，蓋幾於論定矣。考孫愐書在唐時別本至多，書名亦不一。據廣韻首所載孫愐自序，雖稱唐韻；然日本人源順所撰和名類聚鈔其所引有唐韻，有孫愐切韻，遼僧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又引孫愐廣韻。（見卷三）又書中單引廣韻者凡十一條。希麟之書，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丁亥，前於宋大中祥符重修廣韻時凡二十年，是凡單云廣韻者，亦指孫愐書。而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引廣切韻一條，在此殘卷中。蓋孫愐之書，本因法言切韻而廣之，故一名廣切韻，略之又稱廣韻。元王惲玉堂嘉話紀所見南宋內府書畫，有吳彩鸞龍麟楮韻，後有柳誠懸跋，亦云，吳彩鸞一夕書廣韻一部。是孫愐之書，唐時稱名，固不盡同。然謂孫愐之書，唐韻以外，別有他名，則可謂唐韻非孫愐書，則固不可也。韻書爲唐時詩賦所需，當時遂寫者，當不下數萬部。故不獨書名互異，即各本卷帙詳略，亦不盡同。如魏鶴山所藏唐韻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下平不分，當是四卷本。而此本與唐宋史志所著錄者，則皆五卷。鶴山本部敍中各韻皆注清濁，而此本無之。廣韻注中紀姓氏者，皆孫愐舊文，極爲詳核，此本則多刪節。又他書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亦與此本頗有異同。蓋傳寫既多，寫者往往以意自爲增損，固其所也。此本亦當時傳寫者之一，故譌奪往往而有。然唐韻規摹，已具於是。又天壤間僅此孤本，故竭數月之力，爲之校讎。以廣韻及他書所引唐韻勘其字，以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校其音，成校勘記二卷。復集他書所引唐韻此本所闕者爲佚文一卷，與

原本並行。世之治韻學者，或有樂於是歟。」

案此序今遺書第一集中未列入，故備錄之。

七月二十七日，以去冬所校方言各條，整理之，分注於戴氏疏證本上。復以李文授本校戴本，乃知戴本，亦移音於本字上，因並正之。是月，以元雪窗書院本爾雅校阮刻注疏本經注及音一過，又以蜀大字本校經注一過。

八月，假江陰繆氏藏大德平水本爾雅注疏崇文書局本。九月又校以明嘉靖間吳元恭仿宋本日本松崎復刊北宋本及明刊黑口本。

秋日，遣人往松江府學拓得明正統四年吉水楊政摹刻葉石林所摹皇象本急就篇。是歲小除夕無事，手自黏裝成帙，以便循覽。先生云：「吾鄉陳氏玉煙堂法帖本，實從此出也。」

十月，讀格致叢書本李匡又資暇集，改正誤字十餘處。

十一月，改定前所撰唐韻別考韻學餘說二書合之，署曰續聲韻考，蓋以與戴氏聲韻考體例正合。託沈乙齋尙書作序，後失其稿，至庚申夏，再錄一本藏之。

十二月，讀雅雨堂本文昌雜錄，訂正誤字十餘處。又讀顏師古匡繆正俗，書中諸題，悉加校正。

除夕日，重檢唐語林校封氏聞見記。又補第三卷風憲及第七卷石鼓佚文二則。

是歲先生兼任廣倉明智大學教授。

是年，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成。

編年文 雪堂校刊羣書敍錄序（六月既望）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九月） 釋鯁脰危麟（九月） 釋由上（秋日）  
隨庵吉金圖序（十月晦） 釋由下（冬日） 女字說 書郭注爾雅後 書郭注方言後三篇 邵鐘跋（以上十二篇均見）



觀堂集林。釋宥（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海月樓歌壽東軒老人七十一首 戊午日短至一首 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疊一章 吳富岡君搗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題徐積餘觀察隨庵湖書園三首 姚子梁觀察母漢太夫人九十壽詩 題費□□竹刻小象（以上見外集卷三） 題況夔笙無量佛畫象二首（見織餘瑣述卷下，別集失載）

（附）題孫隆庵（德謙）南窗寄傲圖念奴嬌詞一首（見茗華詞）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初吉至既望，寫書契後編上卷釋文。

是月，遶得唐棲勞氏丹鉛精舍藏嚴悔庵（元照）詩文稿若干紙，即據以校刻本，頗有異同。

六月，據笑道論道宣集及玄巖甄正論，補蔣伯斧輯老子化胡經佚文五則。

夏日讀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所引九姓回鶻可汗碑與李文田和林金石錄本異，乃假沈乙庵先生所藏拉特祿夫蒙古圖詩中所載本校之，遂得通其讀。十一月，寫碑圖，並為碑跋，以補沈先生跋文之未備。

七月，以蒙古圖誌所載苾伽可汗碑校和林金石錄本一過。

是月得見野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唐寫本書，因草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其目見下列編年文中。

是月由沈乙庵先生處，鈔得沈先生所撰和林三唐碑跋。

八月病腳氣，會羅先生津沽新居落成，先生乃由海道赴津養病，即主羅先生家。至九月返滬。先生在津，得謁蒙古升素庵（允）相國。九月，撰重輯蒼頡篇成。

案先生此輯，以敦煌所出漢簡，及急就篇所用蒼頡正字為上卷，而以揚（雄）杜（林）張（揖）郭（璞）之說此諸字者，

附焉。其餘諸書所引蒼頡三倉之字，并爲下卷。卷首并以序錄。自來輯之者凡七家，均未有如先生之詳盡者也。時同事某君欲著書，苦於無成，因以先生此書校刊之，而未其名焉。昔吳蘭庭校元豐九域志成，桐鄉馮集梧假刊之，後世讀馮氏書者，幾不知校書者之爲誰也。余頗懼後世或有惑於此者，因附見之於此。

是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成。

初，先生以諸子學費稍絀，謀兼一撰述事。聞烏程蔣孟頫（汝藻）方擬撰所藏密韻書目，已聘吳縣曹君直舍人（元忠）任其事。逾歲無以成，羅先生介人以先生薦。先生以曹君亦舊識，不忍遽奪之，不欲往。至是曹君以事辭，先生乃應蔣君之聘。

案烏程自來多藏書家，其流風至近代猶盛。蔣君與同邑張君石銘（鈞衡）、劉君翰怡（承幹）均以藏書名，而蔣君之藏爲尤富。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錢塘汪氏，秦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流出之書，多歸之。其聘先生爲撰藏書志，亦最爲適宜。此後先生之書，以蔣氏書校者，殆皆爲蔣志作也。

是時浙省當局，擬續修浙江通志。聘沈乙齋先生爲總纂。沈先生聘吳子修、朱古微、金甸丞、葉柏泉、章一山、嶮志、歸陶拙、存劉翰怡、張孟劬諸先生及先生爲分纂。九月二十三日送聘約至。先生與張孟劬先生共任寓賢、掌故、雜記、仙釋、封爵、五門撰述。先生嘗作書致沈先生詢志書義例及範圍，沈先生覆書詳爲解答。先生原書已不可得見，今錄沈先生書如左。

接奉手書，曠經再月，限思作覆，畏難中止。病夫心理不完，大哲學家必能懸照也。晨起神思略清，覆讀來書一過，粗略作答，幸希教示。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疎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先事圖維，苦無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舉一事言之：如南齊陸慧曉傳中，有論西陵牛埭稅一事，此於六朝賦稅，東州彫剝，具有關係。然其沿革，頗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僅錄舊文而無所闡發，亦不足壓閱者之心。諒公部署，必有精思，儘可先示數紙否？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微則詳，無微蓋闕，著之簡端，標爲義例，無不可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

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仿史表例爲大事表，以舉其綱，仿紀事本末爲大事錄，以詳其目。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紀載，事蹟綦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準今，則裴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敘之，亦國語越紐之遺意也。學術源流，非一篇所能該舉，儒林文苑理學諸傳，或敘於前，或論於後，皆足以闡宗述緒，案隱表微。其顯學鉅儒，實有關於一代風氣者，仍集其同氣同聲門人弟子彙爲專傳，其傳體仿竹汀先生所爲學傳例，鋪陳學術，不厭加詳。如竹垞、黎洲，雖專卷不妨。至如紹興古器，復齋收藏，書板書棚，儘可於雜識中分類收之。越器、刻紙、湖筆、紹酒，則敘諸物產考。其畸零無歸者，仍可歸諸雜識。竊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現在儘可着手爲雜識。將來物產考敘，仍煩大筆，稍加增損，即可入書。公意以爲何如？風俗別四禮節物爲兩事，前後書之，其特別情形，古事如喫菜事魔，近事金錢會匪之類，別以專篇。（在古爲考，在今爲記。）不可以少數奸民，遊誣全邑。海鹽戲劇，似亦入雜識，始得發揮盡致。吾意此雜識成，他日乃可單行，程度或與夢溪筆談相當，不儘中吳紀聞而已。大雅君子，亦有樂於此乎？努力書此，殊不盡意。」（下略）

案先生此後所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乾隆浙江通志考異，蓋均爲志局而作。先生又嘗於各書中割出元明海運及倭寇事數十則，似爲雜識一門草稿，但不知其有否成書也。

九月，六子登明生。

十月十七日起，以烏程蔣氏藏嘉靖徐氏本周禮鄭注，校士禮居本。次日又以明翻宋相臺岳氏本，校於眉端，凡十一日校畢。其異同，悉錄入藏書志中。

十一月，以烏程蔣氏藏嘉靖間復刊宋大字本禮記，校崇文書局翻張敦仁復宋撫州本。

十二月三日起，以蔣氏藏北宋刊爾雅單疏，校阮刻注疏本，凡四日而畢。繼又據爾雅疏所引方言，以校戴氏疏證本，頗有異同。

編年文 沈乙齋先生七十壽序(二月,見觀堂集林。) 音學五書跋(六月,見別集補遺。) 唐寫本殘職官書跋 唐寫本食療

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 唐寫本失名殘卷跋 唐寫本大雲經疏跋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跋 唐寫本章莊秦婦

吟殘詩跋 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唐寫本殘小說跋 唐寫本敦煌戶籍跋 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以上均七月作,見

觀堂集林。) 唐寫本字寶殘卷跋 唐寫本新鄉衆百姓謝司徒施麥恩牒跋 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跋 唐寫本回文詩

跋(以上均七月作,見別集補遺。) 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七月譯,伯希和原撰,見觀堂譯集。) 樂

庵寫書圖序(閏七月,見觀堂集林。) 號仲篔跋(八月,見別集補遺。) 摩尼教入中國考(七月,見別集後編。) 高昌寧朔

將軍趙斌寺碑跋 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上二篇,均九月作,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跋(十一月,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圖記(十一月,見集外文。)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象跋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西胡考上 西

胡考下 西胡續考 西域井渠考 唐李慈藝授勳告身跋 北伯鼎跋(以上均秋日作,見觀堂集林。) 西域雜記 元豐九

域志跋 秉中丁卣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案先生是年得見敦煌所出諸史料,因詳考中古西陲及高昌回鶻之史實。又化胡經摩尼教等之關於古代宗教者,亦有所論述。而西胡考之作,尤有極重要之結論。先生之作西胡考也,羅君君楚(福菴)爲徵內典中故事。君楚爲羅先生次子,熟精梵

天文字,又創通西夏國語。時養疴滬上,故與先生常相往返也。

編年詩 題葢山先生遺象一首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 贈太子少保梁公挽歌辭三首 冬夜讀山海經感賦一首 小

除夕東軒老人餽水仙鈎鐘花賦謝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題劉翰怡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附)用夢窗韻補壽朱彊村侍郎霜華賦詞一首(見茗華詞)

庚申四十四歲。

正月，以續古逸叢書影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校吉石齋叢書日本復宋音注本。又以孟子音義檢對一過。三月清明後四日，以蔣氏藏復宋小字本史記集解索隱校汲古閣本史記索隱末二卷。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見盧弓父校本穆天子傳，以校翟云升校注本，見翟校多與盧說合，似翟氏曾見盧本也。先生又增釋若干條，又象采沈乙齋先生說注於眉端。

四月，以蔣氏藏景元本東京夢華錄校刻本一過。刻本爲江山劉泖生司馬（履芬）舊藏，且有司馬手跋，乃先生在蘇垣時所收得也。

六月，復讀文昌雜錄，又訂正盧刻誤字十數處。

八月中秋，以明黃省曾刻本列女傳，校蕭道管集注本。蕭本正文依王照圃注本，不知自何本出。先生又據藝文類聚所引勘之，其以己意發正者，亦並記之。

九月，讀詩話總龜，據以補封氏聞見記卷七高唐館佚文一則。

是月，以蔣氏藏士禮居舊藏宋本景定建炎續志，校漸西村舍本。漸西本據四庫本校刊，實遠遜於宋本也。

十月，以影汲古閣影宋抄本焦氏易林校士禮居本，是正甚多。繼又以彭華本校前八卷，嘉靖四年重刊彭本校後八卷。校彭本時，用朱筆，所以別於宋本也。

十一月，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校嘉靖本一過，補注中音切，及卷九卷十缺文數百字。

是年□月，繆藝風（荃孫）先生卒。

先生挽以聯曰：「樸學抱經儔，鍾山龍城，更喜百年開講席。著錄平津亞，闕書金石，尙留二志重文林。」

癸卯年文 顧刻廣韻跋（三月，見別集補遺。） 武玄之韻鈴分部考（春日，見觀堂集林。） 內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五月，見別

集補遺。宋刊本爾雅疏跋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宋越州刊本禮記正義跋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均夏日作，見觀堂集林。） 殘宋本三國志跋（中秋，見觀堂集林。） 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秋日，見別集補遺。） 日本寬永本孔子家語跋（十月朔，見別集補遺。） 劉氏金石苑稿本跋（十二月二十七日，見觀堂集林。） 散氏盤跋 克鼎跋（冬日，均見觀堂集林。）

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略張天錫草書韻會後 新鄴虎符跋 釋豚 釋辟（均見觀堂集林。） 與友人論石鼓書 詩齊風豈弟釋義 魏曹望情造象跋（均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張小帆中丞索詠南皮張氏二烈女詩一首（見觀堂集林） 題族祖母蔣夫人畫閣一首 高欣木舍人得明季汪然明所刊柳如是尺牘三十一通并己未湖上草爲題三絕句（均見外集卷三）

（附）題況夔笙太守香南雅集圖清平樂詞一首（見茗華詞）

辛酉四十五歲。

正月，以蔣氏藏馮已蒼抄本及勞季言校本封氏間見記校雅雨堂本，得校訂多處，且有與先生舊校合者。

是月初八日，又假舊抄本文昌雜錄校雅雨堂本。繼又以天一閣舊藏明鈔本資暇集校胡文煥本。

是月二十三日，假某氏所藏內閣大庫舊藏殘宋本唐六典校正德本，補第三卷佚文數百字，蓋距辛亥年校日本享保本時已十年矣。

春日，仁和姚君虞琴以邑人張渭漁茂才舊藏查他山先生文集請序於先生。先生爲述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之概略以序查書，並以悼張君也。

四月四女通明生，七月薨。

是月十五日，寫定此數年所爲文及舊作之刊於雪堂廣倉二叢刊者，刪繁挹華，爲觀堂集林二十卷。烏程蔣氏出資以聚珍版印行。

至歲終印成藝林首三卷。

案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弘旨者，悉淘去不存。舊作如魏石經考漢魏博士考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亦只存其一部分而已。

是月十九日起，以蔣氏藏明抄本張說之文集，校四部叢刻影明嘉靖本，訂正誤字千餘，至五月初旬校畢。明抄本與結一盧朱氏刻本佳處大同。又以唐文粹檢校一過，遂成善本矣。

五月，又以殘宋刊建本元微之文集校明董氏刻本。宋刻僅存十四卷，篇數次第與董本大異，佳處時出董本上。

是月，又假蔣氏藏北宋刊南宋剞改本李賀歌詩編，校四部叢刻影蒙古刻本。又假蜀本笠澤叢書，校影黃復翁校明抄本一過。六月，盛暑中，以藝芸精舍抄本小畜集，校影經韻堂本，訂正錯葉四五處，及誤字千餘。

七月，沈乙齋先生書杜工部詩於簷上以貽先生。詩後並有沈先生跋語云：「晚歲讀草堂蜀中諸詩，彌益親切，覺其善道人意中事，寄情於景，寫實以虛，正使元白張姚盡其筆力，不能當此老一二語助詞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云云。至壬戌三月，先生乃書沈先生乙卯還家雜詩四章以儷之。

是歲，繆藝風藏書散出，先生遂得十萬卷樓刻本爾雅單疏及日照許氏刻本孟子音義兩書。八月中秋，以士禮居刻本孟子音義校許本一過。

九月初日起，錄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至二十三日錄畢。影本乃寄自法國伯希和教授者。因增訂舊文，爲跋尾，書於寫本後。是月，羅君君楚病卒於津寓。

十一月，以蔣氏藏宋刊纂圖互注本禮記，校崇文局本。四部叢刻即據蔣本影印，但有描失處，因以原本勘正之。除夕日，錄舊校爾雅疏校宋本於十萬卷樓刊單疏本上。

是歲先生摘出經典中連絲字，爲連絲字譜，草稿粗具，計分三卷，上卷爲疊韻連絲字，中卷爲雙聲連絲字，下卷爲非疊韻非雙聲之古成語。

編年文 長術輯要跋（人日，見別集補遺。） 查他山文集序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春日，均見觀堂集林。案此二書，乃輯

平時所撰經義雜記而成。其體裁託爲書札，實非有友人某君其人也。） 小孟鼎拓本跋（春日） 段懋堂先生手跡跋（長至

後三日，均見別集補遺。） 百一廬金石叢書序（孟冬，見集外文。） 書唐寫本切韻後（十一月初十日，見觀堂集林。） 唐吳

郡朱府君墓誌跋 漢南呂編磬跋 宋趙不沚墓誌跋（以上季冬。） 宋刊後漢書郡國志殘葉跋（十二月十一日。） 宋韶

州木造象刻字跋（醉司命日。） 晉開運刻毗沙門天王象跋（歲不盡三日，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釋珏朋 釋環玦 釋禮

（此三文，均見觀堂集林，殆庚申辛酉間作，始附於此，俟考。）

編年詩 題漢人草隸急就章二首（見外集卷三）

壬戌四十六歲。

二月，歸里，爲次子高明完婚。

是月，羅先生於京師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知爲內閣大庫舊藏文書，新自歷史博物館借諸故紙商者。因蹤跡之，

得其全卷，共九十袋十五萬片。乃貽書先生告其事。七月，先生爲作庫書樓記以記之。

是月，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五代兩宋監本考，草稿略具，然迄未刊行，蓋有待於增訂也。

案先生原擬撰歷代監本考，元明以下，材料未備，故僅將五代兩宋監本考次第寫定。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得見永樂大典四冊，自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三十四，乃水經注河水起至丹水止，正得原書之半，即戴京

原校本所自出之本，因以戴本校之，始知凡戴本所云據大典校改者，實與大典十不一合。自十一日校起至十九日校畢。二十三日，



又假沈乙庵先生藏嘉靖間黃省曾本以勸戴本，至三月五日校畢。

四月，以結一廬刊本張說文集校嘉靖伍氏刻本，至五月初校畢。

五月，五女臨明生。

閏五月，以蔣氏藏吾鄉陳仲魚抄本千頃堂書目校適園叢書本，增訂甚多。六月，復以明史藝文志勘對一過。

八月，觀堂集林印畢，都文二百篇，詩詞六十七首。

九月，臨惠定字校鄂州本公羊注疏於阮刻注疏上。是月復以何注所本讀人舊說注於書眉。先生云：「何注殆字字有來歷，徐疏未能徵引也。」

十月，沈乙齋先生病歿於滬寓，先生哭之慟，並輓以聯曰：「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爲家孝子，爲國純臣，爲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爲天下哭先生。」

案先生自海外歸國後，與沈先生過從最密。沈先生寓居新閘路，與先生寓所相距甚近。沈先生每見一書畫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與商榷。沈先生篤老不著書，惟以吟詠自娛，故常與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質沈先生。後先生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似受沈先生相當之影響也。

十一月，以蔣氏藏明刊張文獻公集校四部叢刻張曲江文集一過。

初歲在己未夏，北京大學文科擬聘先生爲教授，情先生友人鄞縣馬叔平（衡）先生爲先容，先生卻之。庚申，又提前請，先生仍以不能北來爲辭。辛酉，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函聘先生爲通信導師，強之乃就。是年冬，先生始提出研究問題四目，以寄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其研究問題，一曰詩書中成語之研究，二曰古字母之研究，三曰古文學中連綿字之研究，四曰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尙有一目，曰六朝迄唐蕃姓之研究，因日本桑原隲藏教授已從事於此，故不復提出也。

編年文 兩浙古刊本考序(二月) 匈奴相邦印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此改定前所作唐尺考而成) 宋

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元刊本西

夏文華殿經跋 羅君楚傳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以上均奉夏間作) 傳書堂記(六月) 庫書樓記(七月,以上均

見觀堂集林) 四部叢刻影宋本周易跋(五月分龍日) 跋熊忠節遺稿(十一月) 鐵齒跋 刺鼎跋(均十二月) 弔

父丁角跋(歲不盡四日) 書某氏所藏金石墨本後 沈乙齋先生絕筆楹聯跋 跋乾隆諸賢送會南郵守郴州詩卷 梁虞

思美造象跋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又跋 四部叢刻影宋本分類集注杜工部詩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庚贏齒跋

(見別集初編)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今補入觀堂集林) 肅忠親王神道碑(見集外文)

編年詩 梁溪高仲均兄弟以其先德古愚先生事實屬題爲書一絕 題西泠印社圖二首(見外集卷三)

癸亥四十七歲。

正月,以明初黑口本鄧析子校四部叢刻影明本。又以嘉靖正學書院本國語補音校微波樹本。

是月先生因事返里, (里) 於戚氏家, 謁見先生。先生以治學必先通說文, 而後治詩書三禮相詔。

是月二十八日, 據蔣氏藏殘宋本, 草堂詩箋目錄, 以校黎刻古逸叢書本, 知黎本原缺十卷, 其拾遺十卷, 卽所闕之卷也。常熟羅氏藏

殘宋本, 存卷二十六至卷五十, 後復有外集一卷, 知蔡氏原書凡五十一卷。因爲釐定黎刻卷數。

三月, 五女端明殤。是月, 岳母潘太夫人病卒, 先生又返里。

是月, 密韻樓藏書志撰成, 書凡如干卷, 稿藏蔣氏許。

初, 升素庵相國, 於津寓見先生, 甚重之。會內廷擬選海內碩學, 入直南齋, 升相國上書以先生薦。三月初一日奉諭旨, 一楊鍾羲景方

昶溫肅王國維均着在南書房行走。海上友人聞訊, 均以詩道賀。四月十日束裝由海道北上, 到京, 寓戶部街金息侯少府(梁)家。

先生到京後，上午入直，下午在寓自課。長夏無事，赴津，於羅先生處假歸王石臞先生釋大及方言疏證稿，手自錄副藏之。王氏手稿中，有周秦合韻譜，與金壇段氏六書音韻表例同，中采穆天子傳、逸周書、戰國策諸書。又有西漢合韻譜，中采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諸書。先生疑其未輯，容有遺漏，乃自八月一日起，重讀外傳繁露及逸周書、山海經等書一過，凡有韻處皆規之，窺其意似欲覓王氏之業，然迄未成書。先生又見王氏遺書中，有諧聲譜二冊，乃以古音二十一部譜說文諸字，稿亦殘缺。乃重草說文諧聲譜一卷，以補王氏之闕，至歲終始寫成。

六月初一日，奉諭旨「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

是月，以敦煌所出六朝人寫本抱朴子內篇一二卷校四部叢刊影明魯藩刻本。餘卷亦通讀一過，謬字甚多，略正其可知者而已。

八月，眷屬來京，賃宅於地安門內機染局。

是月，以王石臞讀淮南雜誌所訂正諸字，錄於影宋本淮南子上，以便檢索。

九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派南書房翰林清查景陽宮等處書籍。」

十月，以朱王孫水經注箋校戴本一過。十一月，復以全氏七校本校戴本一過。始知戴氏所改定經注，大半朱全二氏已先爲之矣。是月又假江安傅氏藏宋刻殘本，及孫潛夫校宋刻殘本，校朱本。繼又以吳瑄古今逸史本校朱本一過。於是傳世鄰書舊本，校得已過半矣。

十二月初二日，奉諭旨，「着在紫禁城騎馬。」

編年文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韻錄（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 與馬叔平論石鼓書（春日） 唐賢力、苾伽公主墓志跋（夏日） 梁伯戈跋（夏中伏，案此文即刪訂舊作鬼方昆夷，繼考而成，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殷契文字類編序（夏至後十日，見別集後編。） 羅子期仿古錄印譜序（秋日） 秦公敦跋（八月） 古磬拓本跋（季秋，案此即前所跋之南呂

編聲也。蓋彼則題於自藏墨本上，此題於羅先生藏本爲異耳。以上均見別集初編。）元次山硯拓本跋（小除夕前二日，見別集初編。）肅霜滌場說（冬日，今補入觀堂集林。）沈司馬闕朱鳥象跋 魚七銘跋（均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一首 楊留垞六十壽詩二首 題澆齋少保獨立蒼茫自詠詩圖卷二

首 題貢王榮顏衛景卷四首（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題御筆雙鸚鵡一首 題紹越千太保先德夢跡圖二首 題御筆牡丹

九首 題御筆花卉四幅四首 題陳子嘯學使畫册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三）

甲子四十八歲。

正月，法國伯希和教授，寄所錄敦煌所出章莊秦婦吟全卷至，並以倫敦另一足本校之，遂成完璧。首題右補闕章莊撰，與先生舊跋合。

三月，以商邱宋氏藏鈔本明內閣書目校張氏適園叢書刻本，並以文淵閣書目比勘一過。

四月，養心殿庫中發見散氏盤，有旨摹拓六十本，以賜臣工。先生亦與此賞，因草考釋長篇，以補前跋之未備。

八月初四日，羅先生奉旨入直南齋，抵京，即主先生家。

是月二十一日，以日本舊鈔本皇侃論語義疏校正本論語集解二十四日復以注疏本勘之，又以阮氏校勘記檢補一過。

九月，奉旨與羅先生檢理內府藏器，又獲觀散氏盤於養心殿西廡。

十月初九日，皇輿出宮幸攝政王府，先生侍行，未敢稍離左右，其後又時往日使館覲見。

時清華學校當局，擬創辦研究院，欲聘海內名宿爲院長，積溪胡適之（適）先生以先生薦，主其事者，親往致辭，先生以時變方亟，

婉辭謝之。

十一月，假海鹽朱氏藏明抄本水經注校朱王孫本。明抄與永樂大典及孫潛夫校宋本大同，其祖本當自宋本出。今宋本已殘缺，而

大典本亦只存前半，然則傳世鄰書，最古最備之本，當首推朱氏所藏本矣。

十二月撰魏石經續考，草稿略具。

魏石經續考自序：「余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復以御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爲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署。學術叢書中。歲在辛酉，復刪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撮取其前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復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面分刻。尚書無逸君爽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割而爲二。又見尚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比四月，予來京師，則見殘小石拓本至多。其爲書暈陶讀者，有吳與徐氏所藏帝言一石，夜五一石，明庶一石，禹四一石，五典一石，木鼠一石，應欲一石，隸一石，鬪黻二石，介退一石，皖中周氏所藏都帝予一石，女說一石。尚書無逸篇則有鄞縣馬氏所藏小鳥一石。春秋則有某氏所藏姬遇一石，（莊公三十年）徐氏所藏趙敷一石，（文公八年）共十餘石。已而復見無逸君爽一石，未割時拓本，中間君爽篇題一行，與春秋倍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一行具存，餘亦較割後拓本多十餘字，此石與丁氏殘石正相銜接。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尚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復爲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

編年文 旗符跋（漢朝後一日） 古瓦窰跋（二月，以上見別集補遺。） 韋莊秦婦吟又跋（二月，今誤以初稿補入觀堂集林，俟再版時修正。） 明內閣書目跋（三月二十八日，見別集補遺。） 散氏盤考釋（五月，見古文考釋。） 攻吳王夫差鑑跋（五月，見別集初編。） 金文編序（夏五，見別集後編。） 僞齊所刊禹蹟華夷兩圖跋（孟秋，見別集補遺。） 郭春榆宮保七十壽序（八月，見別集初編。） 王保卿買地券跋（重陽日，見別集初編。）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 朱氏水經注箋跋 明抄本水經注跋（以上均十二月作，今補入觀堂集林。） 高宗彤日說 陳寶說 書顧命同引說 釋天（案此文從辛酉年所作齊侯壺跋刪訂而成。） 周蔣京考 郝公鈞鐘跋（戊午年作，是年重訂。）

通攷跋 王子嬰次盧跋（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以五介彰施於五色說 羌伯攷跋 古畫磚跋 海寧陳君暨妻鄒淑人墓誌銘 魏石經續考序（以上見別集補遺。） 與某教授書（見別集初編。） 論葬張勳碑文（見集外文。） 陳政事疏（全文見羅撰別傳。）

編年詩 題鎮海李氏八徵圖八首（見外集卷三）

乙丑四十九歲。

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館，而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

三月，移居清華園西院。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先生辭不就，專任教授。主其事者，改聘涇陽吳雨僧先生（密）爲主任。又聘新會梁任公先生（啓超）、武進趙元任先生、義寧陳寅恪先生爲教授。時院務草創，梁陳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規畫，均請示先生而後定。

三月，以敦煌所出唐寫殘本唐律疏義校嘉業室刻本宋刑統。其缺字，則據通考補之。

是歲春日，始擬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四月，從通典內抄出杜環經行記，而以太平寰宇記所引者校之。又從五代史抄出高居誨使于闐記。從宋史外國傳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記，並以王明清揮塵前錄所引校之。又從吳船錄抄出繼業三藏行記。從庶齋老學叢談抄出耶律文正西遊錄。從陶九成游志續編抄出劉祁北使記。又從明刊秋澗大全文集卷九十四玉堂嘉話中，抄出劉郁西使記，並以四庫本校之。共得古行記七種，裝爲一冊，以備參閱。

是月十九日起，從連筠籟叢書內，抄出長春真人西遊記，凡十日而畢。閏四月朔，又從陶南邨輟耕錄錄詔書及表二篇，其所注釋，均箋識於眉端。

六月，爲清華學校暑期學校演講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新發見之學問一題。其目凡五，一曰殷虛甲骨文，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

地之簡牘，三曰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曰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曰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此五者之三，先生皆曾創通之，考釋之，故此講演，最明晰而詳盡也。

是月赴津，祝羅先生六十壽，並以詩賀之。

七月，（里）北來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命館於其家。會研究院原聘助教陸君以事辭，主任吳先生命（里）承其乏，日爲先生檢閱書籍，及校錄文稿。

是月，草耶律文正公年譜及西遊記注大體告成。

八月開學，先生任經史小學導師，並爲諸生演講古史新證每週一小字，尙書二小時，說文一小時。古史新證即改訂舊著殷先公先王考三代地理小記等篇而成。

是月，日本狩野子溫博士（直喜）來京師，與先生相見，博士出彼邦新刊宋本尙書正義爲贈。

是年夏，爲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六十遐歷紀念，其友朋爲聚費刊行支那學論叢以壽博士，徵文於先生，是月，先生以新著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榮考寄之。

九月，假沈庵宮保（寶熙）藏藏書屋鈔本蒙古源流以校坊刻本。十月中，又讀數過，並據元祕史元史等書校釋一過。

是月，先生讀金史發見阻鞬字樣多處，而元史中並無此種部族，乃大疑。一夕讀元祕史，見卷四所載大金因塔塔兒不從命，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於溏泐札河破之，與金史完顏襄傳參之，地望人名悉合。因悟金史之阻鞬，卽元祕史之塔塔兒，而塔塔兒一語，亦卽唐宋間韃靼之對音。乃摘錄載籍中所言韃靼阻下阻鞬事，草韃靼年表及韃靼考。是年冬，即提出此問題爲北京歷史社會學會講演之。

是月，草元朝祕史地名索引成。

案先生初擬草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索引，已注其所見於汪氏三史同名錄眉端，後以茲事不易，乃改著此篇，並以親征錄元史比勘之，未能徧也。

十月，以元祕史校皇元聖武親征錄。因憶前在沈乙庵先生案頭見所校舊鈔雲麓漫鈔本親征錄，較刻本異同頗多。後詢之江安傅沅叔，始知沈先生所校者，乃舊鈔說鄂本，非雲麓漫鈔也。十二月下旬，從傅氏處，假弘治鈔說鄂本，以校何秋濤本，得訂補譌奪多處。十一月，從秋澗大全集玉堂嘉話中，錄出張德輝紀行，是月，又從上虞羅氏假錄黑韃事略一過。

編年文 戴校本水經注跋（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四部叢刻李賀歌詩編跋（五月，見別集補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

新發見之學問（六月，刊入學術雜誌）。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朶考（八月，今補入觀堂集林）。書番馮商氏所藏散氏盤墨本

後（中秋日，見集外文）。鄂侯震方鼎跋（十月）秦瓦量跋（十月，均見別集補遺）。蒙文元朝祕史跋（十月望日，見別

集初編）。蒙韃備錄跋（十月，今補入觀堂集林）。月氏末西徙大夏時故地考（冬日，見別集補遺）。重刻施國祁元遺山詩

箋注序（冬日代蔣孟蘋作，見集外文）。韃韃考附年表（十月）遼金時蒙古考（十一月，以上附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後）。

黑韃事略跋（十二月二十日，今補入觀堂集林）。

編年詩 羅雪堂參事六十生日二首（見別集初編）。

丙寅五十歲。

正月初三日，校說鄂本親征錄畢。又據說鄂本蒙韃備錄校古今逸史本。上燈日在天津，又從武進陶氏借校萬曆抄說鄂本親征錄。是月，又從江南圖書館抄得汪魚亭藏抄本親征錄，以校今本，知汪本與何本同出一源，雖優於何本，實遜於說鄂本。乃知說鄂本為傳世最古最備之本。乃撰校注一卷，至寒食節始寫定。四月中，西遊記注又整理一過，擬將此二書，合耶律文正公年譜蒙古源流校注合刊之。繼以文正行事，未詳處尚多，而蒙古源流又無佳本可校，滿蒙文原本，倉卒亦無由通其讀，乃將蒙韃備錄黑韃事略眉



注錄爲箋說，合西遊記親征錄注刊之，署曰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由研究院以活字版印行，自夏徂秋，校刊始畢。古史新證一課，至去冬已授畢。正月，起撰克鼎孟鼎銘考釋，並改訂毛公鼎考釋，合散氏盤考釋以授諸生。其他宗周諸重器，亦多寫爲釋文講演之。

六月，爲燕京大學演講中國歷代之尺度一題。

八月，研究院開學，先生每週講授儀禮二小時，說文一小時。是時院中採購中文書籍，均由先生審定。

是月，長子潛明，在滬病篤。先生聞訊，乘車赴滬，至己不瘳，是月二十日卒於寓所。先生久歷世變，境況寥落，至是復有喪明之痛，乃益復寡歡。喪事畢，卽北返。

先生在滬時，桐鄉徐君懋齋以所撰古鉢印譜請序於先生。九月，先生重申前論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以序之。

十月，從上海涵芬樓假顧澗蒼手校本蒙文元朝秘史，校葉氏觀古堂刻本。

是月二十九日，爲先生五十初度，親友及門弟子均稱觴致賀。十一月中，先生出漢魏唐宋石經墨本或影本多種，以示諸同學，並講述石經歷史及其源流。

編年文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二月清明日） 孟鼎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春日，均見古金文考釋） 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序

（孟夏） 蒙轡備錄又跋（六月，後與前跋合并爲一） 記現存歷代尺度十七種（六月，以上均補入觀堂集林） 樂庵居士五十壽序（六月，見集外文） 新莽嘉量跋（八月） 桐鄉徐氏印譜序（九月） 書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秋日）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秋日，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宋代之金石學（十月，乃歷史社會學會講演稿，後別出爲書宣和博古圖跋，今補入觀堂集林） 蜀石經殘拓本跋（仲冬朔，今補入觀堂集林） 書影明內府刊本大誥後（仲冬，見別集初編）

元刊虞伯生詩續編跋（仲冬，見別集補遺）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十二月十一日寫成，今補入觀堂集林）

編年詩 袁中舟侍講五十生日一首（見別集初編） 題嶽山檢書園二首 題鄧頌白梅石居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丁卯五十一歲。

正月，讀元秘史見所載主因之語凡四。就史實上證明之，蓋與遼金二史中之亂軍相當。因草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寄日本藤田劍峯博士（豐八）入史學雜誌中刊之。先生又致藤田博士二書，討論孔字之音讀。其第二書稿具後，未發，今並見觀堂集林中。正月，以正統道藏本西遊記校先生校本，得訂正譌奪數十處。

是月，檢道藏姬志真雲山集尹志平葆光集，據以訂補西遊記注凡三則。

三月，得讀日本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箭內博士（互）韃靼考，與先生說阻卜阻鞏之爲韃靼結論相同。惟謂與安嶺西之韃靼，乃蒙古人種，而陰山韃靼出於沙陀，爲土耳其人種，乃震於漠北韃靼之名，而竊以自號。此論先生頗以爲不然。先生謂當唐之季世，與安嶺左右諸部族，若室韋，若蒙古，若韃靼，皆有遷徙之事。蓋唐德既衰，回鶻亦爲黠戛斯所攻，去其故都，而漢塞下惟有沙陀。退渾諸小部族，故室韋、蒙古、韃靼三部族，乃各有一支部，侵入陰山附近。此事前人均未道及，先生爲疏通證明之，草韃靼後考一篇。後以蒙古南徙事，其證據未充。乃摘出室韋南徙一章，爲黑車子室韋考，至四月稿始寫定。

是月下旬，攜家人游西山。

是月，日本神田忠庵學士（信暢）寄排印足本耶律文正西遊錄至。足本西遊錄中土久伏，此抄自宮內省圖書寮者，蓋人間秘笈也。先生即據以重錄一本，復訂正刻本誤字數處。

四月，改定蒙古古上世考（即遼金時蒙古考）爲萌古考，至初八日寫畢。繼又改定韃靼考，至十四日寫畢。復摘錄元朝秘史眉端箋識之可存者凡七則，（中有劉郁西使記割記一則）爲蒙古札記。此均先生最後之定稿也。

去秋以來，世變益亟，先生時時以津園爲念。新正赴津觀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爲念者，先生視狀至憤。返京後，憂傷過甚，

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更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五月初二日，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家人候先生歸，至午後尚未至，乃大疑。其公子急蹤跡之，至中刻，始得噩耗。次日入殮，友生集哭。奉尸出園，始於裏衣中得致三子貞明遺書一紙。紙已溼透，惟字跡完好。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於清華墓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云云。既棺殮，暫厝於鄰寺中。羅先生在津得電，即據以上聞。初六日詔曰：「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側朕懷，著加恩予諡忠愍。派貝子溥侗即日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羅先生又來京經紀其喪事。五月十七日假全浙會館設位致弔，共收得哀輓詩聯數百副。是月二十四日，先生日本友人狩野內藤諸先生，假座京都袋中庵，誦經追悼，日本藝文雜誌，並為特刊追悼號。海內外學人，知與不知，無不同聲哀悼。七月十七日，諸子遵遺命，葬先生於清華園附近西柳村七間房之原。其同官遼陽楊留垓先生（鍾義）為銘誌其墓，武進袁中舟（勵準）先生書之。遺書遺稿藏於家。羅先生為校理其遺著，凡四集，署曰海寧王忠愍公遺書，現尚在校印中。

編年文 元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正月） 金界壕考（二月，初名金長城考，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校本水經注箋跋（二月，見別集補遺） 箭內博士韃靼考譯文 津田博士遼代烏古敵烈考譯文 津田博士室韋考譯文（以上均三月譯，見觀堂譯集） 萌古考（四月初八日改定） 韃靼考（四月十四日改定） 蒙古札記（四月，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尚書殷

詰序（四月，見別集補遺。）

丁卯十二月初稿寫畢。

國學論叢，將刊行王先生紀念號，新會梁先生，義寧陳先生，均以（里）與先生有成誼且侍先生講席久，知先生學行，或較他人爲多，因囑草年譜以實之。（里）辭不獲命，以一月之力，寫爲此編。其遺漏疏略之病，在在遇之。海內外學人，幸匡其不逮焉。又先生手校書之存滬上者，尙有數十種。其校書歲月，與其他行事之未詳者，當續行補入，以俟寫定。萬里又識。

# 各大大雜誌

十七年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定價全年		每冊	全年	名稱
外	內	售	數	
四元	三元	五角二分	四	東方雜誌
二元	一元一角	一角	二	教育雜誌
二元	一元一角	一角	二	學生雜誌
四角	三角九分	九分	八	少年雜誌
四角	五角一分	一分	三〇	兒童世界
五角七分	六角	六分	六〇	兒童畫報
二元三角	四元二角	二角	二	婦女雜誌
六角二分	八角一分	五角一分	二	小說月報
(定預不)		五角二分	四	小說世界
四角二分	五角一分	一分	三〇	英語週刊
六角二分	二元二角	二角	一〇	自然界

## 特別啓事

### 英文雜誌

自本年份起暫停發行。未滿期之定戶所存報費，可向原訂處抵換本館出版書籍或其他項雜誌，或收還現款，由定戶自擇。

### 小說世界

原為週刊，自本年份起，改為季刊。未滿期定戶，如欲收回餘款或抵換書籍雜誌，其辦法與前項同。其願抵換本誌季刊者，每季刊一冊作週刊四冊計。

### 兒童世界

版式改為六開本，頁數加倍，定價照舊。

### 兒童畫報

原為半月刊，自本年份起改為月刊，自本年份起改為年出十冊。定價照舊。

- 民鐸雜誌 全年十二冊 每冊二角
- 科學雜誌 全年十二冊 每冊二角
- 留美學生季報 全年四冊 每冊四角
- (以下六種概不預送)
- 國學論叢 全年八冊 每冊二角
- 史學與地學 全年八冊 每冊二角
- 博物學 全年四冊 每冊三角
- 農學 全年四冊 每冊三角
- 美育雜誌 全年三冊 每冊五角
- 留英學報 全年三冊 每冊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梁任公先生的著作

飲冰室叢著

特製四巨册十二元  
常製二十册八元

本書為先生自編彙取極嚴所列皆首尾完善先生生平著作之精華悉存於此特付本館印行內容美不勝收讀之令人應接不暇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

一二輯 各六角  
第三輯 九角

本館搜集先生近數年來在國內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之講演稿輯為是編計共三集均就當時社會情形發表卓見指導青年學子不少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册 七角

本書為先生前年在南開大學之課外講演凡十餘萬言先將中國過去之史學界詳細批評其得失次明史學改造之新意義次論蒐集史料之法次論史學上推求因果之理法主旨在應用近世科學研究精神為史學界開一新天地

先秦政治思想史

一册 一元二角

清代學術概論

一册 六角半

陶淵明

一册 四角

盾鼻集

二册 八角

國民淺訓

一册 一角半

曾文正公嘉言鈔

一册 四角

墨子學案

一册 七角半

墨經校釋

一册 七角

大乘起信論考證

一册 三角半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三册 各一元

#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

趙萬里

觀堂集林二十四卷（凡專著初爲單本刊入雪堂廣倉兩叢刊而後收入集林者，此目均從略。）

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爲二十卷，歲在辛酉，烏程蔣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畢工。其癸亥以後之作，去冬先生曾寫定文三十六篇，詩十二首，顏之曰集林補編。時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方畢，屢以續印補編事爲請，謂可仿羅雪堂先生松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云稍待，所得當益多。蓋先生時方改定韃靼蒙古諸考，故不欲遽刊補編，而遺金源蒙古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寫定韃靼蒙古諸考及蒙古札記畢，囑里錄一副本，並云異日印行補編時，此數文不可遺也。及先生歸道山，羅雪堂先生謀刊行遺書，囑里整理遺稿，里首以補編寄之。初擬僅刊補編，後以蔣氏所印書，行且售罄，遂謀重刊集林，而以補編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較原刊多四卷。茲錄其增入諸文細目於下：

高宗彤日說 陳寶說 同珥說 肅霜滌場說 釋天 桐鄉徐氏印譜序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 書影印內府所藏王仁胸切韻後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鈔錄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以上入藝林） 周荇方考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明抄本水經注跋 孫潛夫手校本水經注殘本跋 朱氏水經注箋跋 戴校本水經注跋 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朶考 韃靼考（附年表） 萌古考 黑車子室韋考 金界壕考 元朝祕史中之主因亦兒堅考（附致藤田博士二書）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 蒙韃備錄跋 黑韃事略跋 蒙古札記 郝公鈞鐘跋 遜敦跋 王子嬰次盧跋 書宣和博古圖後 記現存歷代尺度一十七種 新莽嘉量跋 蜀石經殘拓本跋（以上入史林）

觀堂別集一卷後編一卷補遺一卷

首二卷爲羅氏所編，補遺則里所輯也。凡永觀堂海內外雜文諸文爲觀堂集林所未收者，及其他序跋雜文，均入之。而初編中庚羸、齒跋、齊國差、齋跋、攻吳王大差、鑑跋、秦公敦跋、漢王保卿買地券跋、蒙文元朝秘史跋、書影明內府刊本大誥跋及夢見東軒老人等詩十二首，先生手寫補編目錄中均有之，均常刊入集林中。而羅先生以此數文未見於先生自藏集林目錄眉注，遂以爲先生所自刪落，而入別集刊之，實則未安，爲附正之於此。

觀堂外集四卷

卷一爲庚辛之間讀書記，曾刊入盛京時報，其中太公家教跋一文，已見集林，茲不列。卷二爲觀堂丙午以前詩，乃自排印本靜安文集內抄出。卷三亦爲詩，乃里所搜輯。卷四爲茗華詞，合人間詞甲乙稿，及庚戌後所作數闕而成。初改名曰履霜詞，後改今名。觀堂集林綴林內所列，卽從此全稿內錄出者也。

爾雅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

此書曾刊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中，後刪訂入觀堂集林，今依廣倉本重印。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此書曾刊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二集，今據以重印。然兩周有韻之金文，尙有續出而未收入者，如秦公敦是。先生在時亦曾道及之，今悉依原次重印，未遑增訂也。

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五卷

(一)毛公鼎考釋 曾刊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此所據者，仍是廣倉本。後里以乙丑重訂本寄之，已不及改正，乃錄其異同別出刊之。



(二) 不期敦考釋 曾刊入雪堂叢刻。

(三) 散氏盤考釋 稿本。

(四) 克鼎考釋 稿本。

(五) 孟鼎考釋 稿本。

史縮篇疏證一卷

曾刊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今據以重印。

校正松江本急就篇一卷（附校補）

此書原名急就篇，校正廣倉學窘有排印本，今仍據廣倉本重印，而以先生續校諸條，寫爲校補，附之。

唐寫本唐韻校記二卷，唐韻佚文一卷

稿本。此書與重緝倉韻篇，均爲代姬某而作。後倉韻篇刊行，而此書以所校多未備，且其時尚未見唐本切韻及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故迄未印行也。

以上各書均入羅先生所編海寧王忠愍公遺書第一集。

魏石經考一卷附錄一卷

稿本。先生初成魏石經考二卷，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印行，後改定上卷入觀堂集林。歲在壬戌，洛陽新出魏石經尚書春秋數石，先生適得墨本，繼又得見私家所藏零星小塊，乃草石經續考，念他日或有續出之資料，故終未寫定。今以續考爲主，而以原考下卷附之，亦共得二卷。

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韻譜一卷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

稿本。

聯縣字譜三卷

稿本。上卷爲疊韻連縣字，中卷爲雙聲連縣字，下卷爲古成語。（非雙聲非疊韻者）

釋幣二卷

此書曾刊入雪堂叢刻，今依重訂本印行。

簡牘檢畧考一卷

此書曾刊入雲窗叢刻，今據以重印。

漢魏博士題名考二卷

此書原名漢魏博士考，共爲三卷，入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印行。後改定上卷入觀堂集林。今只印下二卷，故改畧曰題名考。

清真先生遺事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學叢刊及廣倉學窘叢刊第二集，今依重訂本印行。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錄一卷

稿本。餘錄曾寫定入清華週刊紀念增刊中印行。

五代兩宋監本考三卷

稿本。五代監本考曾刊入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期。

兩浙古刊本考二卷

稿本。其序文已收入觀堂集林中。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上兩書曾刊入雪堂叢刻。

觀堂譯稿五卷

(一) 斯坦因流沙訪古記，曾刊入敦煌石室遺書附錄。(二) 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 (井序)。

此從日本藝文雜誌辯博士亮三郎譯文轉譯，曾刊入北大國學季刊第一期，但未列序文。(三) 箭內互韃靼考。(四) 津田左右

吉遼代烏古敵烈考。(五) 津田左右吉室章考。上三卷，均從日本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譯出。

自魏石經考以下各書，今均入遺書第二集印行。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上二書曾刊入廣倉學窘叢刻第二集。聞先生後有增注尙多，爲柯鳳孫學士假去，今已不可得見矣。

杜環經行記校注一卷

劉郁西使記校注一卷

劉祁北使記校注一卷

王延德使高昌記校注一卷

稿本此四種校注，均散注於各書眉端，乃草親征錄西遊記校注時隨筆疏記者，初不欲寫爲一書也。今重爲移錄，署曰古行記四種校注。

蒙韃備錄箋證一卷

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二卷

上四種總名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清華學校研究院有排印本，後附韃靼考及遼金時蒙古考（後改名萌古考）今韃靼考萌古考均移入觀堂集林，此四種校注均依增訂本重刊之。

水經注校記（未定卷）

先生於水經注得見佳本至多，悉校注於聚珍本及朱王孫箋本上。（詳手校手批書目）此即以朱箋本上所校者寫為校記。蓋先生所校各書，以水經注為最勤，故先為印行，以為讀鄙書者之一助耳。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四卷

稿本，未全。乃先生在浙志局時所撰。今浙志迄未成書，故先生此書，仍入遺書中印行。

自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以下各書，均入遺書第三集印行。

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二十卷

稿本。

唐宋大曲考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三至六十八期，今依重訂本印行。案宋代大曲不見於先生此考者，或尚有之。如鄭麟趾高麗史樂志所載惜奴嬌八遍與夷堅志所載不同，或真宋大曲之遺。又載清平樂一闕，其句法與詩餘大異，恐與大曲有關。又拜月亭傳奇有降

黃龍及袞。凡此均可補苴先生此考者，因附記之於此。

戲曲考源一卷

此書初稿本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四十八及五十期。其定本則刊入晨風閣叢書，今據以重印。

右劇腳色考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學叢刊，今依增訂本重印。

優語錄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三至六十六期中，今據以重印。

宋元戲曲史一卷

此書有商務印書館印本，乃據以印入。

錄曲餘談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七至六十九期，今據以重印。

曲錄六卷

此書曾刊入晨風閣叢書，其初稿爲繆藝風假抄，陳君乃乾即據以印入其所輯曲苑中。今依增訂本印行，於原刊之譌誤，頗多訂正。

人間詞話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四十七、四十九及五十期，北京樸社亦有排印本，今據原稿本印行。

觀堂校詞記（未定卷）

稿本自先生所校宋人詞集中錄出。

自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以下，均入遺書第四集印行。以下各書，遺書中均未收入。

案先生攻究詞曲之作，尙不止此。據初稿本曲錄序，則知有詞錄若干卷；據宋元戲曲史序，則知有曲調源流表一卷，其稿本均未見，附注於此以俟考。

流沙墜簡考釋一卷補遺一卷（上虞羅氏據先生手寫本景印）補正一卷

此書考釋共爲三卷，上下二卷，乃羅先生所撰；卷中屯戍叢殘考釋乃先生所撰。補正一卷，刊於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歲在辛酉，又改正十餘篇，別出爲敦煌漢簡跋等入觀堂集林中刊之。然其後陸續有補苴前釋處尙多，余亦錄有副冊，他日重印，當據以增訂也。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此書與羅雪堂先生同輯，有羅氏景印本。

靜安文集一冊

此書有排印本，乃光緒三十一年出版，坊間久已無書。余嘗檢教育世界雜誌，尙有多篇，爲文集未收者。最近學術雜誌載有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卽其一也。他日擬編爲二集重印，以存先生少時思想上之陳跡焉。

鐵壽堂殷虛文字考釋一卷

廣倉學窘據先生手寫本景印。此書考釋大都已收入觀堂集林殷先公先生考及釋習釋句諸文矣。然其他未收諸考釋及釋文，均尙可供治卜辭者之參考也。

古本尙書孔氏傳彙校

稿本。此書據敦煌所出隸古定向書與日本古寫本校今本，其校語均注於眉端。當與先生其他校勘之作同印，故不入遺書中。

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一卷

稿本未全，故未收入遺書。

兩漢魏晉鄉亭考二卷

稿本。僅具條目，尙未成書，故未收入遺書。

古史新證一卷

油印本。此乃改定殷先公先王考及說殷北伯鼎跋等數篇而成，於舊說頗有訂改，現已刊入國學月報中。

續四部叢刊擬目一卷

稿本。

丙辰日記一冊

稿本。記丙辰年正月至三月，自日本返國及就廣倉學窘之聘事。

觀堂集外文一卷

一切雜文爲別集外集刊落者均入之。乃里所鈔集，以便平時檢閱。

心理學概論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本。乃從 Hofding, Outline of Psychology. 中譯出。

法學通論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本。乃從日本磯谷倅次郎著本譯出。

辯學一冊

此書乃先生官學部圖書館時所譯，有學部排印本。乃從 Stanley Jevons: The Elementary Sessions in Logic 中譯出。

東山雜記一卷

二屨軒隨錄一卷

稿本。曾刊入盛京時報中。

重緝倉頡篇二卷

廣倉學窘排印本。乃代姬某所作，故卷首不署先生名字。

密韻樓藏書志如干卷

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於家。清稿在烏程蔣氏許。乃代蔣君孟頽所輯。蔣氏藏書，甲於海上，而先生所撰藏書志，亦精審無二，惜至今未見印行，遂使世人治目錄學者，未無考鏡，斯爲憾矣。

都六十二種。



#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趙萬里

周易十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略例王弼撰唐邢昺注

卷末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二册

尚書王氏注二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

一册

間以孔傳分注於眉端；又據唐寫本釋文訂補數處。

書古文訓十六卷（通志堂刻本）

宋薛季宣撰

四册

以敦煌所出隸古定尚書及日本古寫本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嘉慶九年寧儉堂刻本）

清李遇孫撰

二册

有跋語及眉識各一則，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尚書駢枝一卷（抄本）

清孫貽讓撰

一册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抄本多誤字，以朱筆校正。

周禮十二卷（石印士禮居叢書本）

漢鄭玄注。

校烏程蔣氏所藏明嘉靖徐氏刻本，及明復宋岳本。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全書圈點一過，並有眉注多處。

儀禮十七卷（石印士禮居叢書本）

漢鄭玄注。

校烏程蔣氏所藏明嘉靖徐氏刻本。

儀禮注疏十七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全書圈點一過，並有眉注多處。

儀禮識誤三卷（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張淳撰。

卷一卷二有眉注三則。

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

四册

十六册

二册

十六册

一册

五册

漢鄭玄注。

景本有失真處，以原本校之，有眉注數則。

禮記二十卷（崇文書局重刻張氏影宋撫州刻本）

漢鄭玄注。

校為程蔣氏藏明嘉靖徐氏復刻宋建大字本，及宋刊纂圖互注本。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三十二册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全書圈點一過，有眉注數處，末有跋語。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八册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臨惠定字校宋鄂州本。眉端並注出何休所本漢人舊說。先生云：「何注殆字字有來歷，徐疏不能徵引，故備錄之，以供參考耳。」

論語集解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

二册

魏何晏集解。

以日本舊鈔皇侃義疏，及邢昺注疏本校，並以阮氏校勘記檢補一過。

朱子論語注稿墨蹟（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一册

宋朱熹撰。

末有跋語。

孟子十四卷（續古逸叢書影印內府藏宋刊大字本）

漢趙岐注

三册

卷末有跋尾，已錄入別集補遺。

孟子十四卷（吉石齋叢書影印日本復宋音注本）

三册

校影印宋刊大字本，及孟子音義。

孟子音義二卷（道光二十三年日照許氏刻本「繆荃孫舊藏」）

一册

宋孫奭撰。

校黃氏士禮居叢書影宋本。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六册

爾雅注疏十一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以元雪總書院本校經注及音於行間；以宋刊蜀大字本校經注於眉端；並校以烏程蔣氏藏宋、藍單疏本、又藝文類聚所引者，亦檢

校一過。

爾雅三卷（湖北官書局校刻本）

三册

晉郭璞注。

校元大德平水曹氏刊本，明吳元恭仿宋刻本，日本復刊北宋小字本，明初黑口日本復刻宋大字本，元雪總書院本，北宋刊單疏本等七種。所見異本之多，未有過於此矣。

爾雅疏十卷（光緒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刻本「繆荃孫舊藏」）

二册

宋邢昺撰。

校烏程蔣氏藏北宋本。

韓詩外傳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沈氏野竹齋刻本）

漢韓嬰撰。

凡書中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識之。

春秋繁露十七卷（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漢董仲舒撰。

凡書中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識之。並據孔叢谷臨錢獻之校大典本，補錄樓郁序於卷末。

經典釋文三十卷（崇文書局重刻盧抱經校本「羅振玉舊藏」）

周易釋文，羅叔蘊先生以敦煌唐寫本校。他卷有先生眉注數則。

六藝論一卷（王謨漢魏遺書抄本）

漢鄭玄撰。

眉端有補輯多則。

聖證論一卷（同上）

魏王肅撰。

眉端有補輯多則。

方言十三卷（盧氏抱經堂刻本）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二册

二册

十二册

合上一册

四册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清盧文弨校。

校盛意園舊藏宋李文授刊本，並以釋玄應慧琳一切經音義，原本玉篇，文選注，御覽等所引校於眉端，卷末又有跋語。

方言疏證十三卷（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本）

清戴震撰。

以廬本舊校整理之，錄於此本上。復以李文授本，及宋刊爾雅單疏所引細勘之。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三一文，卽彙錄此本校語之精審者而成，其他文字異同，均未及焉。

釋名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陳道人刊本）

漢劉熙撰。

據日本富岡氏藏馮己蒼本補重刊後序於卷首。

釋名疏證八卷（經訓堂原刻本「吾鄉錢廣伯舊藏」）

校日本富岡君搗藏明復宋陳道人刻本。（案卽四部叢刊所印之本。）

廣雅十卷（明刻本）

魏張揖撰。

誤字。據王念孫疏證本校正。

匡繆正俗八卷（雅雨堂刻本）

唐顏師古撰。

訂正書中諸題，並有眉注數則。

二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蒼顏篇三卷，續一卷，補一卷

清孫星衍輯，陶方琦續輯。諸可寶補輯。

以急就篇諸字分部散注於眉端，其他書所引佚文之未輯入者亦散注於上；乃先生重輯此書時之底稿也。

急就篇一卷（靈鶴閣叢書校刊皇象碑本）

漢史游撰，清鈕樹玉校。

校葉石林宋仲漁本，借南閣叢書本，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釋文本，及趙文敏章草本。

急就篇補注口卷（浙江書局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校日本小島知足手寫顏本。案上二書乃先生草急就篇校正時之底稿也。

說文解字三十卷（平津館叢書本）

漢許慎撰。

將急就篇中字，分部注於眉端，蓋先生草重輯蒼顏篇時所錄也。

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韻表五卷（經韻樓刻本）

清段玉裁撰。

卷一至卷七，卷十五及音韻表，並圈點一過，眉端又有考訂語多處。

說文引經考異十六卷（咸豐二年刻本）

清柳榮宗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說文古箱補十四卷（石印本）

清吳大澂撰。

有眉注多處。

佩觿三卷（張氏澤存堂刻本）

宋郭忠恕撰。

校明萬玉堂復宋本。

周秦石刻釋音一卷（十萬卷樓刻本）

元吾邱衍撰。

韻楚文以趙凡夫臨本及古文苑本校。

唐寫本切韻殘卷（石印本）

隋陸法言撰。

以廣韻校正卷中誤字。

唐寫本唐韻殘卷（石印本）

唐孫愐撰。

卷末錄魏鶴山唐韻後序，及西域考古圖譜所載切韻斷片殘字。

廣韻五卷（張氏澤存堂刻本）



宋陳彭年等奉敕撰。

校海鹽張氏藏宋刊本（即四部叢刊本）又錄烏程蔣氏藏黃蘗圃臨茂堂校本於眉端。又據唐寫本切韻唐韻及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校之，得補訂廣韻誤字及可兩通者數百處。切韻唐韻王韻所有字，爲廣韻有者，則識之於其側；其所無者，則散注於眉端。先生亦時出己意以折衷之，此當爲校本書中之最精者。

又（重刊澤存堂本）

以和名類聚抄，三部經音義等書所引唐韻佚文，分部散注於眉端，蓋輯唐韻佚文時之底稿也。

又（符山堂刻本「伊墨卿舊藏」）

此書爲顧亭林所刻，卷首先生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音學五書（原刊本）

清顧炎武撰。

十二册

卷首及末卷後，均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又音論卷上有眉注一則。

江氏音學書（原刊本）

清江有誥撰。

八册

有眉注，並補寫傳一篇於書後。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孫星衍校刊本「王詠寬藏書」）

六册

唐釋玄應撰。

校上虞羅氏藏宋本。眉端原有王氏詠寬校語。

又（孫星衍校刊本）

六册

校宋本，與上同。

續考古圖五卷（刻本）

二册

宋無名氏撰

眉端及行間有考訂二則，並改正誤字二處。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阮雲臺刻本）

四册

宋薛尚功撰。

全書有眉注八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光緒中後知不足齋重刻本）

四册

清阮元撰。

有眉注多處，將書中僞器，大都注出。此書爲羅叔蘊先生舊藏，故亦有羅氏眉注。

穉古錄金文九卷（山陰吳氏重刻本）

九册

清吳式芬撰。

據穉古錄目錄注藏器人姓名於題下，且就所知者補注一二，眉端又有考釋數十則。

攀古樓彝器款識（同治十一年滂喜齋刻本）

二册

清潘祖蔭撰。

書中郎鐘，曼子卣，齊錫，斝形婦鬲，於彝，均有考釋，末又有跋語。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家刊本）

清吳大澂撰。

書中徵子鼎，蘇衛妃鼎，七鬯父癸卣，乙癸丁戈四處，均有考釋。

三代吉金文字（上虞羅氏唐風樓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行間有注釋數處。

鐘鼎款識（有正書局石印本）

不著編輯人姓氏。

冊中師寰敵，師虎敵，頌敵，無惠鼎，師兌敵，益公敵，大敵，師虢敵，吳尊，靜敵均有注釋。

希古樓鐘鼎款識（吳與劉氏刻本）

今人劉承幹撰。

有眉注四則，此書今在東莞容君希伯處。

鐵雲藏龜（石印本）

清劉鶚輯。

第一頁至六十二頁有釋文。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卷一卷二眉端全注釋文。

殷虛書契後編二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卷上眉端全注釋文。

殷虛書契考釋一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釋數十則。後商君錫永撰殷虛文字類編及羅先生重訂此書時，已多摘入，然亦有未採入者。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釋數十則。

史記索隱三十卷（汲古閣刻本）

唐司馬貞撰。

末二卷校復宋小字本史記集解索隱，並有跋語。

逸周書十卷（抱經堂刻本）

清盧文弨校。

校明刊本。又此書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識之。

王會篇箋釋三卷（刻本）

殘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清何秋濤撰。

末有跋語。

國語補音三卷（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本）

宋宋庠撰。

校明嘉靖丙戌正學書院刻本。

元朝秘史十卷，續二卷（葉氏觀古堂刻本）

校連筠蓀叢書本，及盛意園舊藏顧澗蘋校本。前後均有跋尾。

又

校盛意園舊藏顧澗蘋校本，凡訂正誤字一百二十九處，又校出各本俱誤之字甚多。眉端有考釋十餘處，後即寫為蒙古札記是也。

元秘史注十二卷（漸西村舍刻本）

清李文田撰。

眉端批校多處，末有跋尾。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日本排印本）

清何秋濤校正。

校武進陶氏藏萬曆抄說郭本。

又（漸西村舍刻本）

校江安傅氏藏弘治抄說郭本。眉端注釋甚多，蓋即草親征錄校注時之底稿也。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一册

六册

六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又（影抄汪魚亭舊藏抄本）

校江安傅氏藏弘治抄說鄂本。

蒙古源流八卷（光緒中刻本）

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譯。

校沈寶熙藏藏書室鈔本。刻本誤字疊疊，賴抄本正之。復以元秘史、元史、明史諸書，詳爲校注。先生此本原擬寫定爲校注，與蒙古史料四種並行，後以不得見善本，及蒙文原本而罷。余頃見漢南汪容昌譯注本，較沈本尤善，文字多與先生校語合，恨先生不及見也。

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光緒丁酉刻本）

清洪鈞撰。

卷二十六有眉注二則。

蒙兀兒史記不分卷（結一庶刻本）

清屠寄撰。

卷二卷三有眉注五則，並補書目錄於每冊書面，以便檢索。

蒙古遊牧記十六卷（重刻本）

清張穆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季元陽刻本）

五十冊

四冊

八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唐杜佑撰。

卷五十九（禮十九）及卷一百九十九（邊防十五）均有眉注。

大唐六典三十卷（明正德中重刊宋紹興本「明寒山趙氏舊藏」）

唐玄宗撰，李林甫奉敕注。

十册

錄日本享保甲辰近衛公傳家熙校本校語於眉端，意所未安，輒復檢古籍細勘之。又以某氏所藏宋刻殘本校之，補第三卷佚文一頁，可稱善本矣。

刑統三十卷（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六册

宋無名氏撰。

此書劉氏據天一閣舊藏抄本復刻，天一一本首數卷殘缺，劉氏以唐律疏儀補全。先生據天一閣原本校之，其原缺處以朱筆識之。又據文獻通考補首數卷缺字若干，並以敦煌所出唐寫殘本唐律疏儀殘卷校之。

水經注四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十二册

魏鄭道元注。清戴震校。

臨沈乙庵先生校宋刊殘本（僅三十九半卷及四十卷）又校烏程蔣氏藏永樂大典本（卷一至二十）嘉靖中黃省曾刊本，萬曆中朱王孫箋本，及全樹山七校本，首尾並有跋語。

水經注箋四十卷（明萬曆中刻本）

十二册

明朱謀瑋撰。

校江安傅氏藏宋刊殘本（此明文淵閣舊藏，共存殘本十一卷有奇，即前沈乙庵先生所校者，但沈氏僅校一卷半耳）孫潛夫校

本，海鹽朱氏藏明抄本，及吳瑄古今逸史本，又錄舊校永樂大典本，及黃省曾本校語於眉端，計前後所校凡六本，水經異本，畢具於此矣。惟先生舊校永樂大典本及黃本，頗多遺漏，余於去冬曾假先生此本臨校一過，先生並爲文跋其後，余頗思再假蔣氏舊藏大典本，及黃本勘之，以畢全業，先生亦深然之。今先生逝矣，而蔣氏所藏，早已移歸涵芬樓，此願不知何日得償，念之慨然。

水經注合校四十卷（思賢書局刻本）

清王先謙撰。

十六册

首卷遂錄舊校二十餘則。

元豐九域志十卷（金陵書局刻本）

四册

宋王存撰。

卷首目錄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乾道臨安志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一册

宋周琮撰。

卷二有眉注一則。

景定嚴州續志十卷（浙西村舍刻本）

二册

宋鄭瑤方仁榮撰。

校烏程蔣氏藏宋刻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乾隆中刻本「劉履芬舊藏」）

二册

宋孟元老撰。



校鳥程蔣氏藏影元抄本。又此書原有劉履芬據汲古閣本校語，並有劉氏手跋。

嘉靖海寧縣志九卷（光緒中刻本）

明蔡完撰。

校上虞羅氏藏拜經樓舊藏嘉靖原刻本。又據夷堅志補宋鹽官主簿竇永思一名。

寧志餘聞八卷（抄本）

清周廣業撰。

末有跋語。

世本二卷（朱氏槐廬叢書本）

清孫馮翼輯，陳其榮補。

據史記注補佚文，及宋衷注十數則。

列女傳集注八卷（侯官陳氏家刻本）

清蕭道管撰。

校明嘉靖黃魯曾刊本，復以藝文類聚所引勘之，又有眉注數處。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畿輔叢書本）

元蘇天爵撰。

過錄陸心源琴書校補中校本校語。

閩古老年譜一卷（嘉業堂刻本）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跋書目

二册

四册

一册

二册

四册

一册

清魯一同撰。

據逢初堂集於譜中康熙十二年補一則，又訂正誤字數處。

顧亭林年譜一卷，附錄一卷（道光中刻本）

清張穆撰。

有眉注十數則。

閻若璩年譜一卷（同上）

清張穆撰。

有眉注十餘則。

段氏二妙年譜二卷（吳興劉氏求恕齋刻本）

今人孫德謙撰。

卷二段成己年譜有眉注一則。

敦煌石室遺書（排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其中沙州志景教三威蒙度讚以景本校，老子化胡經則據倫敦博物館藏本校，又據笑道論玄臺甄正論道宣集補化胡經佚文

五則，其他各篇，亦有眉注多處。

敦煌零拾（上虞羅氏排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一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秦婦吟以伯希和教授所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校。云謠集以已意訂正誤字甚多，並據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錄唐人望江南善薩蔓二詞於後。

又

秦婦吟又據倫敦博物館所藏一不全本校，並有跋語。云謠集則萬里據澤村叢書本對勘一過。慧超往五天竺傳箋釋一卷（排印本）

一册

日本藤田豐八撰。

有眉注數處。

一册

西游錄注一卷（靈鶴閣叢書本）

清李文田撰。

一册

有考釋及訂正李注之誤十餘則。並據李光廷西域圖考補佚文一則。

足本西游錄一卷（日本排印本）

一册

元耶律楚材撰。

此書中士已無全帙，李文田從庶齋老學叢談抄出，亦非全本。至元辨偽錄所引亦有佚文，但於地理無關。日本神田邨庵（信鷗）校書於宮內省圖書寮，得見抄本全帙，賂書以告先生，先生囑校印行世，今年春暮，神田君始以排印本寄至，先生據以補注長春真人西遊記及趙琪蒙難備錄數則，又以排印本亦有誤字，為改正九處。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刻本）

六册

宋陳振孫撰。

有眉注十餘則。

文淵閣書目四卷（讀畫齋叢書本）

七册

明楊士奇撰。

校內閣藏書目錄。

內閣藏書目錄八卷（適園叢書本）

四册

明孫能傳張萱撰。

校商丘宋氏藏抄本，並以文淵閣書目對勘，末卷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適園叢書本）

十六册

清黃虞稷撰。

校烏程蔣氏藏吾鄉陳仲魚舊藏抄本。陳本較此本多出數百條，均於眉端錄之；又以明史藝文志校之，其見於藝文志者，以朱筆爲識，復據烏程蔣氏密韻樓所藏書比勘，其書名卷數異同，丹黃滿卷，自爲先生手校書中之最精者。

平津館鑒賞記三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式訓堂叢書本）

二册

清孫星衍撰。

卷一及補遺有眉注二則。

鏡竹汀先生日記抄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二册

清何元錫輯。

卷一有眉注六則。

經籍跋文一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陳鱣撰。

書中宋本周易注疏跋，及宋本四書跋均有眉注。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吾鄉蔣氏別下齋刻本）

清吳壽暘撰。

有行注二十一則，錄所見上虞羅氏，武進蔣氏，烏程蔣氏，劉氏書之為拜經樓舊藏者，至近代各家藏書目中所收，則未遑錄入也。

曝書雜記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錢泰吉撰。

卷上卷中共有眉注三則。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宣統元年日本田中氏排印本）

清莫友芝撰。

有眉注四十二則。

鐵琴銅劍樓書目二十四卷（常熟瞿氏家刻本）

清瞿鏞撰。

卷一卷二卷七卷十七均有眉注。

藏書紀事詩六卷（靈鷲閣叢書本）

清葉昌熾撰。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一册

三册

一册

十册

八册

七册

有眉注十餘則。

金石錄三十卷（結一處餘叢書本）

宋趙明誠撰。

卷十四有眉注二則。

和林金石錄一卷（靈鷲閣叢書本）

清李文田撰。

據中州名賢文表補敘建興元開記缺字，他文大都以拓本校補。

石鼓文考釋一卷（上虞羅氏石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丁鼓有眉注一則，已錄入別集補遺。

金泥石屑二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卷上印子金眉端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兩漢五經博士考三卷（昭文張氏原刻本）

清張金吾撰。

有眉注數十則，並有跋語，蓋卽草漢魏博士考時之底稿也。

宋元釋藏刊本考一卷（永豐鄉人雜著甲編本）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訂數則。

紀元編三卷（李氏五種本）

清李兆洛撰。

以西曆紀元注於眉端，卷上又有眉注一則。

歷代長術輯要十卷，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蕩牆叢刻本）

清汪曰楨撰。

卷首二十四史月日考序目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孔子家語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間刻本）

魏王肅註。

校日本寬永活字本。

又（明嘉靖間刻本「即四部叢刊影印所據之本」）

校汲古閣仿宋刻本，首卷復以寬永活字本校。

又（日本寬永十五年活字印本）

末卷後有跋尾，已錄入別集補遺。

新書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乙亥吉藩刻本）

漢賈誼撰。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三册

六册

三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校明初刻黑口本。

鄧析子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周鄧析撰。

校明初黑口本。

慎子內外篇附補遺校語（四部叢刊影印繆氏稿香移寫本）

周慎到撰。

有眉注一則。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漢高誘注。

卷一有據玉燭寶典校正誤字一則。

穆天子傳六卷（五經歲編齋校書三種本）

晉郭璞注，清翟云升校。

校明天一關刻本，及盧弓父校本，並有眉注數處。

淮南子二十一卷（四部叢刊影印影抄北宋本）

漢高誘評慎注。

眉端錄玉石淮南雜志校正之字，以便檢索。

易林十六卷（士禮居叢書本）

二册

四册

一册

五册

一册

一册



漢焦延壽撰。

校鳥程蔣氏藏影宋有注本，彭華本，及嘉靖四年重刊彭本，訂正黃本譌奪甚多，易林善本，當推此矣。

白虎通二卷（刊本）

漢班固撰。

校元大德本。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乙丑魯藩刻本）

晉葛洪撰。

校敦煌所出六朝人寫本內篇第二三殘卷，餘亦通讀一過，略正其誤字之可知者。

顏氏家訓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北齊顏之推撰。

校鮑氏知不足齋七卷本。

封氏見聞記十卷（雅雨堂刻本）

唐封演撰。

校馮己蒼抄本，勞季言校本，又據唐語林詩話總總及全唐文補佚文六則，及缺文若干字。更據隋志唐六典各書比勘，所得益多。去

年秋，余購得雅雨堂本，曾假先生此本臨校一過，復以學海類編本校之，學海本遠勝廬本，與馮本大同，余復檢南部新書唐語林原

本說邪又勘正數十字，遂成善本矣。

資暇集三卷（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唐李匡又撰。

校天一閣舊藏明抄本，並以己意校正數十字。

文昌雜錄六卷（雅雨堂刻本）

宋龐元英撰。

校烏程蔣氏藏舊抄本。復以己意訂正二十餘字。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三卷（明崇禎中馬元調刻本）

宋沈括撰。

校宋乾道本，商氏稗海本，及弘治本，復以己意訂正譌字數十處。

容齋五筆七十四卷（掃葉山房重刻馬元調本）

宋洪邁撰。

隨筆續筆校宋嘉定贛州本，餘以弘治仿宋本校，四筆前卷又假江陰繆氏校宋本臨校一過。

雞肋篇三卷（上海涵芬樓校印本）

宋莊季裕撰。

卷下有眉注一則。

寶退錄十卷（存恕堂刻本）

宋趙與時撰。

校宋本，明抄本。

四冊

十六冊

一冊

四冊

續墨客揮犀十卷（舊抄本）

宋無名氏撰。

一册

未有跋語，已收入庚申之間讀書記中。

鍾山札記四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盧文弨撰。

一册

卷一有眉注一則。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沈濤撰。

二册

卷一有眉注一則。

論畫絕句一卷（葛氏嘯園刻本）

清吳修撰。

一册

有眉注三則。

楚辭章句十七卷（明正德中黃省曾刊本）

漢王逸撰。

四册

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又（汲古閣刻本）

八册

校黃省曾本，僅三卷有奇而輟。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江文通集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復宋本）

梁江淹撰。

校葉石君校本。

寒山子詩附豐干拾得詩慈受擬寒山詩（四部叢刊影印高麗刻本）

唐釋寒山子豐干拾得撰。

校明嘉靖本。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上虞羅氏刻本）

唐王勣撰。

眉端有評語，並加圈點。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伍氏刻本）

唐張說撰。

校烏程蔣氏藏明抄本，及朱氏結一廬校刊彭文勤知聖道齋抄本；又檢唐文粹所引細勘一過，共補缺頁數處，訂譌字千餘，殆成善本矣。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補遺五卷（朱氏結一廬附餘叢書本）

唐張說撰，補遺近人繆荃孫輯。

校烏程蔣氏藏明抄本；補遺各文出處，則萬里所注也。

曲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刻本）

四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四册

四册

唐張九齡撰。

此本前原有嘉靖十五年湛若水序，此佚去，乃嘉靖重刊成化本，非原刊也。校明刊張文獻公集，彼本分十二卷，與此異。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補遺十卷，外集一卷（古逸叢書本）

唐杜甫撰，宋黃鶴注，蔡夢弼箋。

據烏程蔣氏藏宋刊殘本目錄釐定其卷數。蓋此書原本，乃五十一卷，其所缺之十卷，即補遺也。案黎氏所刊書，以此書所據底本爲最劣，始發見此書目錄之謬誤者，當爲先生；最近江安傅阮叔亦據宋刊以校此本，其說與先生相符，傅氏跋文見圖書館學季刊中。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

無撰輯人姓氏。

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元次山文集十卷附拾遺（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

唐元結撰。

從唐書本傳補自釋一文，又據顏魯公所撰墓銘校之。他處亦有眉注數則。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唐顏真卿撰。

以己意校正書中誤文數百處。

岑嘉州詩四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

唐岑參撰。

王靜安先生手校本批書目

一册

三册

二册

十册

一册

校明復宋書桐本八卷本。此本未全，不如明翻宋本之善也。

李賀歌詩編四卷（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翟氏藏金刊本）

唐李賀撰。

一册

校北宋刊南宋剞改本。北宋本舊藏武進瞿氏，後歸烏程蔣氏，即童氏據以影印，蔣氏據以影刻者。但其剞改處均不能於影本刻本上辨別之，此假蔣氏所藏原本細勘一過，凡南宋剞改語字，悉標注於眉端，於是兩本佳處，一覽可知矣。末有跋語，考定此本乃蒙古憲宗時刊本，瞿目定爲金本，未免近於誇誕。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唐李德裕撰。

六册

以舊抄本，及唐文粹校，且更定錯葉數處。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

四册

校烏程蔣氏藏宋刊殘本。宋本乃光宗後所刊，觀其字體乃建安書肆刊本，僅存前十四卷，卷次又與嘉靖本異。案先生此校與盧弓父琴書拾補中所據本同，盧校殊草率，此可補其未備；又宋本後數十卷，盧校均有之，是當據盧校補全之也。

玉山樵人集附香奩集（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

一册

唐韓翃撰。

眉端有考釋十數則。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一册

蜀章莊撰。

眉端有考訂語數則。

二李唱和集一卷（貴陽陳氏影刻北宋本）

宋李昉李至撰。

未有跋語。

小畜集三十卷（四部叢刊影印經韻堂舊鈔本）

校烏程蔣氏藏藝芸精舍抄本，訂正誤字千餘，彼本末卷有闕葉，乃以己意校正若干字，并訂正錯葉一紙。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

宋秦觀撰。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九以宋刻殘本校。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鮑氏知不足齋刻本）

宋汪元景撰。

有眉注，又據永樂大典補詩五首，詞一闕；其跋語後寫定入觀堂集林卷十七。

淇然居士集十四卷（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

元耶律楚材撰。

眉端校注甚多，蓋草文正公年譜時所寫也。行間又校以漸西村舍刻本，末卷補佚詩一首。

又（漸西村舍刻本）

將前書所寫之校注移錄於此本上，並據前書以校此本。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一册

六册

五册

二册

四册

四册

雙溪醉隱集六卷（知服齋叢書本）

元耶律綽撰，清李文田注。

二册

校文津閣本，補詩一首，注二條，並改正錯簡一處，誤字百餘，可爲善本矣。

又（影抄文津閣本）

五册

元耶律綽撰。

校知服齋叢書本。

刻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元戴表元撰。

六册

卷四唐畫西域圖記據黃復翁校本補全。

顧亭林文集六卷（原刻顧亭林遺書本）

六册

清顧炎武撰。

集中各文之著述歲月，張石舟年譜中均已詳具，但尚有考訂未確或不能明者；先生於顧氏之書，致力至勤，前後鈎稽，又考得數十處。末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顧亭林詩集五卷（原刻顧亭林遺書本）

五册

清顧炎武撰。

校烏程蔣氏藏鈔本蔣山樵詩集，眉端並有考訂多處。

戴東原集十二卷，年譜一卷，札記一卷（四部叢刊影印經韻樓刻本）

四册



清戴震撰。

目錄以微波刻本校，年譜中有眉注數則。

戴東原集十二卷（光緒甲申鎮海張氏重刻本）

四册

卷四答段若膺論韻有眉注三則。

思適齋集十八卷（春暉堂叢書本）

四册

清顧廣圻撰。

卷一卷十四卷十六有考訂三處。

梅庵學文八卷，柯家山館遺詩六卷，詞一卷（湖州叢書本）

六册

清嚴元照撰。

文集中與汪選樓書，寄許周生表兄書，復何夢華書，詩集卷四久病索居許兵部表兄書來見餉銀錢十枚以下四首，詞集卷二意難忘一闕，均以原稿校。

落帆樓文集二十四卷（嘉業堂刻本）

八册

清沈堯撰。

卷九卷十三並有眉注。

意園文略二卷（宣統二年刻本）

一册

清盛昱撰。

卷一闕特勤碑跋以日照丁氏單刊本校，他篇亦有眉注二則。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蔣頤集林十卷（家刊本）

四册

清孫貽讓撰。

有眉注數則。

乙卯稿一卷（刊本）

一册

近人沈曾植撰。

詩題中人名均詳注其姓字邑里。

曼陀羅稟詞一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一册

近人沈曾植撰。

少年游一闋有眉注。

夢園詩鈔五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一册

今人何紹竑撰。

有眉識及跋語；朱筆則乙丑冬萬里據刻本校。

永豐鄉人稿四集（家刊本）

六册

今人羅振玉撰。

有眉注數則。

玉臺新詠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五雲溪館活字本）

三册

陳徐陵撰。

校明寒山趙氏刊本，及敦煌所出唐寫殘本。

花間集十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

蜀趙崇祚撰。

校明景印宋刊本。

草堂詩餘前後集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不著撰人姓氏。校烏程蔣氏藏明洪武刊本。

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日本西京大學影印元刊本）

是書先生首有序錄，此本無之。卷一眉端有改正元刊俗字數十處。

### 都一百九十二種

靜安先生逝世後，與與其公子等整理遺書，共檢得先生手校手批書一百九十餘種，錄目如右，實皆先生畢生精力之所在也。蓋先生之治一學，必先有一步預備工夫。如治甲骨文字，則先釋鐵雲藏龜及書契前後編文字。治音韻學，則遍校切韻廣韻。撰蔣氏藏書志，則遍校周禮儀禮禮記等書不下數十種。其他遇一佳槧，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間有心得，則必識於書之眉端。自宣統初元以迄於今，二十年間，無或間斷。（詳見年譜）求之三百年間，實與高郵、二王為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懷祖、伯申、兩先生所可及也。先生逝世前夕，嘗語人曰：「余畢生惟與書冊為伴，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嗚呼！此可以見先生之微意矣。丁卯十一月望日同邑受業趙萬里謹識。

又先生於詞曲各書，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選則校以雍熙樂府，樂章集則校以宋槧。因原書早歸上虞羅氏，今多不知流歸何氏，未見原書，故未收入，至為憾也。高里又識。

# 國學小叢書

## 一册 孔子三子角

陳彬蘇譯 書為日本宇野哲人原著計分十章論述孔子之立身行事及其關於倫理政治教育宗教等之觀念頗為翔實洵為一部系統的研究孔子的好書

## 儒教與現代思潮 一册 二角

鄭子雅編 本書共分五篇述儒教與現代思潮中之民主主義功利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及平利主義等之相似自別處藉于至宋明清理學家之學說皆藉以提出而與西哲之思想作一明確之比較故本書實為溝通中西文化的傑作研究國學者皆宜一讀也

## 儒道兩家關係論 一册 三角

李懷德譯 儒道兩家在我國學術史上本佔一極重要位置著者獨羅經籍子史將兩家學說思想及相互同之關係深探本推闡無遺而譯筆又能曲盡幽微洵為研究中國文學及哲學不可不讀之書

## 陶淵明

一册 四角

梁任公著 此書凡關於淵明的時代背景身世經歷及文藝思潮詳詳晰考據精確

##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一册 八角

楊國烈著 袁枚為中國近二百年內之最大思想家著者精敘其書更研究當時社會情形學術而有此書之作將袁氏之思想闡發無遺分十一章第一章為導言第二章為年譜袁氏一生行事考訂極詳第三章論袁氏思想之根本第四章論袁氏之人生哲學第五章至第十章分論袁氏之文學史學政治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民俗學食貨學第十一章為附錄

商務印書館出版

# 王觀堂先生學述

吳其昌

先師靜安王先生自淇後之數月，事遂爲舉世所震悼，稍有知論者，咸復惘然如以不知先師爲恥，可謂盛矣。而其昌獨竊有悲焉：凡古今學派之成，其稱詭大師，皆孑然孤詣，研窮至數十年而其說始立；及其既立，而得爲世之所趨，舉世皆翫焉趨之，依聲附影，引蔓牽絲，久而或反爲通人所詬；此歷鑑前轍而不爽者也。今世之誦先生學者，或諡以「漢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甚者或僭以「革命」等字，其捫象一爾（其昌）三年以來，朝夕親炙，雖不敢云於先師之學，有所窺竊於萬一；而於先師治學之態度，之精神，之方法，及學問主幹統系之所在，則知之較真。用敢述爲此篇，分類釋證，不臆說，不誣實，不鋪張，不隱抑，發諸啓銳，惟近真是尚，標榜依附之誚，庶幾免焉。

- 第一 論先師之學，於清儒中以程易、劉端臨、吳清卿、孫仲容四人爲近。
- 第二 論先師非經學家，其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
- 第三 論先師之推證古史，其主要之根基統系，乃在小學。
- 第四 論先師之治小學，從金石、甲骨以證說文，其目的亦在古史。
- 第五 論先師於吉金及甲骨文字，爲宋以來之最精確者。
- 第六 論先師之治宋元戲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
- 第七 論先師晚年專治西北地理史事。
- 第八 結論。

第一

先生之學，綜凡三變，辛亥國變以前，（先生年三十五歲）專治宋元戲曲史料。壬子東渡以後一變，以迄甲子乙丑將入精華之際，（先生四十七八歲）專治金石甲骨文字，以設古史。乙酉以後一變，以迄於卒，（先生五十一歲）專治西北地理史事。此其大略也。其師友關鍵，乃在嘉興沈子培，上虞羅叔言二先生。當先生二十五六歲，時曾肄業上海南洋公學，其後於乙卯之春，先生三十九始正式見沈先生於滬上，而沈先生固專治西北地理者也。（沈氏在總理衙門，曾考釋和林羣碑，又曾注元汪大淵島夷志略。）先生晚年服膺沈先生愈深，（有觀堂集林羣詩可證。）故晚年治西北地理，不無在少時已受沈先生之影響。然與先生相處最久，過從最密，關係最深者，當為羅叔言先生。則知先生之學之最深者，當莫如羅先生矣。而羅先生之稱先生亦曰：

「余謂徵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憲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屬塗靡啓，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徵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模大於程君，精博過於吳君。」——觀堂集林序——

足徵此說，非妄發自我。若更詳言其例，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聲折古義，搜集三代古磬若干，一一較量其重心之所在，以考定空穴之位置；更從空穴引至兩哆間勾股之角度，以推出古代算學上種種之方術。此其術，真近人所謂科學方法者。而先生如生霸死霸考等文，搜集三代古彝器銘識上千支，一一為之配合推審，以定其時代；更從其時代，以推測古代曆朔上之方術。此其治學之識解及程式，完全相同者也。又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考工創物小記，其於古代器物，何者為鐘？何者為鐃？何者為干？何者為戈？何者為戟？何者為戣？何者為削？何者為匕？首其於鐘也？何者為鈺？何者為鼓？何者為甬？何者為蠡？其於戈也？何者為援？何者為胡？何者為內？何者為秘？一一皆根據真物，以考定古代之制度；更以之權衡古今諸儒之經說。而先生如觀堂集林中說磬、說甗、說盃、說俎、說環珙、說玉册、釋輝翹、后鬲圖等文，亦皆一一憑藉真物，或根據三代刻辭上所繪之形象，以衡宋時考古圖博古圖等之得失；更以之上定三代行禮作樂及

日用之器物。此其爲之學之識解方法，又完全密合者也。又如吳清卿治金石之學，於清代金石家中，最具通識；不如潘伯寅張叔未之但視爲裝飾品者，能知金石之學，其影響可及於學問之任何方面，而不獨限於金石之本身。其古權度量衡實驗考，先搜集三代之玉器——圭、璧、璋、律管等物，——審定其名稱；再從其名稱，按以經籍所載記權度量衡之度數，以驗其離合；更取古泉審定其銖兩，測量其直徑，以旁證古代之尺度；（此法非憲齋所發明，始見蔡西山律呂新書中，乃宋時蔡元定之大發明也。清時江慎修律呂精義，錢十蘭樂律考原，闡之尤詳。）如是律管，古泉，圭，璧，彼此互證，而古權度量始乃大明。而先生之莽量考，及記現存古今尺度一十七種（見清華研究院講義及學術，又觀堂集林中有晉前尺跋，六唐尺跋，宋三木尺跋，宋三布帛尺跋，可參看。）集自漢至清十餘種尺，而互合考之，以證古今尺度之變化；更以互證度量相互之關係。此其爲學性質，又全合也。故先生考釋彝器，稱引憲齋甚盛；而憲齋集古錄收集之富，又恆爲先生取資之藪；故憲齋於經史小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根柢雖淺，而金石之學，所造之深，遠非吳荷屋徐韜莊輩可及；故雖先生，亦頗爲其所影響也。至於劉端臨解經，語不多而極確。如論語駢枝駁正朱子之語，雖朱子復生，亦當領首。先生之釋經，雖尙無專著，而其爲學生講貫者，其語簡而極確，亦頗類之。其他孫仲容之名原，古籀拾遺，（籀原自刊本）契文學例，（吉石齋叢書本）更與先生之學，有直接之關係。況如名原之釋一二三四……九十，釋吳鼎鼎等八采，皆根據甲骨文字，以補周禮正義，考定周之制度者；實已開先生殷周制度論（廣倉學叢書本）從甲骨文所刻帝王名氏，以考古代宗法；更從古代宗法，以考釋古代制度者之先聲；但先生更推廣而擴大之耳。故綜合言之，先生之學，與程易疇，則性質、方法、目的、態度，全似，而所見實較讓堂爲廣。與吳清卿，則性質、方法，有部分之似，而其他學問，似非憲齋所可望。與劉端臨，則說經甚近，而目的不同。與孫仲容，則古籀文字之部極近，而互有精專，籀高不治西北地理，而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

## 第二

先生非經學家也，此語或不爲世人所意。然先生之非經學家，自可用事實證明，而無庸以言語強辨者。先生於易詩書禮樂春秋，

皆並未嘗有一部專著；其可純粹自爲經學著作者，僅爾正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見廣倉學叢書又節本見觀堂集林卷五）及古本尚書孔氏傳彙校一卷耳。（未刊稿本）然爾正本又爲經學之附庸，而先生釋例一書，更爲說經之別裁，而非說經之正體。從偶稱其類之俗名，參互整理，以尋出一字獨立之雅名。說經流別，或注，或箋，或說，或釋，或正義，或講疏，或章句，若此者，殆屬於通論也。故爾正釋例一書，以其目之爲經學，爲注釋爾正之書，毋寧目之爲史學，爲上古事物名稱及方言語言之源流變遷史也。若洛誥箋，則單釋尚書中洛誥一篇，其用意已不在詁經與解書；乃在考證殷周之際之史事及曆朔。其餘門人劉盼遂與其昌所記之儀禮講授記，及其昌所記之尚書講授記，雖皆語簡而極確，而先生之意，皆不在經；前者在考證三代之制度，後者在考證殷周之大政；殆可目爲「三代禮制小記」及「殷周之政制小記」也。此外若顧命解，先生自云：「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則其意亦可概見。若明堂寢廟通考（雪堂叢刊本觀堂集林三）則取吳蘇、高攸從、伊敦、克鐘、頌鼎、師賁、寶盤（先生作寶盤）等古器，以折中鄭玄、蔡邕、李冲、賈思伯、牛弘、聶崇義、李觀、唐仲友、戴震、孔廣森、焦循、阮元、汪中、張惠言、陳澧等說。先生之斷，是否卽爲定論，固另爲問題；而其性質，則「古代之建築史」也。若釋幣二卷（雪堂叢刊本）其上卷與朱子深衣制度，黃梨洲深衣考全同，不啻爲「古代衣服小史」；其下卷體例，乃如玉海文獻通考等，乃「歷代絹帛市價小史」也。此種著作，自宋以來，已漸次發現，雖以皇清經解之例衡之，仍當入經（釋幣以釋經釋教之例例之，仍得入經。若按其質，則其性質久已離經，且以甚遠矣。若魏石經考二卷（雪堂叢刊本）石經續考未分卷（未刊稿本）則與嚴鐵橋（可均）唐石經校文、馮柳東（登府）石經考略迥異，反與何子貞（紹基）北宋朱學石經記相近，特遠較精博耳。總之，不重考文，乃重考史；正如朱竹垞經義考之石經一類，更不能入經。其他如釋樂次，說周頌，說商頌，說勺，舞象舞，考大武樂章，論詩書成語，皆小品零篇，非專著；盛清經師專著，蓋不如此。且較先生略早之黃元同先生，居吳清卿、陳壽卿大倡金石學之後，而解經仍確守許馮、鄭服之說，毫髮不肯苟假；其所作禮書通故，採通藝餘說，本已甚多；而及至繪禮器圖，仍不肯據古代彝器之真形影摹，寧仍依約鄭氏注禮之語，而憑構成圖。此從一方言之，固可目爲固執；然經師最重家法，其態度正



應如此。而先生之講儀禮，適反乎此；無他，經學家與古史學家，其根本先已不同也。與先生並世者曹叔彥（元弼）、張聞遠（錫蕃）、兩先生之古文經學，康南海（有爲）、廖季平（平）、兩先生之今文經學，章荊漢（炳麟）、黃季剛（侃）、兩先生之小學，先生皆不與之通聞；而其師友，沈羅以外，反爲柯蓼園（劭恣）、張孟劬（爾田）諸先生者；此亦無他，方以類聚，以先生本非經學而爲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爲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

### 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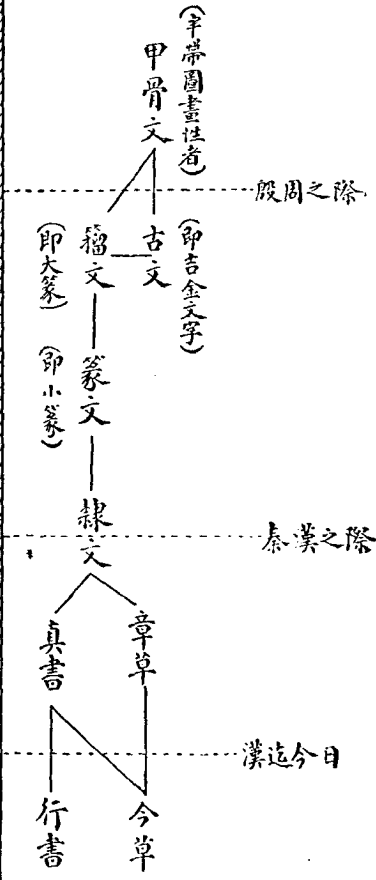
無論何種學說，其能成立爲一家，風行爲一派者，其立說必有所根據，其解釋必成爲統系。背此公例者，其學說必不能成立，即能風行於一時，亦不因之而生價值。先生之學，其目的在於考史；而於「史」之範圍之中，又偏重於古史。而先生考證古史之學，皆建設於小學之上。換言之：即以小學爲工具爲基礎也。戴東原述治經定律之言曰：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段玉裁戴東原年

### 譜序

故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以提倡經學，其結論即不過由「識字以通辭，通辭以通經」二語而已。而先生之考古史也，亦由識字通小學起。此其故：簡單言之，即欲治歐洲古史者，必須通拉丁文；欲治希臘古史者，必須通希臘文；欲治埃及古史者，必須通埃及象形文也。若以中國言之：則由象形模繪半帶畫圖性之文字，及殷代甲骨文，變成六國繆亂之古文（東方金文之一部）及先秦之古籀文（即大篆）更由籀文變成篆文（即小篆）由篆文變成隸文。六國時，東方諸侯，國自爲書，與大篆又各不同。（今爲便利思辨起見列如下表）

故欲考三代古史，其材料若僅取資經籍，則三代古籍，下至秦漢之書，其存者實屬寥寥可數；且前人功力，大半用盡，複述申言，實嫌辭費無已，則惟有取資於世上僅存，及地下發掘之物質材料。而物質材料，則苟非精通古文字者，乃有如村媪挾報，有等於無。故先



生之治古史，而以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此其原因一也。又中國文字，形義獨立，其發達程序，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

按許慎班固序六書次序，皆首象形。而說文序亦云：「視鳥獸遞遠之跡，知分理之可以別也，乃造書契。」由今觀之，則骨甲及鐘鼎文字，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不但取遞遠之跡而已也。此另有說。

即後有演聲之字，而所借以為聲之偏旁半字，仍由象形而來。（例如「江」從水，工聲。而工壬同字，乃為斧形演出；已讀為「工」，義為執斧作工，江水適與「工」音相合，故諧「工」聲。而工之本字，仍由象形而來。此另有說。）故見古代象形之字，（假定為古器）不曾見古器物，即可取此繪畫之形，與地下發掘之古物真器，及經傳所記古器形制，三者證成一片；而古代器物之制大明。見古代諧聲之字，即可由古代方言，以推測古代民族、風俗、地理、上種種之沿革。見古代會意之事，即可參合經傳，以推測古代之制度習慣等等。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從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其原因二也。又古經傳在秦漢以前，其字體皆為六國古文及秦篆。魯其王境孔壁，而得

古文孝經論語禮記尙書等，其書是否傳世？古今文家雖至今聚訟未定；而張蒼、司馬遷、孔安國……輩西漢中葉之士，尙得讀六國古文所寫之經傳，則明白彰著。然則經傳文字之展轉譯寫，與用今日歐文譯寫荷馬之詩、蘇封克里之劇、阿里斯夕德爾之倫理學書，又何以異？誤謬必多！遺漏必多！不加校正，以考史事，根據動搖，欲加校正，何所取譬，必以古器物存留之古文字矣。又或經傳奇字，屢說不得諦解，忽於古物出現原字，而義乃豁然；又於是字，創獲古代無限知識。凡此種種，皆有通古文之必要；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先決問題，乃在通小學治古文字，其原因三也。有此三大原因，故先生建築古史根據於小學之上。而其治學統系，亦可概述：

所謂小學者，隸書而下，今姑棄不言。（若考漢事，則以漢碑印證，隸書乃極重要。）隸書以上，皆可名之爲「古文字學」。古文字學，今可約析四類：一者契文，（即甲骨文字）二者古文，（即鐘鼎文字）三者籀文，（即大篆）四者篆文，（即小篆）契文自恒上發現以後，迭經劉鐵雲（鷗）王文敏（懿榮）盛伯希（昱）孫仲容（詒讓）等收藏，整理考釋，然其學終未成立；成立此學者，終推羅叔言先生；而光大發揮之者，則先生也。與先生同時爲此學者，如天津王襄、丹徒葉玉森、日人林泰輔、英人明義士，而精通博大，則無論何人，皆知其不及。羅氏之成殷虛書契考釋，得力於先生之助爲多；而先生在上海俄壽堂之所編次考釋者，爲數亦頗不尠。（有俄壽堂殷虛文字考釋）陸續刊印於倉聖明智大學之藝術叢編中。蓋治商代史事，其史料除尙書中寥寥數篇商書，及史記殷本記一篇以外，將復何所取資？資之於彝器耶？則商代彝器，泰半光無銘識；即有銘識，亦不過「父丁」「且乙」「卣」作尊彝」三四字或六七字耳。（積古齋鐘鼎款識，庚午父乙鼎，三十字，庚申父乙角三十二字，自爲商器；今視之，疑皆周器也。）故龜甲文字之出，不啻爲汲冢之再逢。故考證殷史，其惟一泉源，即在龜契。而治龜甲文者，其目的除殷史外，亦別無所施。故先生之言曰：

「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僞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爽之名，檀、彝、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雜問於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殷契書契考釋後編序——

是先生之治殷史，皆根據於契文。觀堂集林中最偉著作，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卜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所以能在司馬遷二千餘年

之後，反能正其訛，補其脫者，非龜甲文字不爲功。推之如鬼方昆夷纛梳考，不鑿故蓋考釋，生窮死窮考……等，於古代數千載前國際之戰，及華夷民族之消長，詩書經傳所言，或只一二言七八字者，及古代數千百年積誤之曆朔，經傳古籍，顛亂錯覆，不可究詰者，何以能爲之摘譯至數千言，乃至聲色畢現，如觀報章；或一一理董，犁然有條，乃至如曆譜日記。此則因其根基，皆建設於吉金古文學上之效也。（其他以契文古文以證合摘案，則下節詳之。）蓋小學者，百學之津逮；故乾嘉諸儒，從小學起點，以建設經學之基礎。及至今日，學問之重心，漸由經學移入於史學；而先生等復從小學起點，以建設史學之基礎。此則最新有力之趨勢，灼然而可見者也。

#### 第四

先生之治古史，以小學爲出發點之根據，已約述如前矣。然於小學之中，又有其根據點與出發點焉。當隋唐盛時，小學專家，若段若膺一派，則以說文爲根據，以貫串羣經。郝閣學一派，則以爾疋爲根據，從名物以逆推小學。王石隴一派，則先從羣經着手，而歸宿於說文。近世章太炎一派，則從音韻以上探小學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則欲先從契、古、籀等文字着手，而歸宿於說文。其程次適與段君相反，而與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學，雖極如程吳孫諸君，而先生之於小學，則矢口佩誦王君不置，今細讀觀堂集林可見也。但王君之治學目的，在通經，故從羣經以發軔；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學發軔；其以說文爲證合之關鍵，則一也。故先生之學，其目的則在古史；其根據則在小學。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學。此數言可蔽也。今試舉一例言之：

如先生從龜甲文字，證合吉金，更以說文爲樞機，以考商代之帝嚳是也。

殷契文字有：

「貞癸于癸。」

「癸于癸，口牢。」

「癸于癸，六牛。」

『于豕覓牛六。』

『貞米季于豕九牛。』

『貞于高祖豕。』

『又于豕。』

第四、五、六、三片，在羅先生家，未印。此七片，皆記祭高祖之辭，因凡卜辭中祭高祖者，皆書高祖名。如云：『高祖乙』、『高祖壬亥』

『高祖亥』……等，而此云『高祖豕』，則以下辭公例推之，則豕亦商高祖之名也。此字最易誤認爲『豸』字。

而吉金文字中有

『我弗作先生豕』(豕)——毛公鼎——

『豸遠能邇』(豸)——克鼎——

『豸遠能邇』(豸)——番生敦——

『用康寧綏懷遠庭』(豸)——晉姜敦——以下宋人書引

『豸豸百邦』(豸)——盞和鐘——

此柔字與豸字，本爲一字，象以手遮面。從形體變化之公律推之上之則與契文之豸爲一字，下之則與說文之𠄎字爲一字，說文

云：『𠄎，貪獸也。從頁，止，己，又，其手足。』豸字形體，與說文所云從手足者適合。更從聲音變化之公律推之，則柔字與說文之𠄎，音

『納告反』者，實爲一音。例如詩云：『無教猱升木』，猱字今讀爲『納告反』，而實從柔以得聲，可證也。由是又知豸，必爲商之

高祖，必讀爲『告』韻，必其字形與豸相近而易誤者。由此三點合推，必爲帝嚳。於是更於古書中得三旁證：

史記引逸周書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嚳。』案隱云：『一本作倍。』帝嚳，帝倍，與『嚳』音全同。帝嚳，

帝倍，爲湯之先王，則其人必爲帝嚳無疑。

皇甫謐帝世紀謂：「帝嚳名俊。」又山海經記帝俊事甚多；郭璞注：「或以爲舜，或以爲嚳。」足徵「俊」「嚳」之易誤。夫「俊」「嚳」二字，外觀極不易誤；然而往往致誤者，正以篆字音讀爲嚳，而字形近俊故也。

禮記祭法云：「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而國語魯語，乃云：「商人禘舜。」夫商人非舜之子孫，則「禘舜」必「禘嚳」之誤無疑也。蓋舜古讀作信，與爰聲近而誤；爰字又變字之誤，而變字又卽嚳字也。（以上皆其昌所記先生古史新證講授記）此種蟬連互證之法，抽蕉剝繭，如解代數中繁分，如化均中比例之括弧，聽之聲，令人忘疲。其他如不娶敦蓋本釋毛公鼎本釋及觀堂集林中之鬼方昆夷獫狁考，商三勾兵跋……等，蓋無不盡用此法。要之以古文字爲起點，以古史爲終點，而以說文爲關鍵，則同也。

### 第五

金石之學，肇於北宋。最初金石不分，而其注意之點，在石而不在金。材料之比較，亦石多於金，不啻十倍。例如歐陽公集古錄，多至一千卷，趙德夫金石錄，多至二千卷，今由其目觀之，則吉金文字，殆不過佔全量百分之一二耳。且當時不過第錄文字，雖參與其事者，如劉原父之該博，而第錄文字，亦往往謬誤間出，進一步而欲加以考證者，如董彥遠（適）廣川書跋，黃長容（伯思）東觀餘論；然其所考跋，亦已碑版爲多；所考銅器，又皆漢以下者。更進一步專考吉金而考證亦較爲博洽精確者，則惟有歐後趙前之呂與叔考古圖耳。故吉金文字，可稱自與叔立其基，至先生而集其成也。呂齊長處，先生已表章之云：

「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其用力頗鉅，而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錄家，當奉爲準則。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要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蓋呂與叔定吉金文字書籍之體例，亦猶太史公定斷代爲史之體例，後世不能外也。其功之顯者：(一)著明藏家，可以防僞。(二)著名出土之地，可以從其文字，以推考古代地理。(三)繪摹形狀，可以見古代器物制度；且附帶從其刻文，可以考見古代之美術。(四)考辨名稱，可與繪圖互相印證。先生曾云：

「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斝，曰尊，曰壺，曰盃，曰盤，曰匱，曰匱，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而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學，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則頗有可議者……」——說解——

至其文字之考審，兩宋中亦惟呂薛爲良。而呂氏之釋，爲射樹之樹，釋身爲不弔之弔，亦卽不淑之淑，皆具有精詣通識。故兩宋吉金文字之學，呂氏最爲大師。繼之者王黼宣和博古圖，卷帙雖多於呂書，而文字考釋，則不逮呂氏遠甚。此外宋時專治此學者，如王俠之、嘯堂集古錄、薛尚功之鐘鼎款識法帖、王厚之之復齋鐘鼎款識爲一類，不復圖形，專模文字，雖能專考，而未見有會通之識。如翟著年、籍史、張掄內府古器評等，又爲一類，則主尚通論，雖能融會，而不見有專精之功。如是歷元迄明，竟無一人繼者。楊慎胡應麟，皆不足以語此。以至於清，清初金石學者，顧亭林、炎武、吳山夫、玉搢、王山史、宏撰，下至於楊大瓢、賓、林同人、桐、葉九來、弈苞、吳佩叔、東發，更下而至黃小松、易、翁覃溪、方綱、武虛谷、億、錢竹汀、大昕、王蘭泉、昶，以下皆石學，而非「金學」。歐趙之一派也。講「金學」者，又自錢十蘭、玷、阮伯元、元始。阮氏書廣布海內，又登高易呼，故「金學」復振。然稿成於朱椒堂、爲弼，手書實未精；其中周器，大半誤稱商器。高之不過略出王復齋、厚之，上、阮書卽將復齋鐘鼎款識充擴而成。低乃駢嘯堂、王俠、阮氏之後，乃有吳荷屋、榮光、吳子苾、式芬、張叔未、廷濟、徐籀莊、同柏、曹秋舫、載奎、劉燕庭、喜海、朱善旂、吳退樓、灑、劉幼丹、心源、潘伯寅、祖蔭、王濂生、懿榮、鮑子年、康、吳清卿、大猷、陳壽卿、介祺、孫仲容、詒讓、端陶齋、方、釋叔言、振玉，及先生等繼起，然其中亦可區爲數類，嘉興之張、吳縣之潘、





先生之治古史，治經疏，治古文字學，皆在三十五六歲壬子東渡以後。前乎此者，專治宋元戲曲，乃至詩詞。似乎專據先生壬子以後之學，以概括其一生，而目之爲史學家者，跡近於武斷？不知先生壬子以前，雖專治宋之戲曲，而所治者，仍爲戲曲之史料，而非戲曲之本身。考先生在三十歲刊靜庵文集以前，專談文學哲學，叔本華霍甫定之書籍，宋元諸儒之語錄，不離其左右。（此有靜庵文集所徵引可證。）此時已有志於宋元之詞曲，人閒詞話，人閒詞話，亦即成於此時。惟在此十年間，先生所治者，確爲文學哲學之本身，而非文學哲學之史料。自三十以後，由研玩宋元之詞，轉而入宋元之曲，而先生治學之態度，亦漸由文學之本身，而轉入文學之史料矣。

今考先生自三十歲（光緒三二）入京任學部圖書館編輯以後，即轉其方向而治宋元通俗文學，戲曲之史料，當時著作刊於國粹學報六十餘期者，（宣統元二間）如優語錄，宋大曲考，錄曲餘談，皆戲曲之史料也。刊於國學叢刊者，如古劇腳色考，清真先生遺事，大約皆草於是時。此數年間所著，最有名之曲錄，即於宣統三年脫稿，（自序作於元年）而刊於滄禺沈氏晨風閣叢書。曲錄，爲考述宋元以來戲曲著作比較爲最完備之總譜，此又人所盡知者。同時刊入晨風閣叢書之戲曲考原，蓋亦成於是時。直至民元二間，東方雜誌第九、十兩卷，分期登刊之宋元戲曲史止。綜此七八年間，先生所治之學，皆可名之曰「宋元戲曲史」之集團也。

自三十五六東渡以後，此種學問，先生即棄去永不復爲；而轉其力於小學、經學。然先生治學之精神態度，本已久趨於史學，故其治宋元通俗文學也，其旨趣在史；及其轉而入於經學小學也，其旨趣仍在於史；其方面變，而其立足點未嘗變也。

先生之學，有承襲前人遺業，而發揮光大之者。有從舊學園中，而另闢新園者。有雖爲創通鑿空，而仍有賴於他人之互助者。有絕無依傍，孤立血戰成一軍者。如西北地理之學，自徐何魏陸……以下，以至於今日沈柯諸老，滄源既長，衍流亦廣，先生不過繼承而發揮，且其功績視咸同大老，究竟何如？尙未敢實言，此屬於第一類也。金石之學，則自宋代歐呂以來，有情大師，已如上述，不謂不多；特先生大而化之，以金石互證經籍，由是以考測古代史料，如航海家之發現新陸，此屬於第二類也。龜契之學，先生雖爲創通鑿空之元

動；而終尚賴前輩劉鐵雲孫中頌之援助，及釋叔蘊先生之切磋，此屬於第三類也。獨專制宋元戲曲史料，則雖不敢云後無來者，而前人確從未有爲此業者，所以能立爲一家言者，真是絕無依傍，全由一人孤軍力戰而成。此亦爲先生之專門絕學，未可以其中年自棄而輕視之也。

第七

自先生四十七歲入京以後，其學又一大變，轉而專治西北地理。先生之學，至此又何以忽轉入西北地理耶？此吾人所欲亟知者也。然吾人苟熟觀其學問之性質，及其進學之次序，則固可以學理豫推，而絕不視爲奇異者也。蓋治金必兼及於石，石則全部資料爲古碑；考證古碑，則與地理學遂生相互不能分離之關係。又治史學者，其一部之重要材料，即在古碑；中央大政，則古籍具在，不煩旁求；惟邊圍荒蠻，及鄰國竊遠之史事與地理，書本材料，缺乏殊甚，則其取材，惟有乞靈於邊圍之古碑耳。故先生自四十歲返滬以後，其學已漸漸向此微轉。又因當時燉煌古籍，愈出愈多，流沙又出墜簡，而邊方古刻，亦層出不窮。此種學問，皆爲先生所深嗜，遂漸漸起而爲之考釋。在日本時，已作流沙墜簡考釋。（雲隱叢刻本）歸國以後，居滬時所作如：劉平國治口開城誦跋，魏毋邱儉九都山紀功刻石跋，皆作於民六。如高昌寧朔將軍趙斌造寺碑跋，作於民八。如九姓回鶻可汗碑跋，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曹夫繪觀音菩薩象跋，亦大約皆成於是時。於當時之史事地理，多所補證。頗能明白顯示吾人以由「吉金文字」之學轉至「考古地理」之學，其間漸變之趨勢與痕跡。同時羅氏亦著高昌趙氏年表，沙州曹氏年表，補唐書張義潮傳……等，與先生走入同一之趨勢。於是再進而作西域井渠考矣；更進而作西胡考，續西胡考矣。及至入京以後，始專究宋元時代之西北地理。至四十九歲（民十四）而韃靼考，宋元時代蒙古考成。於是漸次及於聖武親征錄，長春西遊記，蒙韃備錄，黑韃事略，元秘史，劉祁北使記，劉郁西使記，杜環經行記，王廷德使高昌紀，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於五十歲（民十六）之夏，而前四種校注告成。（清華研究院叢書）其他於元秘史則成索引，於耶律文正則成年譜，皆成而未修。於西史北史經行高昌四記，則隨筆校注，而尙未脫稿。至其臨歿前三月，猶

作金界塚考（燕京學報）臨歿數日前，猶修韃靼考記、蒙古札記。由是趨勢以推之，則先生在此數年之間，如不至遽卒，其必注全力於此數書可必也。此先生晚年由古文字學轉入西北地理之學之原因，之經過，之趨勢也。

西北地理之學，自嘉道以還，徐星伯（松）張石洲（穆）何願船（秋濤）魏默深（源）李恢垣（光庭）張秋水（鑑）施北研（國那）沈子敦（達）李灼農（文田）洪文卿（鈞）袁重黎（昶）江建霞（標）以來，至於今日之屠敬山（寄）沈寐叟（曾植）柯夢園（勳恣）丁督庵（謙）及先生等輩，外人轄之者，則有俄人拉特洛夫，法人沙曉，伯希和，德人牟列爾，英人斯坦因，日人內藤桑原藤田……等，發揚蹈厲，光儀萬丈；先生著作，不過占其中之一小部分。然先生治學標準，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闊通；寧失之偏狹，不寧失之宏大；寧失之瑣屑，不寧失之籠統。故其魄力，雖遠不如何願船魏默深李仲約柯風孫之功夫大而烈偉；而其專門精確之處，則頗各有短長，亦有非諸家所可及者在焉。

## 第八

以上舉述先師學問之大概略竟，此可以結論之矣。茲再摘其重要關鍵，分數點述之：

其一曰：先師著述，皆偏於史學。先生著作，除三十以前，所刊靜安文集及所譯法學通論、辯學、心理學概論，及若華詞等美文以外，全部著作，皆可就範於史學之圍。上已述先生著作之關於經學者，關於小學者，關於金石甲骨文字者，關於宋元通俗文學者，關於西北地理者，全部之主旨目的，皆在於史。茲更就上所未言者言之：先生之學，除上所歷學者外，又有附庸者三：一曰水經注，二曰板本之學，三曰音韻之學。水經之學，先生自歸國以後，即屢校不倦；入京以來，致力尤劬。世人競稱戴東原為此書之絕學者，由先生精校所得，知戴氏之校此書，實於永樂大典，不甚注力；其據大典考證之是者，疑皆襲全謝山之舊校；（全氏所見大典，實較戴氏時為完。）其說之非者，則皆出於胸臆，而未嘗有所憑藉。先生曾取宋刻以來，至晚近王履軒（梓材）校本六種，一一詳跋。（清華學報）而水經一書之全部價值，皆在於史，又人所共知也。板本之學，先生雖不甚掛口，人亦知者甚鮮；然先生治之之勤，或尤在水經以上，其所成著

述：如五代監本考，（北大國學季刊）兩宋監本考，（未刊）兩浙古刊本考，（未刊）皆可爲證。板本之學，一轉卽爲校勘之學，此必然之定例，如黃薌園顧千里，洪筠軒，孫季仇輩，皆由板本學以轉入校勘學者也。先生自不能外此定例。於是先生又著古本尚書孔氏傳彙校，唐寫本唐韻校勘記，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均未刊）等書。校勘之學，當附麗於板本，而板本之學之爲史學，又人所共知也。音韻之學於史學校遠；先生所著散見於觀堂集林者外，又有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一卷。（未刊）然先生之治音韻也，欲以證經；而其治經也，欲以證史，此又前所詳述者也。再以觀堂集林言之：除綴林二卷（佔十分一）不屬史，然尚有補宋史王稟傳……等文；如藝林八卷（佔十分四）皆從經學小學，以推證古史者；至於史林十卷（佔十分五）則又全部爲史學矣。故先生一生之學，除少年三十歲前，曾致力於文學哲學，及中年以後偶作小品詩詞等零星美文不能計外，其全部精力皆注於史，可斷言也。

二曰：先師發明，於古史學上最多。先生之全部精力，皆注於史，故先生發明之多，亦於史學爲最；於史學上，尤於古史爲最。此其故：史事之愈近者，材料愈多，疑問愈少，故不煩討論推敲。先生之治宋元戲曲史料，已開前人所未開；於宋元通俗文學之史，開一紀元。惟上古史事，則材料既形缺乏，而相傳成說，爲神話抑爲事實？爲寓言抑爲實錄？荒竊隱約，眩目搖神。故治上古史者必須有下例條件：一曰淵博之根據。爲廣羅材料起見。至少須將三代兩漢之古籍，全部爛熟於胸。二曰宏富之經歷。爲輔助書本材料之不足起見，至少須見古器物數千件以上，（或其他任何物質材料）及著錄古器物之書籍。（如考古圖，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續鑑，寧壽鑑古……等）全部爛熟。三曰辨僞之能力。爲避免危險起見，至少於書本材料，能辨別其何者爲神話？何者爲傳聞？何者爲寓言？何者爲飾辭？何者爲實錄？何者爲信史？或數千字大文，而無一字可信者，如左傳所述之浮詞是也。或一二字斷語，而可證一代之大事者，如王恆玉亥之類是也。或久奉爲信史而全僞者，如堯典舜典是也。或久視爲誕說，而反可取證者，如山海經天問是也。於物質材料，至少能辨別何者爲真器？何爲贗鼎？少翁飯牛之書，徵儀燒餅之型，必須洞澈而遠斥；凡此皆非易事也。四曰考證之功力。爲整理物質材料，書本材料之完成起見，須於叢雜無殘之中，整理而成一有系統有組織之著作；此非於考證演繹之能力，有長時間深沈之修養不爲功。五曰科

學之通識。爲考證之精確便利起見，至少須具有近世地質學之基本常識以上之知識；不然，如乾嘉諸儒，所以遠異於宋明油談之士而仍不免一「陋」字者，卽職此故也。此五種者，幾於缺一不可，而先生實能兼之。故先生古史之學，非但宋時蘇轍胡寅羅泌……輩所未能幾及；卽清代馬駱之釋史，李錯之尙史（有張作霖新刊本）亦相距尙遙。再進而如徐文靖郝懿行林春溥陳詩陳逢衡之治竹書，王念孫潘振何秋濤陳逢衡朱右曾之治周書，錢坫洪頤煊孫馮翼許泮林雷學淇之治世本，其發明猶未若先生之多也。（先生發明古史之最要著作爲：殷卜辭中先公先王考，續考，鬼方昆夷夔狁考，殷周制度論，說自契至成湯八遷，毛公鼎考釋，不嬰敦蓋考釋，古史新證，生霸死霸考，洛誥解，周書顧命考，後考，說商，說亳，說耿，說股，北伯鼎跋，商三勾兵跋，散盤克鼎，鄂鐘跋，公簋，夜雨楚公鐘……等跋，無論何人，殆皆須一讀也。）

三曰先師於學問上最大之貢獻，乃在將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關於此點，上文言之已詳，此無煩於復述。雖然，此點之重要，不但爲先師一生命脈之所在，亦卽現代學問之主要命脈之所在也。故不妨再引先生所自言者，以爲吾文之殿焉。先生之言曰：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同時杜元凱之注左傳，稍後郭璞之注山海經，已用其說。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者有三：一爲孔子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日之發見也。——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同下——

至於今日之發見，先生又別之爲五：

「（一）殷契甲骨文字。（二）燉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燉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學衡先生講稿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此五項者，簡稱之：一甲骨文字，二流沙墜簡，三燉煌寫書，四內閣檔案，五東方文字。皆所謂物質材料（地下學問）也。除第四第五兩

項，先生未嘗致力以外；前三項，皆先生畢生精力所注，欲將地下紙上，打成一片者也。

如是略述先師全部之學問。所得一句結論：則先師殆可謂爲「新史學」家，亦可謂爲「文化史的考證家」也。其他紛紛之論，吾知先師歿而有靈，所惡聞也。嗟呼！先師逝矣！百身莫贖！先師未竟之業，念之危懼。吾特舉先生詔吾儕之語者，以志卷末，以自警警人，或亦爲先師在天之靈，所不斥乎！

「然此等發見物，合全世界學者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開發，尙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於少年之努力也。」——最近二三十年中國學術之新發見——

#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

吳其昌

書之意義

古代一切文書，皆可統稱爲書；召詔云：「周公乃朝用書」蓋皆泛稱一切書也。尙書古時亦簡稱書，故傳記中，但引作「書曰」。此正如逸周書一類耳。其後經孔子刪存百篇，於是儒家遂尊之爲經。

書之流傳

尙書之流別，及今古文之源委，諸君當皆已瞭然。今略言尙書文字之流傳：尙書至於今日，則真古文真今文，皆已不傳，已無可考。惟漢石經則全用今文，而漢石經拓片，今亦僅存，宋洪适隸釋所著錄漢石經尙書，尙有多方立政等編，稍可窺見一二。漢石經之例，經用一家，而以諸家合校之。如詩用魯詩而下註「齊言」「韓言」以明之。漢石經尙書近傳拓本後有零落不成文字一段，其文如跋非跋，如表非表，據此段知漢石經詩用魯詩，而兼存齊韓異文；公羊用嚴氏，而兼存顏氏異文；至於尙書，如用小夏侯本，自漢石經後，有魏正始三體石經，始以古文爲主。最初三體石經，如今傳臯陶謨斷片，作下圖狀：

臯陶

以古文居中，而以篆隸注於其下，或品字式，如釋文然。可作魏石經以古文爲主之證。所以用古文者，推其意如因漢用今文，故補刊尙書春秋兩古文以補之。今以未刊本尙書石經觀之，君奭篇目下不注第幾，故真古文尙書篇目，今遂不可考矣。

文字之流變

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以隸釋古文，所謂以「隸古定也」。漢之隸書，在當時卽爲楷書；今可考者，惟敦煌石室所存唐寫本隸古

定尙書，尙可彷彿一二。此外則日本尙有唐寫本禹貢，聞法國尙有堯典一篇，英國亦尙有數篇，此外尙有北宋宋次道（其昌按敏求）王仲至（其昌按欽臣）家藏本，呂大臨爲之刊板，（其昌按：先生言呂大臨，其實呂大防也，此本大防取其古周易同刊於成都。）晁公武（其昌按德昭）爲之刊石於蜀中，今呂本冕刊，皆已不傳。惟南宋薛季宣書古文訓所用，蓋卽此本，而古文奇字更多，殆陸德明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

### 書之傳註

尙書今古文皆已絕，惟因漢儒之說，略存一二而已。自晉梅賾僞孔傳盛行之後，歷六朝隋唐不改，唐且爲之疏，而僞孔傳遂定爲功令矣。宋時功令，猶存僞孔舊傳，惟當時士大夫，已多不信，如蘇軾東坡書傳，王安石王雱尙書新義，多去注解經。其後林之奇尙書全解亦然，至朱子始決然疑之爲僞，弟子蔡沈作書集傳多仍所說，其堯典全篇洪範洛誥大半，則全錄朱子未成注莖，又宋人說之可採者，蔡氏已皆收之。近代如王引之經義述聞之比類經文，專解助辭，於是章句訓詁，稍稍明白。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也。

### 堯典

典

典，說文云：「大冊也，象冊在冊上。」大冊云者，古代典冊，本有長短，上古不可考，漢制六經尙書長二尺六寸，孝經長一尺二寸，論語長八寸，此云大冊，別於冊之小者。

### 粵若稽古帝堯

漢儒以粵若稽古爲句，馬融云：「順考古道。」鄭君云：「稽古同道。」其實當作「粵若稽古帝堯。」朱子卽作如此句讀，是也。朱子以粵若爲語助辭，引召誥「粵若來三月」爲證，說是然證據猶不止此。孟鼎：「粵若翌乙亥。」漢書歷律志引佚武成：「粵若來二月。」漢書王莽傳：「粵若翌辛丑。」皆可爲證。



克明俊德

僞孔傳所言尤非，大學所引云：『康誥曰：克明俊德，帝典曰：克明俊德，』則俊德當指一己之俊德也。

辨章百姓

此句極可疑，後人之疑堯典者，亦多因此句。因古書中無「姓」字，而「姓氏」之制，至周始成，且皆女人用之，惟金文中多生字，此「百姓」亦當作「百生」。「百生」者，百官也。此與下「黎民於變時雍」「百生」「黎民」對文。

宅南交

後儒以謂宅岵曰陽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而此獨曰宅南交；遂疑有脫文。故孔傳蔡傳皆以謂當增「日明都」三字，未是。王伯中經義述聞據金仁山通編前編引尚書大傳：「夏祀大交，秋祀柳穀，冬祀幽都。」之文，以謂當作「宅□□，日南交。」於義略近。

曰昧谷

古文尚書作柳穀。以意度之，古文尚書當作卯谷；鄭康成改作昧谷，昧卯雙聲相近也。此有明證：三國志虞翻傳譏鄭康成卯卯不分，可以考見。其實柳亦從卯，不盡從卯。石鼓文作𠄎，散氏盤作𠄎，皆其明證。

寅餞日入

餞，古文本當作淺，馬融作踐解，於義稍近。僞孔傳改餞以偶賓，義失之巧。

庶績咸熙

熙，光也。尤與廣同，故此熙，當訓廣。但史記引鄭玄注：「熙，與也。」熙與聲相近，與在蒸韻，熙在之韻，此為蒸之，對轉韻。

嘒若時登庸

此或是倒文，當作「咨疇若時登庸。」「疇若」二字常連綿而不可分。下文云：「咨疇若予采」舜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疇若予工」皆疇若不可分之證。

闕訟可乎

堯典文中有「乎」「哉」等語助辭，此亦疑問。古書中不見此等字，此等字至四書始多用之。詩經則以韻文須協韻，故或間用。其他散文，此等虛字極少。後儒於此約有二說：一說古有此等字，後因書於竹帛不便，故省去之。一說古無此等字，後人所加，今亦未能遽加判斷。雖然「乎」「哉」問辭感嘆辭，古書中尙亦有之；惟「也」「矣」等首尾辭，古書中直未嘗見。

靜言庸回象其滔天

此事不能深考，以天問考之：「康回憑怒，地何以故東南傾？」似指工共觸不周之山事；康回或卽庸回之誤。然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似康回又未嘗誤，且不似人名，此事不能深考。

試可乃已

試不可乃已也。古書中此等文法甚多。

瞽子

史記五帝紀以謂瞽叟子，汪容甫考瞽爲古時官名，其說是。國語「虞幕能聽協風」（其昌按鄭語）恐虞舜之祖先，世爲樂官也。王選常按呂覽謂：「堯時瞽叟拌五弦之琴，作以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此亦瞽叟爲樂官之證。

帝曰我其試哉

馬融、鄭玄、王肅等古文本，皆無「帝曰」二字；惟論衡史記所引今文本，有「堯曰」「帝曰」等字。僞孔傳大約依今文本添入，依古文本，則「吾其試哉」爲四岳語。

婿

今在山西。先儒傳說：「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甚可疑；堯舜以前之君，如神農，黃帝，太皞，帝嚳，皆在東方。堯舜以後之君，如夏桀時之太京，卽今定陶，亦在山東。又如堯葬於成陽，成陽近今之濟南。又如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又昔人所言虞邑，約在今河南歸德府一帶；是堯舜亦居於東方。恐平陽，蒲坂，等處；因一時遭洪水，遷徙高地耳；未必卽都於是也。

蓋庚上

卜稽曰

稽，本作乂，龜甲文中屢見「王田日」之文，田卽占之奇文，亦卽乂之初字也。

其如台

如台，猶今言奈何，史記引書皆改作奈何，卽其證也。古如台聲與奈何近，今覺其遠耳。

恪謹天命

此當作「勞動大命」，「勞動大命」，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尠：凡一見於單伯鐘，再見於毛公鐘，三見於神祀祭義所引衛孔惺鼎銘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皆可爲證。蓋古文勤，見於金文者作董，如毛公鼎——故說作謹耳。

汝猷黜乃心

乃，余，汝，同訓。後世「乃」通「迺」，古金文中則語助辭作迺，乃汝作乃，劃然分明，不相混淆。

至於婚友

孔傳云：「僚友」是也。古者同僚爲友。金文中有「太史友」「內史友」等可證。

相時儉民

說文懋字下引書云「相時懋民」此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漢石經作「相汝散民」。懋，今人讀爲愾，非也；蓋懋從心，從刪省聲，與散音相近。懋說文：「疾利口也。」燉煌石室古寫本尙書尙作「懋民」。其猶可撲滅。

此疑問辭，言不可撲滅也。若言嚮邇尙不可，其猶可撲滅乎？

動用非德

與上文「動用非罰」語相應對。罰，刑罰；德，德澤。蓋卽刑賞。

汝無侮老成人

古文尙書作「汝無老侮成人」是也。今文尙書漢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侮成人」三字，今古文皆連。蓋古之成語然也。沒人習見老成人字，此遂臆改之耳。「老侮」與下「弱孤」語相對應。

各恭爾事

凡尙書例：恭敬字，皆作恭；供奉字，皆作共。劃然不紊，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言之恭詳。此恭字當作共，或作聳。作恭者，唐衛包所改也。燉煌石室本皆作共，可證。

盤庚中

誕告有竄

孔傳作「誕告有竄其有衆」爲句，非也；蔡傳至竄斷句，是。

保后胥感

今文尙書漢石經作「胥高」按三體石經作「保后胥感」考三體石經京字作衆，則遜字爲高字無疑，究竟作感是抑作高是今

不可考。

不其或稽，自怒易瘳。

漢石經作：「不其或迪，自怒易瘳。」所以作迪者今不可知，作自怨是也。

子迳績乃命

迳，當作御；今作迳，亦唐人所改也。御之誼，本同訝。詩所云「百兩御之」其誼即迳也。古書中無作迳者，惟儀禮公羊會假作訝，而亦無迳字。迳，俗字也。

汝有狀則在乃心

則，當作賊，蓋古賊字作賊。文相似而誤也。然此文疑有脫落；今按散氏盤有語與此文極相似。其文云：「子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

貝乃貝玉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蓋古者以貝爲錢幣；今地中尚有發見者，又古代泉幣類皆用小貝，其大如今人貫於兒童手腕上者，古時貝幣，以繩貫之；十貝爲一貫，卽所謂「一朋」是也。鄭康成注「錫我百朋」云：「五貝爲朋。」漢書食貨志云：「二貝爲朋。」其實二說皆未確，十貝爲朋也。朋字古文作𠄎，像十貝相貫也，此與珏字古文作𠄎同義。然古者貝幣亦不易得，故有以骨琢成貝形以代之者，更後有以銅鑄以代之者。

暫遇姦宄

暫，卽「民與胥漸」之漸，欺詐也。遇，邪也。經義述聞引莊子肱箴篇知，詐，漸，毒，四字並列，可以爲證。又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撻盜而漸。」又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勢詐而尙功利，是漸之也。」又正論篇：「出幽陰而下漸詐矣。」是皆以漸爲詐之證。遇字之訓，淮南子原道訓「偶睦智故」又本經「衣無隅差之制」隅差，卽偶睦，皆不正也。故遇字當訓邪，因偶遇爲古今字也。又詩云：「寇姦」

姦宄，四字並列，與此云「暫遇姦宄」文法正同。

無遺育

育，卽胃字。堯典云：「教胃子」，史記五帝紀引作：「教育子」，卽詩所云：「鴛子之閔斯」，卽康誥所云：「無遺鞠子羞」，義皆同也。胃，育，聲近故通用，堯典胃字，皆作育字解，此育字當作胃字解，無遺育，猶言無遺類也。」

盤庚下

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

古文尙書作：「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告爾於百姓於朕志」是也。蓋優賢揚三字，卽腹腎腸三字之誤也。

震動萬民

今文尙書作「祇動」，祇與震，聲相近；此爲之蒸陰陽對轉字。

沖人

卽童人，意謂童子，沖童，聲相近。

嘉績於朕邦

漢石經連上句作：「凶德綏績」，綏與嘉，聲相近，古韻同在十七部。

尙皆隱哉

說文序：「隱括有條理」；然此隱字，不必作隱括解，當訓爲痛；痛之爲言，憂愁苦痛之謂。

高宗彤日

此篇書序以謂「高宗祭成湯」，其說全非。若爲高宗祭成湯，律以尙書文法，不當如此。今以逸書證之，漢書歷律志引伊訓云：「伊

『祀於先王』史記周本紀引秦誓云：『太子發上祭於畢』以此例推，則文內亦當有「高宗彤日」字矣。今更以龜甲文「王賓彤日」考之；王賓彤日，即爲祭王賓之日。則高宗彤日，亦爲高宗之子祭高宗之日也。故此篇先儒皆以爲武丁時文，獨金仁山（履祥）尙書表注云：『祖庚時文』其說是也。

祖己曰

祖己一人，先儒聚說紛紜，疑卽孝己也。孝己爲人，一見於荀子，再見於莊子，三見於漢書人表，四見於孔子家語。然雖屢見不一，而皆但言其爲善人，而不言其爲高宗何如人。惟世說新語言語篇引漢陳元方言：『高宗放孝子孝己。』云高宗因後妻之言殺孝己，其言必有所本；是孝己爲高宗之子明甚。殺非必殺之，如云『殺三苗於三危』，蓋放之也。龜甲文中有祖丁下連父己父庚一條，可見己與庚，皆爲武丁之子，蓋無可疑。武乙稱之，則爲父己父庚，武乙之子稱之，則云祖己祖庚也。無豐於昵。

昵同尼，其誼爲近。郭璞注爾雅引尸子云：『悅尼而來遠』，卽論語近悅遠來之意也；可以爲證。

微子

父師少師

父師少師，今文尙書家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但古文家，則以謂父師名疵，少師名彊，以爲另有其人。論語『太師擊適齊』，少師陽，擊磬，入於海。』古文家不以爲魯之樂官，而以爲殷末之樂官；擊卽疵，陽卽彊，擊相相近也。我舊云刻子。

此語實不能解，王充論衡引今文尙書作『孩子』，更不易知。

秦誓

其昌問王引之經義述聞列二十四證以證明伏生所傳有秦誓，其說何如？先生云：伏生所傳，恐未必有秦誓，但西漢今文尚書家所傳，則多有秦誓耳。

牧誓

牧，孔壁古文作「毋」，見說文所引。

邀矣

郭氏爾正注引作「湯矣」，義皆同遠。

嗟我友邦家君御事

此當連作一句讀，下文如大誥書屢有「家君御事」連舉之文，可證。家君，邦國之君；御事，邦國之大臣。

師氏

師氏實掌軍旅之官；詩雲漢毛傳：「師氏弛其兵，」可以爲證。又彝器中有象卣者有云：「王命之以成周師氏，戍於□臬。」亦可證師氏實掌軍旅之官也。彝器中所云宗周成周割然不同。宗周指鎬京西周，成周指洛邑東周，是東西周師氏之官，皆掌兵也。故顧命有云：「師氏虎賁，」師氏與虎賁連舉，可以見矣。周禮以師氏爲掌教化之官，非是。

微，盧，彭，濮。

微字向無確解，亦不知其地在何處，今始知在陝西鳳翔府，大散關一帶。何以知之？散氏盤有微字，蓋卽簪字。因龔敦有字卽爲簪字，故散盤之微，亦必爲簪字可知。古者眉微聲同，故每通用，如春秋，左氏傳「作廊」，公穀傳「作微」，又眉壽字，古亦有稱微壽，儀禮釋文「眉古文作微」又爾雅，一本作微，皆可以通用之證。故散盤之眉，卽微也。散盤出於陝西鳳翔府間，則古時之微，亦當在是間矣。其昌問散盤亦有微字，何以一文而微，眉，同出？先生云：散盤之微，係指人名。



不迪

迪，史記引作用，迪本同由，不知因何由又變而為用也。

卿士

森器中每作「卿事」，義同，蓋士本訓事也。其位在大夫司徒上。

昂哉夫子

昂，當讀冒，蓋昂字本作助，從力冒聲，詩云：「懋建大命。」盤庚：「懋簡相爾」之懋，皆當讀若冒，不知因何變讀若漁。漢時尚讀為冒，嫩煌石室近發現一王莽詔書，中有云：「可不冒哉。」可證。

如虎如貔

今文尚書作「如虎如離」，考班固典引，在後漢書所載者云：「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色。」文選所載者作「虎螭其師」，其實皆當作離；說文：「离，猛獸也，歐陽喬說。」歐陽喬即傳今文尚書之歐陽高也。

弗御克奔

御，當作迎，衛包所改。

洪範

惟十有三祀

古時紀年之文，亦不一致，此云：「惟十有三祀。」金縢云：「既克商二年。」其實武王於十一年克商，洪範、金縢同在一年也。又古人云：「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說亦不確，不獨商稱祀，周初亦稱祀，森器中亦屢見之，與此文皆可為證。十有三祀，從文王受命之年起也。

惟天陰騭下民

騭猶陟字，馬融注：「蔭也。」陟字之訓爲升。

我聞在昔

「在昔」連文，古之成語。

蘇則殪死

殪，古書皆作極，極，誅也。誅不必殺，凡放伐等，皆可言誅。

農用八政。

廣雅：「農，勉。」洛語：「茲予其明農哉！」呂刑：「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明農，猶言黽勉；農植，爲言勉植；皆農當訓勉之證也。

思曰睿

今文尙書作「思心曰睿」

無虐鞫獨，而畏高明

高明，猶言顯赫，老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意亦指顯達之家也。

五□來備

今文尙書「五是來備」，漢人亦有作「五氏來備」者。

金縢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此古文也，今文作「負子之責」，史記引書同負子，公羊作「負茲」，其實此當作不茲，春秋時有宋公名不茲，即不茲也。

予仁若考

仁，古通佞；考，通巧。余仁若考，猶言余佞且巧。

敷佑四方

敷佑，其義實同敷有。孟鼎：「匍有四方。」與此正同。

王翼曰乃瘳

翼，當作翌，本字作昱，此唐人所改。

康誥

乃洪大詰治

爾正：「鴻，大也。」鴻通洪，洪亦大也。

天畏棗忱

天畏匪忱，猶言天威不可常也。棗，同匪；忱，信也。棗忱，言不可信也。與下文「難保」意正一致。

汝陳時臬司

孔傳作「汝陳時臬」，斷句，非也。臬司二字連文，猶下文言臬事。

要囚

要囚，卽幽囚，要，幽，音同相通。詩：「四月秀葺。」夏小正作「四月秀幽。」又多方云：「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又云：「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皆可爲證。

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引以作卽。

惟厥正人



正人，與上言政人同；古時以長官爲正，庶官爲事。

乃由裕民

方言：『猷裕，道也。』

大誥

寧王遣我大寶龜

寧王，卽文王也。君奭：『昔在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可證。蓋寧字古文作（如毛公鼎）而文字古文作（金文中屢見）字形極近，故易誤也。

民獻有十夫

獻，今文尙書作儀，陰陽對轉字也。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日本唐寫本尙書作：『嗚呼肆告我爾邦君。』

酒誥

乃稷考文王

先儒說：『王季爲昭，文王爲稷；其後武王爲昭，成王爲稷，故云稷考。』其實非也。周初恐無昭稷之制；稷考，恐當爲美稱也。

惟元祀

指文王受命改元事，非指祀事。

自洗膜

洗膜，疊韻，亦古之連綿字也。

我西土栗祖

栗祖，通匪且。詩：「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且，亦有往意。孫仲容說：「匪且，猶言非自今始。」是也。又費誓：「徂茲淮夷。」金文中有彛字：「彛淮夷敢伐內國。」徂，皆當訓往。

越百姓里居

史頌教：「里君百生，帥羣整於成周，休有成事。」「里君百生」恐爲古之成語。或卽用尙書之語，亦未可知。則此「里居」或當作「里君」。

厥命罔顯於祇

多方：「誕淫厥逸，罔顯於天顯民祇。」與此一段，皆疑有脫文譌字，不可強通。孔傳強爲之說，非也。

汝劼毖殷獻臣

劼，慎也。毖，口也。未詳。上文云：「厥誥毖庶邦庶士。」則劼字蓋與誥同義；又下文云：「汝典聽朕毖。」上文云：「其爾典聽朕教。」則毖字之義，蓋近於教。劼，當爲誥教之意。

矧惟若疇

疇，通彘。彘，匹也。故引伸之疇爲類，「若疇」猶言爾輩。

勿辯乃司民適於酒

辯，右通平。故「辯章百姓」亦作「平章百姓」。——其昌按王引之經義述聞，言之甚詳。——平，平，作，俾，轉互通。故辯，古書皆作使解。

梓材

厥亂爲民

王充論衡引作：「厥率化民。」

至于敬寡

敬，古通矜，敬寡，卽矜寡，呂刑：「哀敬折獄」亦當作「哀矜折獄」解也。矜寡，又通鰥寡。

庶邦享

享，本義爲獻，引申爲朝享。

作兄弟方來。

方，國也。易：「不寧方來。」言不寧之國亦來也。金文中「不庭方」言不庭之國也。此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

洛誥

王如弗敢及

弗敢及，猶言弗敢弗及也。與下「不敢不敬天之休」語正相對。

予惟乙卯

以召誥考之，當是三月乙卯。

澗水東，灑水西。

周時東京，本有二城，蓋洛水東西行，入於河。灑水南北行，入於洛。灑水以東之城，所謂成周也。灑水以西之城，所謂王城也。王城以爲

新都，成周以遷殷民。成周爲後世之河南府，王城卽今之洛陽城也。

我二人共貞

貞，古通鼎，古通當。共貞，猶言共當，共當之也。

肇稱殷禮

殷周之際，有一費解之事，卽文王卽位改元，而武王卽位不改元也。武王卽位不改元，故凡尙書所記武王時事，「惟王十有三祀」，「惟十有一年」等，皆指文王以來之元，非指武王以來之元也。成王卽位，有否改元，不可考；而殷禮則每一新王卽位，卽舉行一重祀，故並不改元；成王卽位以後，至是年，新邑成，始舉行元祀，元祀，殷禮也；武王以來已廢，至是又復舉行，故「肇稱殷禮」也，洛誥後云：「惟七年」，此七年，當是成王新邑成元祀後之七祀也。

惇宗將禮

宗，阮文達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宗，是否確不可確考；而宗爲祭之一種，則無可疑。

亦未克救公功

救，先儒皆訓爲輔，誼不可通，救與彌，音同而通，彌，終也。救之誼，亦當爲終。又大誥：「救文武闕功。」又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亦皆當訓終。

亂爲四方新辟

亂，嗣之誤，凡書中語助詞之亂，皆嗣字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

作冊，官名也。先儒以「王命作冊」爲句，「逸祝冊」爲句，以謂「王命作爲祝冊，而史逸讀之」非也。當作「作冊逸祝冊」爲句，作冊其爵，逸其名，命作冊之名逸者讀冊也。書序有「作冊畢」之語，文法與此正同；又金文中作冊字屢見，不可勝記，而吳尊有「作冊尹」之文。蓋作冊之官，卽內史之一，而內史之長，則稱內史尹氏也。

惟七年

古人記時法：日在前，月次之，年在後，書洛誥及彝器中之戊辰彝，丁未角，文法皆同。又餘尊有云：「惟王來正人方，唯王廿有五祀，」此蓋以事紀年也，左傳中猶間有此法。

多士

保又有殷

爾疋艾，養也。艾通又，保又，亦保養也。

罔非有辭于罰

言無不有可數之罪也。呂刑云：「苗民無辭于罰」與此文正相反；此言罰人者，有辭可聲討；彼言罰者，無辭可辭罪也。

猷告爾多士

蔡傳以「猷」爲句，非也。「猷告」古成語。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爾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三體石經作：「朕不敢後，王曰：繇（告爾多士，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與此差甚遠。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肆，赦也。猶春秋言「肆大眚」。天邑商，當爲「大邑商」之誤；但傳誤已久，班固典引云：「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可



見東漢初已誤。

子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傳以降命爲殺四國之君，非也。酒誥以「天降命」、「天降威」並言，則「天降命」乃天降福也。則此所云子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乃猶言子降福於爾四國之民也。

無逸

則知小人之依

依，隱也；隱，痛也。

否則

否則，卽不則，不則，書中屢見，亦語助辭也。

其在高宗時

高宗，武丁也。中宗，太戊也。今古文家皆如此說；但以龜甲文字考之，則中宗爲祖乙。

其在祖甲

祖甲有二說。鄭康成說：「高宗之子帝甲」孔傳與王肅皆說爲太甲。又此二節次序，今古文大相逕庭。今文家說，可據宋儒所見之漢石經考之，今按洪适隸釋所引漢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立王……」無祖甲一節，又漢書中引殷之三宗，爲太宗，中宗，高宗，漢人舊說，皆有太宗。賈誼治安策：「使顯成之廟，稱爲太宗。」太宗爲太甲，中宗爲太戊，高宗爲武丁，其次序以高宗爲最後，是今文尙書當無祖甲而有太宗矣。古文尙書則如今本三體石經有下文「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一段，則可以反證此段次序，亦當無太宗而有祖甲。鄭康成所見亦爲古文，故以祖甲爲武丁之子帝甲，而不以爲太甲也。今古文不同如此。

用威和萬民

威和，當作誠和，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誠，亦和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當訓政。

繼自今嗣王

三體石經作：「繼自今後嗣王。」多一後字，是也。酒誥多士，皆有「後嗣王」之文，是「後嗣王」三字，本是連文也。

無皇曰

皇，當訓況。下文：「則皇自敬德。」今文尙書作：「則況自敬德。」卽其證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攸訓」「攸若」二攸字，三體石經皆作所字，是也。爾疋雖有「攸所也」之訓；然尙書攸字，皆當訓用，而惟此二句，則當訓所，蓋僞孔傳見所字不古，故改爲攸而不知書中攸字，當訓用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正刑，卽政形也。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否則，亦當作丕則，此二句三體石經作「不則用厥心違怨，不則用厥口詛祝。」不則，亦卽丕則，又多二用字。

茲四人迪哲

迪，古同道，故迪哲亦當作由哲；如君奭所云：「爽邦由哲」是也。迪，道，皆當訓用也。

則皇自敬德

漢石經作：「則兄自敬德。」兄，況字也，況，茲也，益也，言益自敬德也。

允若是

三體石經作「兄若時」，兄，亦況也，漢石經作允，允與兄，形近而易誤。

君爽

其終出於不祥

其終出於不祥，三體石經「終」作「崇」，馬融本亦作「崇」，馬氏云：「崇，充也，」非也，詩：「崇朝其雨」，「曾不崇朝」，毛傳皆云：「崇，終也，」蓋此本作崇，崇本當訓終，僞孔傳以訓詰易經文也，今文尙書則又大異於是，漢石經作：「道出於不祥。」

不知命不易天應業誠

漢書王莽傳引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文尙書也，三體石經亦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古尙書文相同處：

我道惟寧王德延

三體石經及馬融本，道，皆作迪。

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文法正同，庸釋二字，蓋連文，意言舍去也。又梓材云：「用擇先生受命，」用擇與庸釋，疑不無有相通關涉，但以梓材上文「肆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民」之文觀之，如用擇之擇，承和擇字而誤也。

格於皇天

格，古文尙書皆作格，而今文尙書皆作假。又方言：「裕，至也。」說文無裕字，而有假字，亦訓爲「至」。蓋格、假、裕、假四字同一義也。

則商實

則商實，蔡傳至實字斷句，孔傳作「商實百姓」爲句，蔡傳爲長。但此等處終覺有脫文。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三體石經無有字，又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王褒所引，蓋亦今文尙書，使，卽事也，亦無有字。厥亂明我新造邦

古今文中「亂」與「率」皆無別，此厥亂，亦厥率也。又梓材「王啓監厥亂爲民」之厥亂，亦厥率也。三體石經亂，古文作亂；而隸古定尙書率一字或作鹽，文極相似而誤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禮記緇衣引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又鄭康成注尙書云：「今博士讀：厥亂勸寧王之德。」此三本各不同。惟寧王卽爲文王，則無可疑。其昌按說已詳上——勸與觀，似從觀爲長。

冒聞於上帝

冒，當作勛。勛，勉也，後衍爲勛。

咸劉厥敵

逸周書：「則咸劉商王紂。」其昌按克殷解——咸劉，皆殺也。左傳云：「克滅侯宣多。」其昌按文十七年——滅，亦當訓殺。

小子同未在此

小子，先儒謂指成王，然上文稱「余小子且」，則此小子，或亦周公自稱。

前人敷乃心

此等處，乃字或係厥字之誤，乃與厥字，形極相近——其昌按金文中乃作了厥作了，故先生云極相近——「前人敷乃心」乃作汝解，不可通也。

襄我二人

此二人，當然指周，召，二人；孔傳乃謂指文王武王非也。

篤業時二人

洛語：「汝受命篤弼，」篤業，篤弼，義本同，音亦近。

丕冒

丕冒，大勉也。

多方

王來自奄

奄，卽史記所云「魯淹中」之淹，亦卽左傳所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之奄。

猷告爾四國多方

古時稱一國皆云方，如佚周書克殷解所云之某方某方是也。

惟爾殷侯尹民

尹民，或是尹氏之誤，尚書及金文中，多見尹氏，未有稱尹民者。

不克終日勤於帝之迪

迪，馬融本作攸。攸，古文作道，古迪適一字，從由從齒，古皆互通也。以至於帝乙。

以孔傳所言推之，帝乙下應有「成王畏相」四字，酒誥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與此正同，然三體石經亦無此四字。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多士云：「大淫佚有辭。」此云：「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屑，即佚也。多士之佚，釋文云：「馬本作作屑。」可證。凡書經佚，逸字，日本鎌古定唐寫本尙書未經天寶改字者，皆作併，併，即屑也。說文無併字，併，屑本一字也。從人從尸一也。——其昌按金文中，尸作？從人作？，文本同也。——此圖天之命四字，疑衍文也。須暇之子孫。

須暇下，常有湯字。推考孔傳可見。須暇，亦古之連文也。

爾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沈裕，恐仍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道之義二，道德稱道，勸導亦稱道，酒誥云：「乃由裕民。」亦言勸導民也。由裕轉爲「忱裕」，猶「猶豫」之轉爲「冗豫」，轉爲「淫豫」也。其後「忱裕」又轉爲「從與」，今又轉爲「德愚」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勸忱二字相連，則此忱裕二字，亦必爲勸導之義無疑矣。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秉德，亦古之成語。

今爾奔走臣我豎五祀。

洛誥成王命周公云：「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監，當指周公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胥伯，尙書大傳作胥賦，毛公鼎云：「藝小大楚賦。」楚古同胥。又多正之正，當作征解。又臬，恐卽爲藝。射矢之一作臬，而詩毛傳亦作藝，可證。

願命

哉生魄

先儒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然疑哉生魄乃爲三日以後之通名，故不係干支。因旣爲通稱，故不能係干支也。下云甲子，爲哉生魄之第一日。

王乃洮頽水

洮，卽澗。周禮洮，故書作澗，可證。

王崩

馬融本作：「成王崩。」又酒誥：「王若曰，」馬融本作：「成王若曰。」故先儒謂成王生時，已稱成王。其說亦是。蓋是時證法，尙未成立。彝器中有遜敦，記穆王事，而文中稱穆王，與此正同。

延入窆室

翼室，孔傳云：「明堂。」此翼字恐當作翌字。疑亦爲衛包所改，爾疋：「翌，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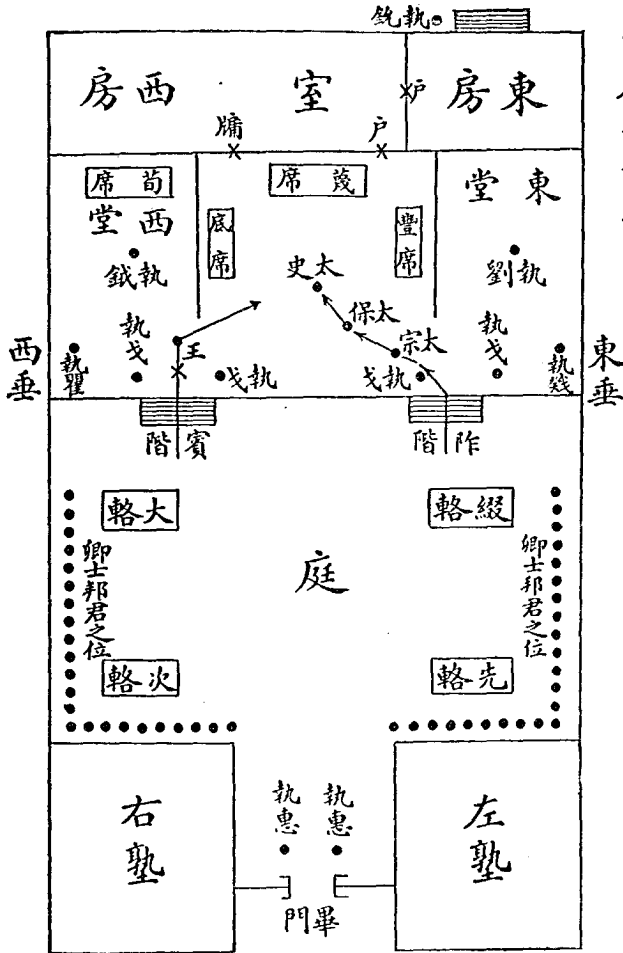
命作册（句）度（句）

作册，官名。度，事先預度。命作册度，猶言命作册預備一切也。後人以册度連文，非也。

鄭君此文所注之位置，幾於全誤；其根本誤點，蓋由以謂成王卽殯於是堂，此其所以無一不誤也。此蓋純爲康王卽位之吉禮，成王

之殯，自在別宮也。

附顧命位置圖





### 陳寶

陳寶，先儒以陳設寶器解之，非也。若陳寶爲陳寶器，則當在越玉五重之上矣；今在下，是陳寶亦爲寶器名可知。史記封禪書亦言陳寶，云：「獲若石于陳倉北。」如陳寶，亦玉器也。

### 赤刀

赤刀，玉刀也。端午橋藏有赤刀數柄，蓋玉刀而上塗以赤者。內府亦藏有赤刀，高宗純皇帝詩集屢言之。

### 太保奉介圭，上宗奉同瑁。

白虎通義所引今文尙書作：「大保介圭，上宗奉銅……王再拜對，乃受銅。」但云上宗奉銅，而不見瑁字，不知銅爲何物？虞翻傳云：「天子副璽。」然周時尙無副璽之制。蓋銅如漢時之副璽云爾。介圭卽周禮考工記之鎮圭，同卽冒也。故虞翻以爲同字爲月字之誤。蓋圭之形作「」，而冒之形作「」，可以冒於圭上，古文作同。馬融傳云：「大同天下。」蓋諸侯來朝，以天子賜圭爲信，而冒適皆可以配之也。則馬意同冒，亦爲一物，此同冒，兩字並列，或鄭康成所兼存也。

### 乃受同瑁

受，當訓授，古者授受通用，此上宗授王同瑁也。

### 王三宿三祭三啜，上宗曰饗

王三宿三祭三啜。孔傳及鄭康成注，皆云：「康王祭神。」其實非也。此蓋太保進酒於康王也。古者，王者分封諸侯，必饗之以酒，此時太保代表成王以君位授康王，故亦用王者授爵位於臣下之禮，故下文云：「上宗曰饗。」謂上宗命康王饗也。通典九十三引白虎通云：「王再拜，興，祭，啻，乃授宗人同。」啻卽啜，今文尙書啜作啻——可知祭與啜，皆康王自祭後自啜——啜飲酒至齒也。——非以祭神也。此今文尙書家之說也。故鄭康成尙有一說，亦同今文家言；通典奪情議引鄭玄曰：「卽位必醴之者，以醴啻成之也；以醴

嚼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嚼；既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味。此即可爲通典所引白虎通之說之疏證也。後世校白虎通者，未嘗引及通典，此說遂無人知。更有一確證，可以證明此說者，卽下文：『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璋以酢』是也。古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此特敵體之主賓然耳；至若臣獻於君，則君不答酢，而臣引爵自酢，此時太保已授王圭同，則已不能代表成王，故退而自守臣禮，既獻於王，復引爵自酢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有三門；路寢之門曰畢門，其外曰應門，再外曰臯門；後鄭康成以爲有五門，又益之以雉門，庫門，不知雉門庫門，乃魯國之門。故禮記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臯門。』實一門而異名，則天子仍僅有三門也。

王若曰

今文尙書，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分，合爲一篇；古文則析而爲二。馬融本康王之誥自『王若曰』起，梅賾本康王之誥自『王出應門之內』起。

# 觀堂學禮記

劉盼遂

先師海寧王先生，學綜內外，卓然儒宗。而於甲部之書，尤邃書禮。比歲都講清華園，初爲諸生說尚書二十八篇。盼遂既疏刺之，成觀堂學書記矣。大抵服其樹義恢郭甄微，而能闕疑闕殆，以不知爲不知。力剔嚮壁回穴之習。此則馬鄭江段之所未諗，詢稱鴻寶。今年春，復說禮經十七篇。甫至士喪下篇，適暑假休課。方意下季廣續畢業。而先生遽沈身御園，蹈彭咸之遺則。哀哉。盼遂一年來，復牽於人事，時作時輟。於先生所講述者，匪能全錄。微言精指，多所淪越。由今日寫定此篇，不覺承睫灌焉，悼先生亦自咎也。然此區區數十葉中，固已精光焜耀，一字一珠。寧可以其少而忽之歟。嗟乎，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口澤猶新，恍接啓效。懷方之禮，雖付諸成袞。而韓集之編，自作於李漢。凡我同門，蓋共勗諸。丁卯重九日心喪弟子息縣劉盼遂謹序。

## 士冠禮

有篚實勺，罍角，柶。師云，勺者斟酒之器，周勺今不可見，漢勺尙時有之，略同今日之羹匙。柶者澆酒之器，醴中兼有酒糟，故須以質滑而多孔之器斂之，此柶之用也。又如盛酒之器，有尊，爵，卣，壺等，此以金製者。甗，缶等，此以瓦製者。飲酒之器，則有爵，觚，解，角，散，觥之分。而尊與爵則又統盛酒器飲酒器之其名焉。

兄弟畢袞，玄，鄭注，袞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袞爲均。師云，袞字皆柶之誤。說文「袞，玄服也」，亦當作柶。文選注引「柶，玄服也」可證。畢，柶，玄，猶云畢服，玄矣。若袞，則本訓禕衣，不可通。（盼遂謹案，注「玄者」上疑脫「柶」字，柶，玄者，謂衣裳同玄也，徒一玄字，不見其兼括衣裳。）

每曲揖。師云，今高麗人尙存此風。

入見姑姊如見母鄭注不見妹妹卑 師云此經省略姊妹於姑姊之中。古文簡奧，往往有之，未必有意不見妹也。（盼遂謹案經文「冠者見於兄弟」冠者不卑其弟，寧卑其妹乎，此鄭君之誤。）

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師云鄉大夫當是卿大夫之誤。見君後見卿大夫再見鄉先生，順序也。（盼遂謹案果經文爲鄉大夫，鄭君應有注語，無注決其爲卿大夫也。）

若不醴鄭注醴亦當爲禮 師云禮之起原與醴有關。恐醴字制字在先，禮字則後出也。

玄酒鄭注新水也 師云古人行禮，酒水並設。說者或以爲尙質，或以爲不忘本。恐非其義。竊以玄酒者，實因古之禮，例須獻酢，且必卒爵。而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夫人之量有能飲不能飲，聖人必欲禮之成，又不願人之苦於禮。故常設玄酒以節之，既不迫人，又不廢禮。其用心可謂周慎之至矣。至玄酒之用法奈何，則以水和酒盛於盃中，滌蕩之，而注於爵，所以薄酒之性也。

設局鼎 師云鼎之蓋也。今所見小鼎往往尙有蓋相連。大鼎則絕無有鼎者，古或以布爲之也。

曰伯某甫 師云如詩中之程伯休甫仲山甫等是也。伯仲者行也，休山者字也，甫則男子之美稱也。鄭注引「孔子爲尼甫。」按孔子亦稱仲尼，亦稱尼甫，若舉其全，則呼仲尼甫，方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是五十以後但稱伯仲，並字亦省去矣。

記冠義 師云自上「若不醴」以下，疑卽是記。此冠義上記疑應在彼文前。冠禮有記有義，與喪服同矣。

三王其皮弁素積 師云鄭君謂委貌卽玄冠。則委貌章甫退皆玄冠之屬，而三王異制者。周弁殷冔夏收此爵弁之屬，而三王異制者。至於皮弁素積則三王之制同也。

生無爵死無諡鄭注殷時生不爲爵死不爲諡 師云宋人解作生無爵者則死無諡，而實按之，古者生雖有爵，而死亦無諡。如周之文武成康皆非諡也。亦古時之美稱耳。故王肅謂「成王生而稱成。」酒誥有「成王若曰。」願命書「成王崩。」皆其證也。史記殷本紀「庚祖丁」、「庚」龜板作「康」。殷王生時名「成湯」名「康祖丁」。足知文武成康之非死後諡法矣。昭穆亦然。傳紀中之

昭考穆考亦非謚法。通敦爲周穆王時器。其稱時王曰「穆穆王。」亦一證矣。

### 士昏禮

昏禮下達鄭注達通也。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師云，鄭說恐非。達當讀爲「自天子達於庶人」之達。謂士昏禮可下達於庶人。其卿大夫以上之昏禮，則不適用此。

右几鄭注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師云，天子左右几，諸侯以下左几。今神几尙右，故鄭云然。

當阿鄭注阿棟也。今文阿爲廢。師云，此文不了。依古文說則進堂太深。依今文說則又太淺。

玄纁鄭注用玄纁者陰陽備也。師云，玄黑色，纁色近黃。云備陰陽者，蓋取易經「天玄而地黃」之義。

婦車亦如之。鄭注大夫以上嫁女則自車送之。師云，注疑未確。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者迎也。良人迎之車有百兩。知大夫

以上，車亦夫家所給矣。

匕俎從設。師云，匕形極近柄。惟匕端銳，柄端大，爲異。

匕者逆退。師云，腊魚豚之匕者以次退出也。

贊啓會。師云，古敦之蓋亦可盛黍稷。蠶簋亦然。

贊爾黍鄭注移置席上便其食也。師云，爾黍當是移之近席。古無置黍稷席上者。鄭注非。（盼遂案記曲禮，「食坐盡前」，鄭注「爲

汙席。」知鄭此處誤也。）

酌於戶外尊。師云，宜從戴東原衍戶字。

親說婦之纁鄭注筭而禮之。師云，古者男子簪有二，相對插之。今所見傳世玉簪類然。女子之笄想亦爾歟。

媵侍於戶外。師云，戶疑爲東墉通房之戶。非南面向堂之戶也。古者堂前面無壁。惟喪禮有帷堂之文。餘則敞朗。知媵深夜之時，不侍

於此處也。

酬以束錦 師云，古重束帛。小事用束錦。

記魚用鮓 師云，一鼎之數，魚十五或十四，故用小魚。

祭禮始祭一扱一段 師云，此本女家禮使者之禮。亦因以言祭禮之法也。

鄉飲酒

賓進東北面辭洗 師云，「賓進東」絕句。

弗繚鄭注繚猶終也云云 師云，此段注文不明了。

北面再拜崇酒 師云，崇終也。詩「崇朝其雨」，「曾不崇朝」，荀子「曾不崇日」，皆以崇爲終。此崇酒卽終酒。謂主人於阼階再拜

告賓以終酒之事也。（昉遂謹案終酒盛禮，燕禮聘禮不崇酒，以尊臨卑則禮殺也。）

一人洗升舉觶於賓 師云，「一人舉觶」猶祭禮「亞獻」之意。

主人降席自南方 師云，此下說旅酬之禮。今蒙古人飲酒尙如此。甲飲訖送爵於乙，乙送於丙，丙送於丁，依次而循也。

某子受酬鄭注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師云，注文其字爲且之誤。且薦也。如程伯休父仲山父諸父字，皆居與名相應之字之下，所以薦

也。（昉遂謹案師說較段先生且字說爲長。）

遵者降席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 師云，今文亦非一本，由此可知。

說屨揖讓如初升鄭注必說於下者屨賤不容居堂 師云，說屨疑爲赤足。左傳，宋褚師聲子事可證。（昉遂謹案黃氏元同倣季雜箸

有說，）注中空字爲宜之誤。

賓服鄉服以拜賜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師云，經文上「服」字朱子衍之，是也。據注所巽今文可見。

薦脯醢鄭注羞同也 師云，注文羞字或爲薦誤。

鄉樂唯欲鄭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 師云，鄭指定六篇，疑拘。

獻用爵其他用罍鄭注爵尊不娶用之 師云，爵通名，故舉罍時亦常言爵。如下文「拜洗爵」卽洗觶矣。  
賓俎節鄭注凡爲俎者以骨爲上 師云，上爲主之誤。阮校本是也。

### 鄉射禮

鄉射之禮 師云，周官之出較儀禮爲晚。鄭君據周官解此篇制度，故多不合。

主人戒賓鄭注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 師云，一鄉五州。鄉大夫往往自兼一州之長。

乏參侯道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 師云，注御字同禦。

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送拜爵 師云，賓拜受在先，主人拜送在後者，以爵在手難爲拜也。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至以授有司於西面而后反位 師云，拾取矢「三字所以總冒下文。猶題目矣。

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鄭注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 師云，「自若留下」猶言留下自若也。漢書言自若多在事下。

記醢以豆 師云，古者豆以木爲之。然金器中亦有銅豆。

古者於旅也語 師云，左傳晏嬰聘晉，叔向從之燕，相與語。其證也。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鄭注授之稍屬 師云，稍屬者謂一一授之。

### 燕禮

小臣戒與者鄭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 師云，小臣義爲近臣。呂氏春秋「伊尹湯之小臣」銅器中亦多言小臣，知不盡爲卑屬也。（盼

遂謹案楚辭天問，「何乞彼小臣，而后妃是得。」王逸注，「小臣伊尹也。」是亦小臣非卑屬之證。）

公尊瓦大兩鄭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 師云瓦大卽瓦甒。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鄭注大以肥美者特爲甒所以祭也。魚或謂之甒，甒大也。知無大古通。此可以義說，難以音論也。

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圓壺 師云君尊兩瓦大，士旅食尊兩圓壺。知甒小於壺也。此禮器所謂「禮之以小爲貴者。」又甒小尊而名爲大者，準相反爲訓之例也。

洗象觚鄭注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 師云詳觚觶等字从角。知周時飲器不以金爲之。傳世酒器概爲殷制，其爲周器者才百之一二耳。（盼遂謹案先師講尙書酒誥，謂商人嗜酒，今傳世酒器，類出於彰德衛輝一帶，可以爲證。）

更爵洗升酌騰酒以降酢於階階下 師云書顧命「太保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酌，」與此同意。皆臣下獻尊者之後，更爵以自酢也。卿辭重席鄭注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 師云加席席異，重席席同。

若有諸公鄭注諸公謂大國之孤也 師云注謂孤稱公可疑。諸公或寓公也。席於階階西鄭注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師云苟當爲筓誤。說文筓自亟敫也。（盼遂謹案苟讀如字，苟婢之小者，苟敬猶小敬也，言其稍稍敬也，師讀破字，竊所未安。）

遂歌鄉樂 師云歌時以笙和之，所謂合樂是矣。經不言笙者省文也。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鄭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 師云左右蓋爲官名。左右正者左右之長也。詩雲漢「趨馬」「師氏」「膳夫」「左右」毛鄭亦皆以左右爲官名。銅器屢云「官嗣左右。」銅器凡言官司者下皆爲官名。則此處左右之爲官名復奚疑焉。

大夫不拜乃飲鄭注乃猶而也 師云乃聲重而聲輕。

記賓爲苟敬鄭注主國君饗時 師云饗本或作嚮字是。卽作鄉亦當讀爲嚮。

凡栗階不過二等鄭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師云據鄭注知經傳所謂歷階者，則當始升一等時亦不



聚足連步也。平時升階，每級聚足連步。趨君命，則栗階，升二等不聚足連步。有變則徑廷歷階矣。凡三種也。

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師云：鄭推漢制說經，恐非。房中樂蓋謂西房中所作樂也。（盼遂謹案：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古疑廟制，中爲室，東西有房，東房陳禮器洗尊，故知樂官在西房也。師意或如此，無明據。）

### 大射儀

蕩在建鼓之間。師云：其地值兩階之間，少南。

立於鼓北。鄭注鼓北，西縣之北也。師云：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

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所以就蕩也。其地自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鄭謂鼓北爲西縣之北，非也。

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笙從工而入，立於東縣之中。師云：管者，即太師、少師、上工等六人也。管新宮之工，即歌鹿鳴之工。升而歌，下而管，非異人也。記祭統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皆謂歌管一人。鄭君誤切歌管異人，故不可通矣。

此說實敖繼公儀禮集說所明，惟未盡周洽耳。（盼遂謹案：觀堂集林釋樂次篇論之詳矣。）

### 喪服

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擔猶假也。師云：擔假聲不近。擔者，負荷也。

又乃將所傳重也。師云：就子言，則爲受重承重。

父在爲母。師云：父在爲母服，斬三年，自武則天始也。

出妻之子爲母。師云：此適父在，父不在。

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師云：持猶承也。（盼遂謹案：持承之蒸對轉，小戴記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師云：母不服斬，此連言及之耳。

爲大夫命婦者 師云，此一語統括上文「爲世父母」以下。

寄公爲所寓鄭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 師云，七月五月之說恐後起。春秋中諸侯之葬無定期。

### 士喪禮

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鄭注引喪大記 師云，喪禮只有士禮。喪大記則補足天子到大夫之禮也。（盼遂謹案，喪大記記復衣云，「君

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卽其證也。）

弔者致命鄭注使某如何不淑 師云，「如何不淑」成語。猶言弔矣。

髻笄用桑長四寸纁中 師云，纁中下文作「牢中」，注云，「牢中，樓中也。」按纁牢樓三聲同。

經裏著組紮 師云，著讀爲褚。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師云，司馬溫公之喪，小程子爲用質殺之制。蘇東坡譏之。

浴衣於篋鄭注其制如今通裁 師云，通裁如深衣。惟深衣下齊多幅，通裁則不限也。（盼遂謹案，先師著釋幣詳之。）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鄭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師云，婦人謂丈夫之妻亦可。鄭注恐失拘。

妻言與民同也鄭注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 師云，歸宗統大歸歸寧二事言。

曾祖父母鄭注服之數盡於王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 師云，喪服無高祖父母。鄭意謂高祖之服括於曾祖之內。

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 師云，成人與在室異。在室未及笄。

子女女子之長殤中殤鄭注關適庶也 師云，關通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師云，此數語取自禮記大傳。疑大傳在前，喪服傳後出也。（盼遂謹案，先師嘗言，「大傳是喪服篇之傳。」）

商祝襲祭服鄭注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也 師云禮下也字衍文衽亦牀也。

宰洗柶建於米 師云建當作捷形之誤也捷插也。

用二鬲鄭注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 師云鄭據詩謂天子簋八實則古多用十二簋。

羶用疎布久之鄭注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高口也 師云古瓦鬲或多連蓋銅器則不多見。

楚焯置於樵鄭注荆焯所以鑽灼龜者 師云鑽龜用契注謂荆焯非也。

占者三人在其南鄭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師云三人意在詳審注恐非。

卜人坐作龜與鄭注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師云墨不可知。

### 既夕禮

聲三鄭注舊說以爲聲噫與也 師云噫與乃聲之聲。

由足西面鄭注奠畢乃得東面 師云東面面字衍文。

附記 先師所講諸書，盼遂別有觀堂學書記說文練習筆語古史新證筆語金文學例筆語數種，待校理清楚，即當載入本刊。期以揚先師之軼業，扇末年之游塵也。

# 小 說 月 報 第 十 九 卷 號 一

「歌曲之王」修佩爾德……………豐子愷  
茅盾

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後來……………魯迅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郭紹虞

葺芷繚衡室讀詩雜說——邛風谷風……………俞平伯

王魯彥論……………方璧

俄羅斯文學漫評……………錢杏邨

現代文壇雜誌……………趙景深

動搖……………茅盾

煩躁……………羅黑芷

絹子……………施蟄存

在私塾……………沈從文

桃園……………廢名

奔喪……………彭家煌

羅亭……………屠格涅夫著 趙景深譯

愛犬故事……………加藤武雄著 謝六逸譯

古爾達……………普魯士著 魯彥譯

騎衛兵曲畫里……………杜哈美爾著 濟之譯

歸後(戲劇)……………景廉

雨前(隨筆)……………羅黑芷

貓的墓(隨筆)……………夏目漱石著 謝六逸譯

火鉢(隨筆)……………夏目漱石著 謝六逸譯

落紅(水彩畫)……陶元慶  
塞外(攝影)……陳萬里  
新年(屏畫)……豐子愷  
封面畫……陳之佛  
裝飾畫……錢君匋

翻 譯

創 作

本期備特刊發  
零售每冊三角  
預定概不加價  
全年一元八角  
郵費無須另加

# 王觀堂先生挽詞

陳寅恪

## 并序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割之當否，固不必論，卽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s* 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鄴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三綱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措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云。

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曾賦連昌舊苑詩。與亡哀感動人思。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總持學部聲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國籍藝風充館長。名詞瘡痍領編修。校讎鞫譯憑誰助。海寧大隱潛郎署。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判別派流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沈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君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初意潢池嬉小盜。遽驚烽燧照神京。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亂領臣。遂傾寡婦孤兒族。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時未返家。自分琴書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回望觚棱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江東博古矜先覺。避地相從勸講學。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釋殷書開盛業。鈎探商史發幽光。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摧。海日向晝互倡酬。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豈便遼東老幼安。還如舜水依江戶。高名終得徹宸聰。徵奉南齋禮數崇。屢檢祕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瑤宮。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雲波一釣徒。是歲中元周甲子。神臯喪亂終無已。堯城雖局小朝廷。漢室猶存舊文軌。忽聞擢甲請房陵。奔問皇輿泣未能。優待珠槃原有誓。宿陳芻狗遽無憑。神武門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國士。南齋侍從欲自沈。北門學士遂同死。魯連黃鶴續溪湖。獨爲神州情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廐元勳列。鰥生孤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元祐黨家慚陸子。西京羣盜愴王生。許我忘年爲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行天意。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風誼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他年青史求忠蹟。一弔前朝萬壽山。

附羅雪堂先生寄陳寅恪書

(上略)在都晤教,以忠愍之喪,不獲暢敘,至以爲歉。奉到大作忠愍挽詞,辭理並茂,爲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愍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此篇中間敘圖書館,似誤混爲圖書館,岡書局直隸學部,主編譯教科書及審定等事,其局長以丞參彙之。至圖書館,庚辛間始開創,館長爲藝風,忠愍未嘗任館事也。……(中略)世愚弟羅振玉再拜。

# 介紹國學月報

北京漢社出版

國學月報是北京漢學同人編的長壽出版，在民國十三年，在學界界上已經有四年的歷史了。他第一期引言裏說：

……我們是極恨這種頑固的復古態度及滯澀的閉古態度的。

我們寧可冒着「離經叛道」的罪名，却不致函顧頡剛的債古。

即此數語，可見他們研究國學的態度是很誠實而精密的。中國國學的確茫無津涯，他們却從一部分的研究，作一部份介紹，如第一卷裏有三個專號！

(一) 詩經號

(二) 楚辭號

(三) 陶淵明號

(四) 雜著

細目多不備載。現由北京漢社重印成單行本，在裝一巨冊。就中如(四)種著內孔雀東南飛的考證，經北大教授黃節先生和陸侃如先生商榷一番以後，遂成定論。又如陶公生年考(一名魏晉南北朝年譜)日本人說他材料的搜集取極爲精密精當。(見昭和二年支那學第三期，新刊介紹稿)他的價值用不著多說。讀者自己去讀略略。第二卷的文章範圍擴大，姓名道先生關於章實齋的史學論文多載在這上面。又有王靜安先生專號，還有些考證的文字，也很精確。現在各期詳目列后。

## 第一期

章實齋之史學(孫名達)

日本甲竹文之政政與研究(徐嘉瑞)

曹子建七步詩實疑(張爲麟)

古代詩史自序(陸侃如)

兩漢地方行政史自序(黃毅)

## 第二期

樂府刊影響(陸侃如)

寒食清明考(謝國楨)

晉惠公年卒年月考(衛聚賢)

邵念魯年譜跋(孫名達)

## 第三期

明清之際史料(徐守實)

郭林宗生卒年月考(陸侃如)

劉雲傳(劉雲)

章實齋遺書跋(孫名達)

## 第四期

木蘭詩時代實疑(張爲麟)

## 第五期

章實齋年譜(孫名達)

詞壇雜錄跋(陸侃如)

詩經數字釋例(林之案)

亦經注疏附考(陸侃如)

紀年經緯考序(孫名達)

## 第六期

春秋的研究(衛聚賢)

亦經注疏附考(陸侃如)

逢入史話小序(孫名達)

## 第七期

漢社成立年月考(陸侃如)

左傳的組織(朱廣相)

唐代地方行政史自序(黃毅)

## 第八九十期

王靜安先生專號

插畫四幅

古史新證(王靜安先生遺著)

散氏盤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  
唐三藏取經詩話跋  
元刊本伯生詩話跋  
觀堂集林批校表(孫名達)  
王靜安先生著述表(陸侃如)  
王靜安先生年表(陸侃如)  
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段萬里)  
王靜安先生年表(陸侃如)  
王靜安先生自沈事始末(柏生)  
記王靜安先生墓前(陸侃如)  
王靜安先生墓前(陸侃如)  
王靜安先生墓前(陸侃如)  
王靜安先生墓前(陸侃如)

補白

袁際斯境四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二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三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四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五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六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七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八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九則(孫名達)  
袁際斯境十則(孫名達)

陸安(生)



# Chinese Classical Review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清華學校研究院

發行者 清華學校研究院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分館

### 廣 告 價 目 表

詢即行奉復	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	中國	館內	印書館	商務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	從廉	海寶山路	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	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	普通	正	文	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	上等	正	文	前	二十六元	十四元	八元	優	面	封	面	四十元	特	等	底	外	面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費	郵	章	如	有	改	動	隨	時	增	減	費	郵	及	價	定	每	册	定	價	大	洋	壹	元	貳	角			
																																																																													郵費每册	本埠	一角八分
																																																																													郵費每册	國內	五角
																																																																													郵費每册	國外	一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進辦實線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1178  
101052

78

# 商務印書館 發行

教育專家  
六十餘人  
的合作品

## 本書旨趣

- 節述各種教育學說，俾閱者易得簡明之觀念。
- 整理教育上所用各種術語，使有統一之解釋，及正確之意義。
- 提示本國各種教育法令之要點，以便國內教育界之查閱。
- 探取中外教育名著中主要之點，編入辭書，以便學者之瀏覽。
- 記述中外教育制度之概要及重要教育機關之組織，以便學者稽考。
- 摘敘中外教育學者生平之經歷及其主張。
- 搜集其他教育參考資料，以供學者之參證。
- 注重「專門條目」，俾閱者易得系統的概念。

樣本承索即寄

# 教育大辭書

發售  
預約

全書三百萬言……布面一巨冊……一千五百頁

定價十元 預約六元 (郵費詳載樣本內)

陽曆六月底截止預約……十月出書